

三俠又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913B

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明是開脫小姐，暗裏却是葬送佳蕙。佳蕙既有污行，小姐焉能清白呢？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那知後來金公見了玉釵，便把佳蕙拋開，竟自追問小姐，生生的把個千金小姐弄成布裙荆釵，險些兒喪了性命。可見他的計謀狠毒。言雖如此，巧娘說「焉知不是佳蕙那丫頭」這句話，說的何嘗不是呢？他却有個心思，以為要害小姐，必先剪除了佳蕙。佳蕙既除，然後再害小姐就容易了。偏偏的遇見個心急性拗的金輝，不容分說，又搭着個純孝的小姐不敢強



辯；因此這件事倒鬧的朦混了。

且說金輝到了內書房安歇，一夜不會合眼。到了次日，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金公便在書房搜查，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仔細留神，正是給女兒的東西。這一氣非同小可，轉身來至正室，見了何氏，問道：『我會給過牡丹一對玉釵，現在那裏？』何氏道：『既然給了女兒，必是女兒收着。』金輝道：『要來，我看。』何氏便叫丫鬟到小姐那裏去取。去不多時，只見丫鬟拿了一枝玉釵回來，稟道：『奴婢方纔到小姐那裏取釵。小姐找了半天，在鏡箱內找了一枝。問佳蕙時，佳蕙病的昏昏沉沉，也不知那一枝那裏去了。小姐說：「俟找着那一枝，卽刻送來」。』金輝聽了，哼了一聲，將丫鬟叱退，對夫人道：『你養的好女兒！豈有此理！』何氏道：『女兒丟了玉釵，容他慢慢找去。老爺何必生氣？』金公冷笑道：『再要找時，除非把這一枝送在書房內便了。』何氏聽了詫異

道：『老爺何出此言？』金公便將手帕扇墜擲與何氏，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便在袖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道：『現有對證，還有何言支吾？』何氏見了此釵，問道：『此釵老爺從何得來？』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的話說了。又道：『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叫他尋個自盡，休來見我！』說罷，氣忿忿的上外面書房去了。

何氏見此光景，又是着急，又是傷心，忙忙來到小姐臥室，見了牡丹，放聲大哭。牡丹不知其詳，問道：『母親這是爲何？』夫人哭哭啼啼，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牡丹聽畢，只唬的粉面焦黃，嬌音軟顫，也就哭將起來。哭了多時，道：『此事從何說起？女兒一概不知。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心中一急，登時病了。就在那日告假，躺在自己屋內將養。此時正在昏憤之際，如何答應上來。梁氏無奈，回轉繡房，道：『問了佳蕙，他也不知。』何氏夫人道：『這便如何是好？』復又痛哭起來。牡丹強止淚痕，說道：『爹爹既然吩咐

孩兒自盡，孩兒也不敢違拗。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未能答報，孩兒雖死也不瞑目。』夫人聽至此，上前抱住牡丹，道：『我的兒吓！你既要死，莫若爲娘的也同你死了罷。』牡丹哭道：『母親休要顧惜女兒。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母親若死了，叫兄弟倚靠何人？豈不絕了金門香煙麼？』說罷，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

旁邊乳母梁氏，猛然想起一計，將母女勸住，道：『老奴倒有一事回稟。我家小姐自幼穩重，閨門不出，老奴敢保斷無此事。未免是佳蕙那丫頭幹的，也未可知。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若是等他好了再問，惟恐老爺性急，是再不能等的。若依着老爺逼勒小姐，又恐日後事明，後悔也就遲了。』夫人道：『依你怎麼樣呢？』梁氏道：『莫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兩口子同着小姐帶佳蕙，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裏，暫住幾時。俟佳蕙好了，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以明事之真假。一來暫避老爺的盛怒，二來也免得小姐傾生。只是太太擔些干係，遇便再求老爺便了。』夫人道：『老爺跟前，我再慢慢說明。只是你等一路上，叫我不放心。』

梁氏道：『事已如此，無可如何，聽命由天罷了。』牡丹道：『乳娘此計雖妙；但只一件，我自幼兒從未離了母親，一來拋頭露面我甚不慣，二來違背父命我心不安，還是死了乾淨。』何氏夫人道：『兒吓，此計乃乳母從權之道。你果真死了，此事豈不是越發真了麼？』牡丹哭道：『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乳娘道：『此不過燃眉之急。日久事明，依然團聚，有何不可？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我更有一計在此。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一路上說小姐臥病，往舅老爺那裏就醫養病。小姐却扮作丫鬟模樣，誰又曉得呢？』何氏夫人聽了，道：『如此很好。你們就急急的辦理去罷。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牡丹此時心緒如麻，縱有千言萬語，一字却也道不出來，止于說道：『孩兒去了。母親保重要緊！』說罷，大哭不止。夫人痛徹心懷，無奈何，狠着心去了。

這裏梁氏將他男子漢找來，名叫吳能。既稱男子漢，可又叫吳能，這明說是無能的男子漢。他但凡有點能爲，如何會叫老婆作了奶子呢。可惜此事交給他，這纔

把事辦壞了。（他不及他哥吳燕能有本事，打的很好的刀。）到了河邊，不論好歹，僱了船隻；然後又僱了小轎二乘，來至花園後門。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至河邊上船，一篙撐開，飄然而去。

且說金輝氣忿忿離了上房，來到了書房內。此時施生已回，見了金公，上前施禮。金輝洋洋不保。施俊暗道：『他如何這等慢待於我？哦，是了。想是噴我在這裏攪他了。可見人情險惡，世道澆薄，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覓生活，如何受他的厭氣？』想罷，便道：『告稟大人得知。小生離家日久，惟恐父母懸望。我要回去了。』金輝道：『很好。你早就該回去。』施俊聽了這樣口氣，登時羞的滿面紅漲，立刻喚錦箋備馬。錦箋問道：『相公往那裏去？』施俊道：『扯臊！自有去處，你備馬就是了。誰許你問！狗才，你仔細，休要討打。』錦箋見相公動怒，一聲兒也不敢言語，急忙備了馬來。施生立起身來，將手一拱，也不拜揖，說聲「請

了」。金輝暗道：「這畜生如此無禮，真正可惡！」又聽施生發話道：「可惡吓，可惡！真正豈有此理！」金輝明明聽見，索性不理他了，以爲他少年無狀。又想起施老爺來，他如何會生出這樣子弟，未免嘆息了一番。然後將書籍看了看，依然照舊。又將書籍打開看了看，除了詩文之外，止有一把扇兒，是施生落下的，別無他物。

可惜施生忙中有錯，來時原是孤然一身，所有書籍典章全是借用這裏的。他只顧生氣，却忘了扇兒，放在書籍之內。彼時若是想起，由扇子追問扇墜，錦箋如何隱瞞？何況當着金輝再加一質證，大約此冤立刻即明。偏偏的施生忘了此扇，竟遺落在書籍之內。扇兒雖小，事關重大。凡事當隱常現，自有一定之理。若是此時就明白此事，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來呢？

且說金輝見施俊賭氣走了，便回至內室，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人一般，甚是悽

憐。金輝一語不發，坐在椅上歎氣。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倒，口口聲聲：『妾身在老爺跟前請罪。』老爺連忙問道：『端的爲何？』夫人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述了一遍，又道：『老爺只當女兒已死，看妾身薄面不必深究了。』說罷，哭癱在地。金輝先前聽了，急的躁脚，惟恐醜聲播揚。後來見夫人匍匐不起。究竟是老夫老妻，情分上過意不去，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你也不必哭了。事已如此，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

金輝這裏不究，那知小姐那裏生出事來。只因吳能忙迫僱船，也不留神，却僱了一隻賊船。船家弟兄二人，乃是翁大翁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領着兩個俊俏女子，而且又有細軟包袱，便起了不良之意，暗暗打號兒。走不多時，翁大忽然說道：『不好了，風暴來了。』急急將船撐到幽僻之處。先對奶公道：『咱們須要祭賽祭賽，方好。』吳能道：『這裏那討香蠟紙馬去？』翁二

道：『無妨，我們船上皆有，保管預備的齊整，只要客官出錢就是了。』吳能道：『但不知用多少錢？』翁二道：『不多，不多，只要一千二百錢足以穀了。』吳能道：『用甚麼，要許多錢？』翁二道：『雞魚羊頭三牲，再加香蠟紙鏢，這還多嗎？敬神佛的事兒，不要打算盤。』吳能無奈，給了一千二百錢。不多時，翁大請上香。奶公出船一看，見船頭上面放的三個盤子，中間是個少皮無腦的羊腦袋，左邊是隻折脖缺膀的雞嫁妝，右邊是一尾飛鱗四目的鯉魚乾；再搭上四零五落的一挂元寶，還配着滴溜搭拉的幾片干張。更可笑的，是少顏無色三張黃錢；最可憐的，七長八短的一束高香。還有一高一矮的一對瓦燈臺上，插的不紅不白的兩個蠟頭兒。吳能一見，不由的氣往上撞，道：『這就是一千二百錢辦的麼？』翁二道：『諸事齊備，額外還得酒錢三百。』吳能聽了發急道：『你們不是要訛吓！』翁大道：『你這人祭賽不虔，神靈見怪，理應赴水，以保平安。』說罷，將吳能一推，撲咚一聲，落下水去。

乳母船內聽着不是話頭，剛要出來，正見他男子漢被翁大推下水去，心中一急，連嚷道：『救人吓！救人吓！』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乳母站立不穩，摔倒船內，又嚷道：『救人吓！救人吓！』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極力將竹牕撞下，隨身跳入水中去了。翁大趕進艙來，見那女子跳入水內，一手將佳蕙拉住道：『美人不要害怕，俺合你有話商量。』佳蕙此時要死不能死，要脫不能脫，只急的通身是汗，覺的心內一陣清涼，病倒好了多一半。外面翁二合王三每人一枝篙將船撐開。佳蕙在船內被翁大拉着，急的他高聲叫喊：『救人吓！救人吓！』

忽見那邊飛也似來了一隻快船，上面站着許多人，道：『這船上害人呢，快上船進艙搜來。』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將篙往水內一拄，嗖的一聲跳下水去。翁大在艙內見有人上船，說進艙搜來。他惟恐被人捉住，便從牕戶躡出，赴水逃生了。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枉用心機，白白的害了奶公並小姐落水，也只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

且言衆人上船，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你等莫忙。大約賊人赴水脫逃。且看船內是甚麼人。』說罷，進艙看時，誰知梁氏藏在牀下，此時聽見有人，方纔從牀下爬出。見有人進來，他便急中生智，道：『衆位救我主僕一命。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推在水內淹死；丫鬟着急，躡出船牕投水也死了。小姐又是疾病在身，難以動轉。望乞衆位見憐。』說罷，淚流滿面。這人聽了，連說道：『不要啼哭。待我回那老爺去。』轉身去了。梁氏悄悄告訴佳蕙，就此假充小姐，不可露了馬脚。佳蕙點頭會意。

那人去不多時，只見來了僕婦丫鬟四五個攙扶假小姐，叫梁氏提了包裹，紛紛亂亂一陣，將祭賽的禮物踏了個稀爛。來到官船之上，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問道：『那女子家住那裏？姓甚麼？慢慢的講來。』假小姐向前萬福，道：『奴家金牡丹，乃金輝之女。』那老爺問道：『那個金輝？』假小姐道：『就是作過兵部尚書的。只因家父連叅過襄陽王二次，聖上震怒，將我父親休致在家。』只

見那老爺立起身來，笑吟吟的道：『原來是姪女到了。幸哉，幸哉，何如此之巧耶！』假小姐連忙問道：『不知老大人爲誰？因何以姪女呼之？請道其詳。』那老爺笑道：『老夫乃邵邦傑，與令尊有金蘭之誼。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故此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今日恰好在此停泊，不想救了姪女，真是天緣湊巧。』假小姐聽了，復又拜倒，口稱叔父。邵老爺命丫鬚攙起，設坐坐了。方問道：『姪女爲何乘舟，意欲何往？』

不知假小姐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且說假小姐聞聽邵公此問，便〔將〕身體多病，奉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邵老爺道：『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假小姐連忙答道：『平素時常往來。不想此次船家不良，也是姪女命運不濟。』邵老爺道：『理宜將姪女送回，奈因欽限緊急，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隨老夫到長沙，現有老荆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俟你病體好時，我再寫信與你令尊，不知姪女意下如何？』假小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

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嬸母在於何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丫鬢攙着小姐，送至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姐，無不歡喜。

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他原沒有什麼大病，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裏問過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自那日開船行至梅花灣的雙岔口，此處却是兩條路：一股往東南，却是上長沙；一股往東北，却是綠鴨灘。

且說綠鴨灘內有魚戶十三家，內中有一人年紀四旬開外，姓張名立，是個極其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爲生。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往上一拉，覺得沉重，以爲得了大魚，連喚：「媽媽，快來！快來！」李氏聽了，出來問道：「大哥，喚我做什麼？」（這老兩口子素來就是這等稱呼：男人管着女人叫媽媽，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如今慣了習以爲

常。張立道：『媽媽幫我一幫。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着拉上船來，將網打開，看時却是一個女尸，還有竹牕一扇托定。張立連連啐道：『晦氣！晦氣！快些擲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豈不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果然摸了摸，胸前兀的亂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李氏又舒掌揉胸。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方纔漸漸甦醒，哼哼出來。婆子又扶他坐起，略定定神，方慢慢呼喚，細細問明來歷。

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牕托定，順水而下，不計里數，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真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丫鬢，因要接金小姐去。手扶竹牕，貪看水面。不想竹牕掉落，自己隨牕落水，不知不覺漂流至此。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麗，言語聰明，咱們何不將他認爲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牡丹說了。牡丹自歎命運乖蹇，情

願做田婦村姑，連聲應允。李氏見牡丹應了，歡喜非常。登時疼女兒的心盛，也不願捕魚，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此莊內。李氏攙着牡丹進了茅屋，找了一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本是珠圍翠繞，如今改了荆釵布裙。

李氏又尋找茶葉燒了開水，將茶葉放在鍋內，然後用瓢和弄個不了，方拿過碗來，擦抹淨了，吹開沫子，沏了半碗，擦了碗邊，遞與牡丹道：『我兒喝點熱水，煖煖寒氣。』牡丹見他慇懃，不忍違却，連忙接過來，喝了幾口。又見他將茶淘出，從新刷了鍋，沏上一瓢水，找出小米麪，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麪的咯噠湯，端到小姐面前，放下一雙黃油四楞竹箸，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牡丹過意不去，端起碗來，喝了點兒，嚐着有些甜津津的，倒沒有別的味道；於是就喝了半碗。咬了一點蘿蔔條兒，覺着扎口的鹹，連忙放下了。他因喝了半碗熱湯，登時將寒氣散出，滿面香汗如瀉。婆子在傍看見，連忙掀起衣襟，輕輕給牡丹拂拭，更露

出本來面目鮮妍非常。婆子越瞧越愛，越愛越瞧，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了？』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不像先前微弱，而且活了不足五十歲，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爹爹」二字。如今聽了這一聲，彷彿成仙了道，醍醐灌頂，從心窩裏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哈哈大笑道：『媽媽，好一個閨女呀！』李氏道：『正是，正是。』說罷，二人大笑不止。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合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你賣魚回來時，千萬買些好吃食回來。』張立道：『既如此，我多秤些肥肉，再帶些豆腐白菜。你道好不好？』李氏道：『很好。就是如此。』

鄉下人不懂的珍饈，就知肥肉是好東西，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這都是輕容易不動的東西，——其實又費幾何。却他另有個算盤。他道有了好菜，必要多吃；既多吃，不但費菜，連飯也是費的。仔細算來，還是不吃好菜的好。如今他夫

妻乍得了女兒，一來怕女兒受屈，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瞧不起；因此發着狠兒，纔買肉買菜，調着樣兒收什出來。牡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吃些就完了。

一來二去，人人納罕兒，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無兒無女，天天弄嘴吃。就有搭訕過來聞聞香味的意思，遇巧就要嚐嚐。誰知到了屋內一看，見牀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猶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女似的一位姑娘。這一驚不小，各各追問起來，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誰敢怠慢，登時傳揚開了。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

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會些武藝，且膽量過人，是個見義敢爲的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十一家，三一羣，五一夥，陸陸續續俱各找了他去，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

史雲聽了，拍手大樂道：『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列位到此何事？』衆人道：『因要與他賀喜，故此我等特來計較計較。』史雲道：『很好。咱們莊中有了喜事，理應作賀。但只一件，你我俱是貧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既要與他賀喜，總要大家真樂方好。依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乃是本地風光。大家以三日爲期，全要辛辛苦苦，奮勇捕了魚來，俱各交在我這裏出脫。該留下咱們吃的留下吃，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全有我呢。』又對一人道：『弟老的，這兩天你要常來。你到底認得幾個字，也拿的起筆來，有可以寫的須要幫着我記記方好。』原來這人姓李，滿口應承道：『我天天早來就是了。』史雲道：『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務必連桌櫈俱要攜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裏，如何有這些櫈子傢伙桌子呢？咱們到了那裏，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夫妻安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湊在一

處，熱熱鬧鬧的吃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概不用。衆位以爲何如？」衆人聽罷，俱各歡喜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罷。但只一件，其中有人口多的，有少的，這怎麼樣呢？』史雲道：『全有我呢，包管平允。誰也不能吃虧，誰也不能占便宜。其實鄉里鄉親何在乎這上頭呢，然而辦事必得要公。大家就辛苦辛苦罷。我到張大哥那裏給他送信去。』衆人散了。

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別的一概不用。』張立道：『我的賢弟，這個是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呢？』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我是再不撒謊的。』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只得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

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的很。真是爭強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至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史雲裁奪着，各家平均了，估量着穀用的，便告訴他等道：『某人某人交的多，明日不必交了。某人某人交的少，明日再找補些來。』他立刻找着行頭，公平交易，換了錢鈔，沽酒買菜，全送至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東西，又是歡喜，又是着急。歡喜的是得了女兒，如此風光體面；着急的是這些東西，可怎麼措置呢？史雲笑道：『這有何難。我只問你，燒柴預備下了沒有？』張立道：『預備下了。你看，靠着籬笆那兩垛，可穀了麼？』史雲瞧了瞧道：『穀了，穀了。還用不了呢。燒柴既有，老兄你就不必管了。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裏，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張心，盡等着喝喜酒罷。』張立聽了，哈哈大笑道：『全仗賢弟分心。劣兄如何當得的！』史雲笑道：『有甚要緊。一來給老兄賀喜，二來大家湊個熱鬧，暢快暢快，也算是咱們漁家樂了。』

正說間，只見有許多人抗着桌檯的，挑着傢伙的，背着大鍋的，又有倒換挑着調和的，還有合夥挑着菜蔬的，紛紛攘攘送來，老兒接迎不暇，登是丫丫叉叉的一院子。也就是綠鴨灘，若到別處，似這樣行人情的也就少兒的。全是史雲張羅幫忙。却好李弟老的也來了，將東西點明記賬，一一收下。張老兒惟恐錯了，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來一個史雲囑付一個，道：『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千萬！千萬！』至黃昏時，俱收齊了。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

次日四鼓時，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果是五鼓時，衆鄉親俱各來到。張老兒迎着道謝。史雲便分開脚色，誰挖竈燒火，誰做菜蔬，誰調坐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一點心。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這裏瞧瞧，那裏看看，猶如跳圈猴兒一般。一會兒又進屋內問媽媽道：『閨女吃了什麼沒有？』李氏道：『大哥不用你張羅。我與女兒自會調停。』張立猛見李氏，笑道：『噯呀！媽媽今日也高了興了，竟自洗了臉，梳了頭了。』李氏笑道：『什麼話呢。衆鄉親賀喜，我若黑摸烏

嘴的，如何見人呢？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張立道：「顯見得你有了女兒，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再過幾時，你吃飯還得女兒喂你呢。」李氏聽了，啐道：「呸！沒的瞎說白道的了。」張立笑吟吟的出去了。

不多時，天已大亮，陸陸續續田婦村姑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拂袖道喜道謝，又見了牡丹，一個個嘔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隨鄉入鄉，接待應酬，略爲施展，便哄的這些人擠眉弄眼，拱肩縮背，不知如何是好，真是醜態百出。

到了飯得之時，座兒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櫈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大盤小碗，一概不拘。這全是史雲的調停，真真也難爲他。大家不論親疎，以齒爲序。我拿櫈子，你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真是爽快。霎時杯盤狼籍。雖非嘉穀美味，却是鮮魚活蝦，葷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爲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么

喝六豁起拳來。

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張立道：「聽他則甚？咱們且豁拳。」史雲道：「老兄且慢。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外面誰敢答言？待我出去看來。」說罷，立起身來，啓柴扉一看，見是個年幼之人，背着包裹，正在那裏張望。史雲咄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方纔答言的，敢則是你麼？」年幼的道：「不敢，就是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覺口內流涎，俺也要沾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鋪，如何說「沾飲」二字？你妄自答言，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罷。」說罷，剛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俺饒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你，俺就欺負你，待怎麼！」說着，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少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

往懷裏一帶，又往外一搦。只聽「咕咚」，史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量！倒要留神。』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見張立出來勸道：『不要如此，有話慢說。』問了原由，便對年幼的道：『老弟休要錯會了意。這真不是酒肆飯鋪。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老弟如要吃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名，他又問史雲。史雲答道：『俺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一揖到地。

未知如何，下回分曉。

三俠五義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着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鬧的倒不好意思的了，連忙問道：『足下貴姓？』
年幼的道：『小弟艾虎。只因要上臥虎溝，從此經過，見衆位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

你道艾虎如何來到此處？只因他與施俊結拜之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十里也算一站。若遇見好酒，不定住三天五天，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左右是蔣

平不心疼的銀子，由着他的性兒花罷了。當下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都不認得，止於一拱手而已。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己一處。張立拿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上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自己也陪了一杯。然後慢慢問道：『方纔老丈說府上賀喜，不知爲着何事？』史雲代爲說明。艾虎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理當賀的。』說罷，回手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遞與張立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強扭強捏的，揣在他懷內。

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這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五兩的鏰子，不由吃驚道：『噯喲！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問道：『母親，什麼事？』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張立道：『並不認得。』牡丹道：『既不認得，萍水相逢，就受他如此厚禮，此人就令

人難測。焉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爲是。」李氏道：「女兒說的是。大哥趁早兒還他去。」張立道：「真是閨女想的周到。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面去了。

此時那些田婦村姑已皆看得呆了，一個個黑漆漆的眼珠兒，瞅着那白花花的銀子，覺得心裏撲騰撲騰亂跳，臉上唵噠唵噠的冒火，暗想道：「張老夫妻何等造化，又得女兒，又發財，誰能趕的上他呢！」後見牡丹說了幾句，他老兩口子連連稱是，竟把那們大的兩錠銀子滴溜圓的好東西，又還回人家去了。都說：「可惜了兒的！」也有說：「找上門來送禮，竟會不收！」也有說：「張老夫妻乍得女兒，太由性了。」大家紛紛議論不休。

張立當下拿回銀子，見了艾虎，說道：「方纔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明。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酒食是現成的，如何敢受如此厚

禮。仍將原銀奉還。客官休要見怪。」艾虎道：「這有甚要緊。難道今日此舉，老丈就不耗費資財麼？權當做薪水之資就是了。」張立道：「好叫客官得知。今日此舉全是破費衆鄉親的。不信，只管問我們史鄉親。」史雲在傍答道：「此話千真萬真，決不欺哄。」艾虎道：「俺的銀子已經拿出，如何又收回呢？」——也罷，俺就煩史大哥拿此銀兩，明日照舊預備。今日是俺擾了衆鄉親，明日是俺作東回請衆位鄉親。如若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大哥的。」史雲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看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罷，省得叫客官爲難。」張立只得又謝了。

史雲便陪着艾虎。左一碗，右一碗，把個史雲也喝的愣了，暗道：「這樣小小年紀却有如此大量。」就是別人也往這邊瞅着。喝來喝去，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身體亂幌，就靠着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聽呼聲振耳，已入夢鄉。艾虎既是如此，衆漁人也就醺醺，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

多。張立是素來不能多飲的；史雲酒量却豪，只因與張老兒張羅辦事，也就不肯多喝了。張立仍是按座張羅。

忽聽外面有人喚道：『張老兒在家麼？』張立忙出來一看，不由的吃了一驚，道：『二位請了。到此何事？』二人道：『怎麼你倒問我們？今日是誰的班兒了？』

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黑狼山的傻儼。自從藍驍占據了此山，知道綠鴨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着一人值日。所有山上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今日傻儼來了，方纔想起，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忽略，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上就是了。』二儼道：『你這話竟是胡說！明日補還，今日大王先空一頓嗎？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什麼說的你自己去說罷。』

此時史雲已然出來，連忙插言道：『二位不要如此。委是張夥計今日有事，務

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僮聽了道：『既是如此，我們瞧瞧你這閨女，回去見了頭領，也好回話。』說罷，不容張立依不依，硬往裏走。到了屋內見了牡丹，暗暗喝彩。轉身出來，一眼瞧見了艾虎，在那裏端坐不動。原來衆人見僮進來，知有事故，膽大的站起來在一傍聽着，膽小的怕有連累也就溜了。獨有艾虎坐在那裏。這僮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大聲噴喝道：『他是什麼人？竟敢見了我昂不爲禮，這等可惡！快快與我綁了，解上山去。』張立忙上前分解道：『他不是本莊之人，而且吃醉了，求爺們寬恕。』史雲在傍，也幫着說話。二僮方氣忿忿的去了。

衆人見僮罷去了，嘈嘈雜雜，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罷，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急急將艾虎喚醒，說明原由。艾虎不聽則可，聽了時一聲怪叫道：『噯喲喲！好山賊野寇。俺艾虎正要尋他，他反來

捋虎鬚。待他來時，俺自對付他。」張立着急，只好苦勸。

忽聽得人喊馬嘶，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曉得渾身亂抖。艾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然出了柴扉，只見有二三十名僕僮簇擁着一個賊頭騎在馬上，聲聲叫道：「張頭兒，聞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聲叱咤道：「你這廝叫什麼？快些說來！」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瑤明，綽號蛤蚧蚌子嗎？你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當是藍驍那廝，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瑤明聽了，喝道：「好小廝，滿口胡說！」吩咐僕僮將他綁了。唵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忙不慌，兩隻膀背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了一個。衆僕僮見小爺猛勇，又上來了十數個，心想以多爲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躡南躍北。猶如虎蕩羊羣，不大的工夫，打了個落花

流水。

史雲在傍，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喝彩，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聲，一個健步，竟奔葛瑤明而來。原來這些僂儷以為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瑤明腰間繫着一把順刀，見衆僂儷不是艾虎對手，剛然拔刀，要上前相助，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刀一迎。史雲把叉往回裏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鬚鈎兒，早把順刀攏住。史雲力猛，葛瑤明在馬上一幌，手不吃勁，噹啷順刀落地，說聲『不好！』將馬一帶，昧留的往莊外就跑。衆僂儷見頭領已跑，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

艾虎打的高興，那裏肯放，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檢起就追。史雲也便大喊『趕吓！』手內托定五股魚叉，也追下去了。艾虎追出莊外，見賊人前面亂跑。他便撒腳緊緊追趕。俗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如今小俠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又仗自己的本領，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裏，又搭着史雲也是一勇之夫，隨後緊

趕。看看來至山環之內，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僂儻，將艾虎接住，捆綁起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裏就跑，給莊中送信去了。

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山環，便有把守的僂兵。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小俠那裏理會。他是跑開了，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呢。衆僂儻拿了艾虎。葛瑤明業已看見，忙將僂兵分爲兩路，着十五人押着艾虎同自己上山，着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搶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駝了艾虎，忙忙的入山。

正走之間，只見一隻野雞打空中落下。葛瑤明上前檢起一看，見雞胸流血，知是有人打的。復往前面一看，早見有人嚷道：『快些將山雞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瑤明道：『這雞是你的麼？』醜女子道：『是我的。』葛賊道：『你休要哄我。既是你的；你手無寸

鐵，如何會打下野雞來？」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的。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裏站起。葛賊暗暗歡喜道：「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張老兒那裏有了一個，如今又遇見一個，這纔是雙喜臨門呢。」想罷，對醜女子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我們山後頭有雞，叫他打一個我看看。」說罷，兩隻賊眼直勾勾的瞅着那邊女子。醜女子大怒。『你若不還，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說畢，拉開架式，就要動手。只聽葛瑤明哎喲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扎掙着爬起來，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他站穩，嗖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照後心墜的就是一脚。葛瑤明他到聽教訓，撲哧的一聲，嘴吃屎又躺下了。衆僕僮一擁齊上。醜女子微微冷笑，抬了抬手，一個個東倒西歪；動了動脚，一個個呲牙咧嘴。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來就跑。衆人見頭領跑了，誰還敢怠慢，也就唧唧咕咕的一齊跑了。

醜女子正在趕打僕卒，忽聽有人高聲喝彩叫好，不知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且說醜女子將衆僮卒打散，單單剩下了捆綁的艾虎在馬上駝着，又高闊，又得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猶如捕蝶捉蜂，輕巧至甚。看到痛快處，不由的高聲叫好喝彩，扯開嗓子，哈哈大笑道：『打的好！打的好！』正在快樂，忽聽醜女子問道：『你是什麼人？』艾虎方住笑，說道：『俺叫艾虎，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醜女子道：『有個黑妖狐與北俠，你可認得麼？』艾虎道：『智化是我師傅，歐陽春是我義父。』醜女子道：『如此說來，是艾虎哥哥到了。』連忙上前解了繩縛。

艾虎下馬，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醜女子道：『我名秋葵。沙龍是我義父。』艾虎道：『方纔用彈弓打賊人的，那是何人？』秋葵道：『那就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道：『姐姐這裏來。』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心甚不樂，暗暗怪道：『妹子好不曉事，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這是甚麼意思！』後來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道：『什麼事？』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眼，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

忽聽半山中一聲叱咤道：『好兩個無恥的丫頭，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鳳仙秋葵抬頭一看，見山腰裏有三人，正是鐵面金剛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焦赤。秋葵便高聲喚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裏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噯呀！艾虎姪兒到了。大哥快快下山吓。』說着話，他就「突」「突」「突」「突」跑下山來，嚷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

你道焦赤爲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敘話說至盜冠拿馬朝賢一節，其中多虧了艾虎，如何年少英勇，如何膽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五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着，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惟有焦赤性急，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自那日起，心裏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等待，立時要會，先跑下山來，亂喊亂叫，說：「想煞俺也。」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我從來未見過，他想要作什麼？」

及至來到切近，焦赤扔了鋼叉，雙關子抱住艾虎，右瞧左看，左觀右瞧。艾虎不知爲何，挺着身軀，紋絲兒不動。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吓！果然不錯。這親事做定了。」說着話，沙龍孟傑俱各到了。焦赤便嚷道：「大哥，你看看相貌，好個人品，不要錯了主意。這門親事作定了。」沙龍忙攔道：「賢弟太莽撞了。此

『事也是亂嚷的麼？』

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丸百發百中；因此一個爲義兒，一個爲徒弟，轉託丁二爺，在沙員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兒，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丁二爺說道：『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劣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劣兄受了託孤重任，認爲義女。我疼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筋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聘嫁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丁二爺就將此事，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二人聽了，深爲器重沙龍，說：『你我做事，理應如此。』又道：『艾虎年紀尙小，再過幾年，也不爲晚。』便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他倆便極力攔撥沙龍道：『有這樣好事，

爲何不早早的應允？」沙龍因他二人粗鹵，不便細說，隨意答道：「愚兄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品貌如何。兒女大事，也有這樣就應得的麼？」孟焦二人無的可說，也就罷了。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先端詳了品貌，他就嚷「這親事做定了」。他只顧如此說，傍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

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雄，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爲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聽了，舒出大指，道：「好的！正當如此。待俺同你走走。」從那邊收起鋼叉。沙龍見艾虎赤着雙手，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迎來。方到山環，只見搶牡丹的僕僮抬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着布單，上面蓋着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敢則是個沒頂兒的轎子？——裏面隱隱有哭泣之聲。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聲，一路好打。焦赤托定鋼叉，左右一幌，又環亂響。僕僮等那裏還有

魂咧，趕着放下轎子，四散的逃命去了。

艾虎過來扯去紅袱一看，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再細看時，見裏面綁着個女子，已然唬的人事不省，呼之不應。正在爲難。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口中嚷道：『天殺的吓！好好的還我女兒。如若不然，我也不活着了。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罷。』正是李氏。艾虎喚道：『媽媽不要啼哭。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又見張立從那邊跟裏跟踉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甦醒過來。

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不放心，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儂儂逃脫。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牡丹，見過鳳仙秋葵；也是前生緣法，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大料山賊決不死心。儂若再來，怎生是好？』牡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心直口快，轉身去見沙龍，將此事說了。沙龍道：『我也正爲此事躊躇。』便問張立道：『聞得綠鴨灘有漁戶十三家，約有多

少人口？」張立道：「算來男婦老幼不足五六十口。」沙龍道：「既是如此，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衆人，陳說利害，叫他等急急收什收什，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俺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議安置衆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

誰知牡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無妨。我背着姐姐。」鳳仙道：「妹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秋葵道：「姐姐忘了，前面樹上還拴着駝姐夫的馬呢。」說罷，撲哧的一聲笑了。鳳仙將臉一紅，一聲兒也不言語了。秋葵背起牡丹去了。走不多時，見那馬仍拴在那裏。秋葵放下牡丹。牡丹却不曾騎馬。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認蹬乘上，走了幾步，却無毛病，說道：「姐姐只管騎上，我在傍邊照拂着，包管無事。」還是秋葵將牡丹抱上馬去。鳳仙攏住嚼環，慢慢步行。牡丹心甚不安。只聽秋葵道：「媽媽走不動，我背你幾步兒。」李

氏笑道：『婆子如何敢當？告訴姑娘說：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呢，全是方纔這些天殺的亂搶混奪，我又是急又是氣，所以跑的兩條腿軟了。走了幾步兒，溜開就好了。姑娘放心。我是走的動的。』一路上說着話兒，竟奔臥虎溝而來。

你道臥虎溝的沙龍，爲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其中有個緣故。臥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武藝超羣，爲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占據了黑狼山，他便將衆獵戶叫來，傳受武藝，以防不測。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更有了幫手。暗暗打聽，知道綠鴨灘衆漁戶已然輪流上山，供給魚蝦。『焉知那賊不來合我們要野獸呢？俺臥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准此例，衆位入山，大家留神。儻有信息，自有俺應候他。你等不要驚慌。』衆人遵命，誰也不肯獻獸與山賊。

不料藍驍那裏，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却親身來至臥虎溝，明是索

取常例，暗裏要會會沙龍。及至見面，藍驍責備爲何不上山納獸。沙龍破口大罵。所有十一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當。藍驍聽了大怒，彼此翻臉，動起手來。一個步下，一個馬上，走了幾合，只聽唳唳一聲，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鐙之上。沙龍道：『俺手下留情，山賊你要明白。』藍驍回馬，一執手道：『沙員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龍本領高強，將來可做先鋒。他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提臥虎溝三字，僂僂再也不敢惹；因此沙龍英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

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又將裏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工，隨莊修蓋房屋。俟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聽說在裏間跨所安頓婦女，姐兒兩個大喜。秋

葵道：『這等住法很好，咱們可熱鬧了。』鳳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挪出，使得；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一來他是個年老之人，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你說好不好？』牡丹道：『只是攪擾府上，心甚不安。』鳳仙道：『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秋葵聽了，一扭頭道：『瞧你們這個俗氣法，叫我聽着怪牙疼的。——』走了罷，咱們先見見爹爹去。』說着話，俱各來至廳上，見了沙龍。沙龍正然吩咐殺豬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姐妹前來，後邊跟定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龍還揖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周到，而且與鳳仙比並起來，尤覺秀美，心中暗忖道：『看此女氣度體態，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小姐。』笑盈盈說道：『姪女到此，千萬莫要見外。如有應用的，只管合小女說聲，千萬不必拘束。』秋葵也將房屋蓋好，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也說了。沙龍一一應允。李氏也上前致謝了。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就只鳳仙姐妹同

居。如今同定牡丹，且不到跨所，就在正室閒談叙話。
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回到莊中。史雲正在那裏與衆商議，忽見艾虎等回來了，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衆漁戶聽了，誰不願躲了是非，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各收拾衣服細軟，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攜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家會齊。此時張立已然收什妥協。艾虎跨上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衆漁戶家口，竟奔臥虎溝而來。可憐熱熱鬧鬧的漁家樂，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綠鴨灘！可見凡事

難以預料。若不如此，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

一路上嘈嘈雜雜，紛紛亂亂，好容易纔到了臥虎溝。沙員外迎至莊門，焦赤相陪。艾虎趕步上前相見，先交代了齊眉棍。沙員外叫莊丁收起。然後對着衆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按戶居住，暫且屈尊衆位鄉親。男客俱在西院居住，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俟房屋造完時，再爲分住。』衆人同聲道謝。

沙龍讓艾虎同張立史雲孟焦等，俱各來至廳上。艾虎先就開言問道：『小姪師傅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沙員外道：『賢姪來晚了些，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不由的頓足道：『這是怎麼說！』提了包裹，就要趨路。沙龍攔道：『賢姪不要如此。他三人已走了三日，你此時即便去了，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時呢？』艾虎無可如何，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原是興興頭頭而來，如今垂頭喪氣。自己又一想，全是貪酒的不好。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這裏。暗暗好生後悔。

大家就坐獻茶。不多時，調開坐位，放了杯箸，上首便是艾虎，其次是張立史雲，孟焦二人左右相陪，沙員外在主位打橫兒。飲酒之間，叙起話來。焦赤便先問盜冠情由，艾虎述了一回，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然後沙員外又問：『賢姪如何來到這裏？』艾虎止於答言，特爲尋我師父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意半路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只聽史雲道：『艾爺爲何只顧說話，却不飲酒？』沙龍道：『可
是呀，賢姪爲何不飲酒呢？』艾虎道：『小姪酒量不佳，望伯父包容。』史雲道：『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痛快，今日爲何吃不下呢？』艾虎道：『酒有一日之長。皆因昨日喝的多了，今日有些害酒，所以吃不下。』史雲方不言語了。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三五語就遮掩過去。

你道艾虎爲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他皆因方纔轉想之時，全是貪酒悞事，自己後悔不置，此其一也；其次他又有存心。皆因焦赤聲言這親事做定了，他惟恐新來乍到，若再貪杯喝醉了，豈不被人恥笑麼？因此他甯心耐性，忍而又忍，暫且斷他

兩天兒再做道理。

酒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衆獵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入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什麼動靜，急急回來稟我知道。』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廝鬧。等了一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裏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藍驍一概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鴨灘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

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曾吃酒，斃的他委實難受，決意要上襄陽。沙龍阻留不住，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至次日，艾虎打開包裹，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恐有遺失。此票乃蔣叔父的，奉的相諭，專爲尋找義父而來。僕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命人拿至後面，交鳳仙好好收起。這裏衆人與艾虎餞行。艾虎今日却放大了

膽，可要喝酒了。從沙龍起，每人各敬一杯，全是杯到酒乾。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怨得史鄉親說賢姪酒量頗豪，果然，果然。來，來，來。咱爺兒兩個單喝三杯。』孟傑道：『我陪着。』執起壺來，俱各溜溜斟上酒。這酒到唇邊，吱的一聲，將杯一照。『乾！』沙龍在傍，不好攔阻。三杯飲畢，艾虎却提了包裹，與衆人執手拜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史雲張立還要遠送，艾虎不肯，阻之再三。彼此執手，目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纔回莊。

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然而仔細想來，其中落了一筆。是那筆呢？焦赤剛見艾虎，就嚷這親事做定了；爲何到了莊中，艾虎一連住了三日，焦赤却又一字不提？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有暗過，請看前文便知。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孟傑隨去，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此便是沙龍的用意。知道焦赤性急，惟恐他再提此事，故此叫他一同回莊。在路上就合他說明，親事是

定了，只等北俠等回來，觀面一說就結了；所以焦赤他纔一字不提了，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

這也罷了。既說不忘事，爲何蔣平總不提了？這又有一說。書中有緩急，有先後。敘事難，鬪筭尤難。必須將通身理清，那裏接着這裏，是絲毫錯不得的。稍一疎神，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那還有什麼趣味呢？編書的用心最苦，手裏寫着這邊，眼光却注着下文。不但蔣平之事未提，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何嘗又提了一字呢。只好是按部就班，慢慢叙下去，自然有個歸結。

如今既提蔣平，咱們就把蔣平叙說一番。蔣平自救了雷震，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彼此將手一拱，道：『後會有期，請了。』蔣平便奔了大路趨行。

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來，又非鎮店，又無村莊，無奈何冒雨而行。好容易道旁有個破廟，便奔到跟前。天已昏黑，也看不出是何神聖，也顧不得至誠行禮，只要有個避雨之所。誰知殿宇頹朽，仰面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至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也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聽脚步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這裏說話罷。』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什麼講究呢，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一個道：『老二，這就是你錯了。俗語說的好，「久賭無勝家。」大哥勸你的好話，你還不聽說，拿話堵他；所以他纔着急，說出那絕情的話來。你如何怨的他呢？』一人道：『丟了急的說快的，如今三哥是什麼主意？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來，請兄弟過去。前頭勾了，後頭抹了，任什麼不用說，哈哈兒一笑就結了。張羅買賣要緊。』一人道：『甚麼買賣，這麼要緊？』一

人道：『只因東頭兒玄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說他廟內住着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託付老道僱船；額外還要找個跟役，爲的是路上服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這就胡鬧！咱們張羅咱們的船就完了，那有那們大工夫替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底不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人，叫老道帶了去。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倘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罷。打虎還得親兄弟。老二，你別傻咧！』說罷，哈哈大笑了去了。

你道此二人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只因那日害了奶公，未能得手，俱各赴水逃脫；但逃在此處，惡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國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呢。

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至玄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裏？平山兄在那裏？』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吓？』說着話，迎了出來，道：『那位？那位？』見是個身量矮小，骨瘦如柴，年紀不過四旬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尊兄貴姓。有何見教？』蔣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着鄉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如何？』說話間，李先生便讓至屋內對面坐了。蔣爺道：『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攜帶如何？』李先生道：『滿好個。吾這裏正愁一人寂寞，難得尊兄來到。你我「二子乘舟」是極妙的了。』蔣爺聽了，暗道：『開口就喪氣，什麼說不的，單說「二子乘舟」呢。他算是朔，我可不是壽。我倒是長壽兒。』

二人正議論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船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頗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帶來吾看。』蔣爺答道：『李兄，你我乘船，何必用人。到了湘陰縣，那裏還短了人麼？』李平山道：『也』

罷，如今有了尊兄，咱二人路上相幫，可以行得。到了那裏，再僱人也不爲晚。」便告訴老道，服役之人不用了。蔣爺暗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蔣某少費些氣力。」言明於明日急速開船。蔣爺就在李先生處住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蔣爺幫着捆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爲這個夥計搭着了。

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連連道乏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弟兄撐起船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前仰後合，讚揚不絕，不住的搖頭兒，嘔嘴兒，拿腳畫圈兒，酸不可耐。

忽聽嘩喇喇連聲響亮。翁大道：「風來了！風來了！快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艙門一看，只當翁大等說謊，誰知果起大風。便急急的攏船，藏在山環的去處，甚是幽僻。李平山看了，驚疑不止，悄悄對蔣爺說道：「蔣兄，你看這個所在好不怕人的噫！」蔣爺道：「遇此大風也是無法的，只好聽命由天罷了。」

忽聽外面「噹」「噹」「噹」，鑼聲大響。李平山唬了一跳，同蔣爺出艙看

時，見幾隻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就停泊在此。蔣爺看了道：『好了，有官船在這裏，咱們是無妨礙的了。』果然，二賊見有官船，不敢動手，自在船後安歇了。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按船吩咐道：『老爺說了，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不可搖動。』衆水手齊聲答應。

李平山見了此人，不由的滿心歡喜，高聲呼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那人抬頭，往這裏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麼？』李平山急答道：『正是，正是。請大爺往這邊些。請問這位老爺是那個？』那人道：『怎麼先生不知道麼？老爺奉旨陞了襄陽太守了。』李平山聽了，道：『哎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說吾求見。』那人道：『既如此……』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蔣爺看了心中納悶，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

原來此官非別個，却正是遭過貶的，正直無私的兵部尙書金輝。因包公奏明聖

上，先剪去襄陽王的羽翼。這襄陽太守是極要緊的，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才好。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叅劾襄陽王，在駕前極力的保奏。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故此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

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着臉兒，皺着腮兒，搖着膀兒，扭着腰兒，見了蔣平也不理，竟進艙內去了。蔣爺暗道：『這小子是甚麼東西？怎麼這等的酸？』只得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麼？』李平山半晌，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吾的好朋友。』蔣爺暗道：『這酸是當酸的。』又問道：『是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做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那個不曉得呢。吾對你說：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罷。』小人得志，立刻改樣，就你我相稱，把弟兄二字免了。

蔣爺道：『既如此，這船價怎麼樣呢？』李平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

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夥，彼此公攤。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李平山道：「那白合吾說，吾是不管的。」蔣爺道：「也罷，無奈何，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李平山將眼一翻，道：「萍水相逢，吾合你煞個交情，一借就是幾兩頭。你不要鬧魔好不好？現有太守在這裏，吾把你送官究治。那時休生後悔！」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

忽聽走的跳板響，李平山迎了出來。蔣爺却隱在艙門榻扇後面，側耳細聽。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却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他的）手中拿的個字簡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着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覆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幕賓相好就是他。蔣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爲呢。』又聽見跳板響，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却回身歪在牀上，假妝睡着。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他却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樂的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無奈何也歪在

牀上妝睡。那裏睡得着，呼吸之氣不知怎樣纔好。蔣爺聽了，不由的暗笑，自己却呼吸出入，極其平勻，令人聽着，直是真睡一般。

李平山耐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猶疑了半晌，方纔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蔣爺這裏翻身起來，脫了長衣，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一響跳上去。到了大船之上，將跳板輕輕扶起，往水內一順。他方到三船上，聽板外細聽，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慾之聲，悄悄說：『先生，你可想煞我也！』蔣爺却不性急，高高的嚷了兩聲：『三船上有了賊了！有了賊了！』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

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邊着急；因沒了跳板，不能殼過在小船之上。金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說，將他帶至頭船，回稟老爺。金公即叫帶進來。李平山戰戰哆哆嗦，哈着腰兒，進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立刻形景難畫難描。金公見他哈着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又用手

緊捏着開襖兒。仔細看時，原來他赤着雙腳。

金公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看着平山。自己出艙，提了燈籠，先到二船，見燈光已息。即往三船一看，却有燈光，忽然滅了。金公更覺明白，連忙來到三船，喚道：『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裏面答道：『敢則是老爺麼？』彷彿是睡夢初醒之聲。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雲鬢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爲何不睡？』金公道：『原要睡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却好牀前有雙朱履。巧娘見了，只唬得心內亂跳，暗說：『不好！怎麼會把他忘了呢！』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就怕有人搜查。他忙忙碌碌將平山的褲襪護膝等俱各收藏。真是忙中有錯，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着腳跑的，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如今見金公照着鞋，好生害怕。誰知金公視而不見，置而不問，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杏花兒那裏去了？』巧娘略定了定神，隨機獻媚，搭訕過來說道：『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便，因此叫他後艙去

了。』上面說着話，下面却用金蓮把鞋兒向牀下一踢。金公明明知道，却也不問，反言一句道：『難爲你細心，想的到。我同你到夫人那邊。方纔說嚷有賊，你理應問問安。回來我也就在這裏睡了。』說罷，攥了巧娘的手，一同出艙，來到船頭。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擠，撲咚的一聲落在水內，然後咕嘟嘟冒了幾個泡兒。金公容他沉底，方纔嚷道：『不好了，姨娘落在水內了！』衆人俱各前來叫水手救，已無及。

金公來到船頭，見了平山道：『我這裏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叫福祿：『帶他去罷。』帶到三船，誰知水手正爲跳板遺失，在那裏找尋。後來見水中漂浮，方從水中撈起，仍然搭好，叫平山過去，即將跳板撤了。

金公如何不處治平山，就這等放了平山呢？這纔透出金公忖度半晌，主意拿定的八個字。他想平山夤夜過船，非姦卽盜。若真是盜，却倒好辦；看他光景，赤着

下部，明露着是姦。因此獨自提了燈籠，親身查看。見三船燈明復滅，已然明白。不想又看見那一雙朱履，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此事已真，巧娘如何留得？故誣出艙來溺於水中。轉想平山倒難處治。惟恐他據實說出，醜聲播揚，臉面何在？莫若含糊其詞，說：『我這裏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雖然便宜他，其中省却多少口舌，免得衆人知覺，倒是正理。

且說李平山就如放赦一般，回到本船之上。進艙一看，見蔣平牀上只見衣服，却不見人，暗道：『姓蔣的那裏去了？難道他也有什麼外遇麼？』忽聽後面嚷道：『誰？誰？誰？怎麼掉在水裏頭了？到底留點神吓！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這是頑的麼？——來罷，我攙你一把兒。這是怎麼說呢！』然後方聽戰戰哆嗦的聲音，進了艙來。平山一看，見蔣平水淋淋的一個整戰兒，問道：『蔣兄怎麼樣了？』蔣爺道：『我上後面去小解，不想失足落水。多虧把住了後舵，不然險些兒喪了性

命。』平山見他哆噉亂戰，自己也覺發起噤來了。猛然想起，暗暗道：『怪道，怪道。吾下半截是光着的，焉有不冷的呢？』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找出褲襪等件，又檢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叫他換下濕的來晾乾了，然後換了還吾。他却拿出一雙新鞋來。二人彼此穿的穿，換的換。蔣爺却將濕衣搥了，抖了抖，晾起來，只顧自己收拾衣服。猛回頭見平山楞楞忪忪坐在那裏，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蔣平知他爲那葫蘆子藥，也不理他。

原來李平山在那裏待命思財，怕人生痛，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後悔，又是傷心。害怕者方纔那個樣兒見金公，他要翻起臉來，吾將何言答對，不定鬧出什麼事來。幸而還好，他竟會「善爲我辭焉」。可惜者難得這樣好機會，而且覲面見了，應許帶吾上任。吾這一去焉知發多少財，不定弄到什麼田地，至沒能耐也可以捐個從九品未入流。後悔者姨奶奶打發人來，吾不該就去，何妨寫個字兒回覆他。俟我到了那邊船上，慢慢的覷便再會佳期——卽不然，就應他明日晚上也好。吾到

底到了他那邊船上，有何不可的呢？偏偏的一時性急，按納不住，如今鬧的這個樣兒，可怎麼好呢？傷心者細想巧娘的模樣兒恩情兒，只落的溺於水中，果於魚腹，生生兒一朵鮮花被吾糟蹋了。豈不令人傷心麼？想到此，不由的又落下淚來。

蔣爺晾完了衣服，在牀上坐下，見他這番光景，明知故問道：『先生爲着何事傷心呢？』平山道：『吾有吾的心事，難以告訴別人。吾問蔣兄到湘陰縣，是什麼公幹？』蔣爺道：『原先說過，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先生爲何忘了呢？』平山道：『吾此時精神恍惚，都記不得了。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吾也到湘陰縣找個相知。』蔣爺道：『先生昨晚說不是跟了金太守上任麼？爲何又上湘陰縣呢？』平山道：『蔣兄爲何先生先生稱起來呢？你吾還是弟兄，不要見外的。吾對你說，他那裏人吾看着有些不相宜，所以昨晚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叫他告訴太守，回覆了他，吾不去了。』蔣爺暗笑道：『好小子，他還合我撇大腔兒呢。似他這樣反覆小人，真正可殺不可留的。』復又說道：『如此說來，這船價怎麼樣呢？』平山道：『自

然是公攤的了。」蔣爺道：「很好。吾這纔放了心了。天已不早了，咱們歇息歇息罷。」平山道：「蔣兄只管睡。吾略略坐坐，也就睡了。」蔣爺說了一聲：「有罪了。」放倒頭，不多時竟自睡去。

平山坐的多時，躺在牀上，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心裏更覺難受。蔣爺也就驚醒，即喚船家收什收什，這裏也就開船了。

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嗜聲歎氣，無精打彩，也不吃，不喝，只是呆了的一般。到了日暮之際，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蔣爺誇道：「好所在！這纔避風呢。」翁大等不覺暗笑。平山道：「吾昨夜不曾合眼，今日有些困倦，吾要先睡了。」蔣爺道：「尊兄就請安置罷。包管今夜睡的安穩了。」平山也不答言，竟自放倒頭睡了。

蔣平暗道：『按理應當救他。奈因他這樣行爲，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叫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兄弟，你了？我了？』翁二道：『有甚要緊。兩個膿包，不管誰了都使得。』蔣平暗道：『好了！來咧！』他便悄悄地出來，爬伏在艙房之上。見有一物風吹擺動，原來是根竹桿，上面晾着件綿襖。蔣爺慢慢的抽下來，攏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蔣爺已知平山了結了。他却一長身將綿襖一抖，照着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其不意，不知何物，連忙一路混撕。也是活該，偏偏的將頭裹住。蔣爺挺身上來，奪刀在手。翁大剛然露出頭來，已着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翁大栽下水去。翁二尚在艙內找尋瘦人，聽得艙門外有響動，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蠻子不見了。』話未說完，蔣爺道：『吾在這裏！』「哧」就將刀一顛，正截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噁啞了一聲，他就兩手一扎

煞，一半截在艙內，一半截在艙外。蔣爺哈腰將髮辮一揪，拉到船頭一看。誰知翁二不禁戳，一下兒就死了。蔣爺將手一鬆，放在船頭。便進艙內將燈剔亮，見平山扎手舞脚於竹牀之上。蔣平暗暗的嘆息了一番，便將平山的箱籠搗開，仔細搜尋，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聲「慚愧」，叫道：『平山吓平山！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我到底給你報了仇了，你也應當謝我。』說罷，將銀放在兜肚之內。算來蔣爺頗不折本，艾虎拿了他的一百兩，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兩，再加上雷震贈了二十兩，裏外裏倒多了八十兩。這纔算是好利息呢。

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通身並無血跡。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摺疊了，又把自己的濕衣（也早乾了）摺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揀可用的打了包裹。收什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船來。出了蘆葦深處，奔至岸邊，連忙提了包裹，套上大衫，一脚踏定泊岸，這一脚往後儘力一蹬。只見那船味的滴溜一聲，離岸有數步多。

遠，飄飄蕩蕩，順着水面去了。

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一亮，忽然刮起風來，揚土飛沙，難睜二目。又搭着蔣爺一夜不會合眼，也覺得乏了，便要找個去處歇息歇息。又無村莊，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原來是座墳頭，院牆有倒塌之處。蔣爺心內想着，進了圍牆可以避風。剛剛轉過來往裏一望，只見有個小童面黃肌瘦，滿臉淚痕，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蔣爺看了，嚷道：『你是誰家小廝，跑到我墳地裏上吊來？這還了得嗎？』那小童道：『我是小童，可怕什麼呢？』蔣爺聽了，不覺好笑，道：『你是小童原不怕。要是小童上吊，也就可怕了。』小童道：『若是這們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纔好呢？』說罷，將絲繩解下，轉身要走。蔣平道：『那小童，你不要走。』小童道：『你這塋地不叫上吊，你又叫我做什麼？』蔣爺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小年紀，爲何尋自盡？來，來，來，在這邊牆根之下，說與我聽。』小童道：『我皆因活不得了，我纔尋死呀。你要問，我告訴

你。若是當死，你把這棵樹讓給我，我好上弔。」蔣爺道：「就是這等。你且說來我聽。」小童未語，先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斷述了一遍。說罷，大哭。

蔣爺聽了，暗道：「看他小小年紀倒是個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我如今贈你盤費，你還死做什麼呢。你有了盤費，還死不死呢？」小童道：「若有了盤費，我還死？——我就不死了。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錢子，道：「這些可以穀了麼？」小童道：「足以穀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爬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蔣平道：「你不要多問，急快走長沙要緊。」小童去後，蔣爺竟奔臥虎溝去了。

不知小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這是什麼原故？小童到底說的什麼？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列位不知，此回書是爲交代蔣平。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再說小童的正文，又省得後來再爲叙寫。

蔣爺到了臥虎溝，見了沙員外，彼此言明。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想：『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莫若我且回轉開封，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

爲打算。』沙龍又將艾虎畱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包相，將一切說明。包公卽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尙義，實爲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俟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爲陞賞。此是後話，慢慢再表。

蔣平旣已交代明白。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箋。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乘在馬上，越想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卽託店家請醫生調治，診了脈息，係鬱悶不舒受了外感，竟是夾氣傷寒之症。開方用藥。錦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見相公昏昏沉沉，好生難受。又知相公沒多餘盤費，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請醫生，抓藥。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後的將養。偏偏的馬又

倒了一匹，正是錦箋騎的。他小孩子心疼那馬，不肯售賣，就託店家僱人掩埋。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了，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這明是欺負小孩子。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穀子七折八扣，除了兩錠銀子之外，倒該下了五六兩的賬。錦箋連急帶氣，他也病了。先前還扎掙着服侍相公。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竟是中了大病，慢慢的問他，他不肯實說。問的急了，他就哭了。施俊心中好生不忍，自己便扎掙起來，諸事不用他服侍，得便倒要服侍服侍錦箋。一來二去，錦箋竟自伏頭不起。施俊又託店家請醫生。道：『他這雖係傳染，却比相公沉重，而且症候耽誤了，必須趕緊調治方好。』開了方子却不走，等着馬錢。施俊向櫃上借。店東道：『相公賬上欠了五六兩，如何還借呢？很多了，我們墊不起。』施俊沒奈何，將衣服典當了，開發了馬錢並抓藥。到了無事，自己到櫃上從新算賬，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就知是他的那兩錠賞銀，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因瞧見馬工飯銀，便想起那馬來了。就合店東商量要賣馬還賬。店東樂得的賺幾兩銀子呢，立刻會了主兒，將

馬賣了。除了還賬，剛剛的剩了一兩頭。施俊也不計較，且調治錦箋要緊。

這日自己拿了藥方出來抓藥。正要回店，却是集場之日，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姓李名存，同着一人姓鄭名中，正在那裏吃酒。李存却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裏去？爲何形容消滅了？』施俊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夥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無奈，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却在那個店裏？』施俊道：『在西邊連陞店。』李存道：『公子初愈，不必着急。我這裏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一來調治尊管，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如不彀了，趕到下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謝了一禮，也就提起藥包要走。

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李存道：『鄭兄少喝些也好，這又醉了。別的罷了，你這銀搭褌怎麼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什麼！醉了人，醉不了心。就是這

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兒呢。」施生問道：「在那裏住？」李存道：「遠却不遠，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地名翠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我却也無事，我就送送他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的我要到糧行算賬——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再來算賬。」鄭申道：「李賢弟你胡鬧麼！真個的我就醉了麼？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說着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便託咐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送他罷。務必！務必！俟下集，我到店中再道乏去。」施生道：「有甚要緊，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搭扶着鄭申一同去了。真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千不合，萬不合，施生不應當送鄭申。只顧觀面應了李存，後來便脫不了干係。

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說道：「相公你幹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如何使得。我既受李夥計之托，焉有不送去之理呢？」鄭申道：「我告訴相公

說，我雖醉了，心裏却明白，還帶着都記得。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呢嗎？請問病人等着吃藥，要緊不要緊？你只顧送我，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這是一。再者我家又不遠，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還有一說，我那一天不醉。天天要醉，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咧！這不是連陞店嗎？相公請。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咧，相公就請罷。』施生應允。鄭申道：『結咧！我也走咧。』

施生進了店，問問錦箋，心內略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箋吃了，果然夜間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忙又托咐店家請醫生去。錦箋道：『業已好了，還請醫生做什麼？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你放心，不用發愁，又有了銀兩了。』便將李存之贈說了一遍。錦箋方不言語。不多時，醫生來看脈開方，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帖，也就好了。』施生方纔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箋吃了，果然見好。

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麼呢？』公人道：『我們知道嗎？相公到了那裏，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嘩唧一聲，掏出索來，擺上了施生，拉着就走了。把個錦箋只曉的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爲着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不得只好扎掙起來，到縣打聽打聽。

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李存說：『自那日集上散了，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氏聽了，不勝駭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攸縣所管，就在縣內擊鼓鳴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縣官卽把李存拿在衙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原是鄭申喝醉了，他煩施相

公送了去了。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去。

到了衙內，縣官方九成立刻陞堂，把施生帶上來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害人的形景。便問道：『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我却沒送。』方令道：『他既煩你送去，你爲何又不送呢？』施生道：『皆因鄭申攔阻再三。他說他醉也是常醉，路也是常走，斷斷不叫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什麼？』施生道：『有個大搭襪肩頭搭着，裏面不知是什麼。李存見他醉了，曾說道：「你這銀搭襪要緊。」鄭申還說：「怕什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有見搭襪內是什麼。』方令見施生說話誠實，問什麼說什麼，毫無狡展推諉，不肯加刑。吩咐寄監，再行聽審。

衆衙役散去。錦箋上前問道：『拿我們相公爲什麼事？』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誰有工夫與他細講，止於回答道：『爲他圖財害命。』錦箋唬了一跳，又

問道：『如今怎麼樣呢？』衙役道：『好嘮叨呵，怎麼樣呢。如今寄了監了。』錦箋聽了寄監，以爲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場。仔細想來，必是縣官斷事不明。前次我聽見店東說，長沙新陞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斷事如神，我何不去到那裏給他鳴冤呢。想罷，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己病體初愈，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費，偏偏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想越窄，要在墳塋上吊。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他的銀兩錠。真是一錢爲人之膽，他有了銀子，立刻精神百倍。好容易趕赴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臺下。

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而且敘事明白清順，立刻陞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又問：『此狀是何人所寫？』錦箋回道：『是自己寫的。』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一字不差，暗暗歡喜。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彼縣，將全案調來。就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宰方公隨後乘馬來到稟見。邵老爺

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凶之人，不肯加刑，暫且寄監。』邵太守道：『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方公道：『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查看，回來再爲稟覆。』邵老爺點頭，道：『如此甚好。』卽派差役伴作跟隨方公到攸縣。來至翠芳塘，傳喚地方。方公先看了一切地勢，見南面是山，東面是道，西面有人家。便問：『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公道：『鄭申住在那裏？』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一家。』方公指着蘆葦，道：『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地方道：『正是。』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復落下去。方公沉吟良久，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地方拉了鞋襪，進了蘆葦。不多時，出來，稟道：『蘆葦塘之內有一尸首，小人一人弄他不動。』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一同拉上來，叫伴作相驗。伴作回道：『尸首係死後入水，脖項有手扣的傷痕。』縣宰卽傳鄭王氏厮認，果是他丈夫鄭申。方公暗道：『此事須當如此。』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卽刻同赴長沙候審。方公先就乘馬到府，將鄭申尸首稟明，並將七

家鄰舍帶來，俱各回了。邵太守道：『貴縣且請歇息。候七家到齊，我自道
理。』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忽然計上心來。

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陞堂入座。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叫：『帶
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着名單跪下。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
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怨得他說，果然不差。』便對衆人道：『你等就在翠
芳塘居住麼？』衆人道：『是。』邵老爺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
然說明。今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將手
高揚，往下一落，虛點一筆，道：『就是他，再無疑了。無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
仍然跪着。』衆人俱各起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又跪下，自己犯疑，神色倉
皇。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申，還想逃脫麼？本府縱然寬
你，那冤魂斷然不放你的。快些據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喝道：『快招！快招！』

不知吳玉招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丫鬢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吳玉道：『小……小……小人沒有招……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吶了一聲喊，將吳玉拖翻在地，竹板高揚，打了十數板。吳玉嚷道：『我招吓！我招！』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

吳玉道：『小人原無生理，以賭爲事。偏偏的時運不好，屢賭屢輸。不用說別的，拿着打十湖說罷：我圓湖會抓過張子，滿不了，倒中了別人碰漂湖。擲骰子明

明坐住了三么兩六，那一個骰子亂轉。我趕着叫「六」，可巧來了個六，却把么碰了個二，倒成個黑鼻子了。總說罷，東幹東不着，西幹西不着，要賬堆了門，小人白日不敢出門來。那日天色將晚，小人剛然出來，就瞧見鄭申幌裏幌蕩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着個襠褲，裏面鼓鼓囊囊的。小人就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不是個酒後開包的。他饒不借，還罵小人。小人一時氣忿，將他儘力一推。「撲哧」「咕咚」就栽倒了。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聲兒呢？敢則鄭申喝成酒泡兒了，栽在地下，撲哧的一聲。倒是那大襠褲摔在地下，咕咚的一聲。小人聽的聲音皆是沉重，知道裏面必是財資。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鄭申纔待要嚷，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使勁在地下按一下。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以爲此財是發定了，再也無人知曉。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回老爺：鄭申醉魔咕咚的，說的全是醉話，聽不的呢。人小冤枉吓！」邵老爺問道：「你將銀襠縫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二百兩銀子。小人將襠縫理好，埋在缸後頭了，分

文沒動。』

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即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他看了。叫方公派人將賊銀起來，果然未動，即叫尸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翠芳塘住的衆街坊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監收。方公一一領命，即刻稟辭，回本縣去了。

邵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錦箋喚進來，問道：『錦箋，你在施宅是世僕吓？還是新去的呢？』錦箋道：『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我們相公念書，就是小人伴讀。』邵老爺道：『既如此，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老爺，有兩位盟兄，是知己莫逆的朋友。』邵老爺道：『是那兩位？』錦箋道：『一位是做過兵部尙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傍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太老爺的官諱，你如何渾說？』錦箋連忙跪倒。

「小人實實不知，求太老爺饒恕。」邵老爺哈哈笑道：「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錦箋復又磕頭。邵老爺吩咐：「起來。本府原是問你，豈又怪你。」卽叫書童拿了衣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纔小人已聽邵老爺說，金老爺也陞了襄陽府太守了。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不必提與金老爺嘔氣一事，省的彼此疑忌。」施生道：「我提那些做什麼，你只管放心。」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錦箋跟隨在後。

施生見了邵公，上前行禮參見。邵公站起相攙。施生又謝爲案件多蒙庇佑。邵公吩咐看座，施生告座。邵公便問已往情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至與金公嘔氣一節，改說：「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裏，因此小姪就要回家。不想行至攸縣，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點了點頭。說話間，飯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施生不便推辭。飲酒之間，邵公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

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講。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提過，因彼此年幼尙未納聘。』此句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邵公聽了大樂，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裏，正好成其美事。』施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

邵公大高其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算是女家那邊；邵公辦理施生的外事，算是男家那邊的。夫人也自歡喜，連三位小姐也替假小姐忙個不了。惟有佳蕙暗暗傷感，到了無人時想起小姐溺水之苦，不由的淚流滿面。夫人等以爲他父母不在跟前，他傷心也是情理當然，倒可憐他，勸慰了多少言語。並囑咐三位小姐不准耍笑打趣他。到了佳期已近，本府閣署官員，皆知太守有此義舉，無不欽敬，俱各備了禮來賀喜。邵公難以推辭，只得斟酌收禮，當受的受，當璧的璧。是日却大排筵宴，請衆官員吃喜酒，熱鬧非常。把個施生打扮的花團錦簇。衆官員見了，無不稱讚。就在衙門的東跨所做了新房。到了吉時，將二人

雙雙送了過去，成就百年之好。

諸事已畢之後，邵老爺親筆寫了兩封書信，差兩人送信：一名丁雄，送金公之信；一名呂慶，送施老爺之信，務必覲面投遞。二人分投送信去了。

這日施生正在書房看書，叫錦箋去後面取東西。錦箋來至後面，心中暗道：「白那日隨着衆人磕頭道喜，我却沒瞧見新奶奶什麼模樣。今日倒要留神瞧瞧。」誰知丫鬢正給新娘子烹茶去了。錦箋喚了一聲無人，他便來在院內。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兒鬪鸚鵡呢，猛見了錦箋，他把扇子一遮，連忙要轉回屋內。

那知錦箋眼快，早認出是佳蕙來，暗道：「好吓！敢則是他吓。見了我，竟把扇子算個小圍幙，他如今有了官誥了。」便高聲說了一個「佳」字。新娘已將扇子撤下，連連擺手，道：「兄弟不要高聲！」錦箋便問：「你如何來到這裏？」佳蕙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如何逼勒小姐自盡，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如何遇了

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邵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說了一遍」。『如今鬧的事已做成，求兄弟千萬不要洩漏。只要你暗暗打聽，儻或小姐投水未死，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決不負主僕的情腸。我如今雖居此位，心實不安，也不過虛左以待之意。』錦箋見他如此，笑道：『言雖如此，如今名分攸關。況且與你磕頭見禮，你就驕然受之，未免太過。』佳蕙道：『事已如此，叫我無可如何。再者，你是兄弟，我是姐姐，難道受不起你一拜麼？你若不依，我再給你拜上兩拜。』就福了兩福，錦箋再也沒的說了。又見丫鬢烹茶而來。佳蕙連忙進屋內去了。錦箋向丫鬢要了東西，回到書房，見了施生，他却一字不提。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他就暗暗訪查真小姐的下落。

且說丁雄與金公送信，從水面迎來，已見有官船預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了打聽，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旱而來。他便棄舟乘馬，急急趕至枯

梅嶺。先見有駝轎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稟道：『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前來投書。』說罷，將書信高高舉起。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丁雄站起，一一答畢，將書信遞過。金太守伸手接書，却問道：『你家太太好？小姐們可好？』丁雄一一回答。金公道：『管家乘上馬罷。俟我到驛，再答回信。』丁雄退後，一抖絲韁上了馬，就在金公後面跟隨。見了金福祿等，彼此道辛苦，套叙言語，俱不必細表。

且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非比尋常，就在馬上拆看。見前面無非請安想念話頭。看到後面，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心中一時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兒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倒遂了施俊那畜生的私欲。此事太欠斟酌。却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摺疊摺疊，揣在懷內。丁雄雖在後面跟隨，却留神瞧，以為金公見了書信，必有話面問。誰知金公不但不問，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丁雄暗暗納悶。

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儂儂排開，當中有個黃面金睛，濃眉凹臉，頷下滿部繞絲的黃鬚，（無怪綽號金面神）坐下騎着一匹黃驃馬，手中拿着兩根狼牙棒，雄糾糾，氣昂昂，在那裏等候。金公早已看見，不知山賊是何主意。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話語不多，山賊將棒一舉，連幌兩幌，上來了一羣儂儂，鷹拿燕雀，將丁雄拖翻，下馬捆了。金公一見，暗說『不好！』纔待撥轉馬頭。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一聲吡吡道：『俺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叙話。』說罷，將棒往後一擺，儂儂蜂擁上前，拉住金公坐下嚼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誰敢上前，忽的一聲，大家沒命的好跑。

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啓大王：小人奉命劫掠駝驕，已然到手。不想山凹躡出一隻白狼，後面有三人追趕，却是臥虎溝的沙員外，帶領孟傑焦赤。三人見小人劫掠駝驕，心中大怒，急急上前，將儂儂

趕散，仍將駝轎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藍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太甚！』吩咐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安置妥協，急急帶僮僕前來接應。葛瑤明領命，只帶數名僮僕，押解金公丁雄上山。其餘俱隨藍驍來至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閑事？』沙龍道：『非是俺管你的閑事。只因聽見駝轎內哭的慘切，母子登時全要自盡，俺豈有不救死之理？』藍驍道：『員外不知，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知他從此經過，特特前來邀截。方纔已然擒獲上山。忽聽葛瑤明說，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再者，你與太守有仇，却與他家眷何干？依俺說，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交付與俺。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置而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噯喲！好沙龍！你真欺俺太甚，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催馬掄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躡躍，英勇非常。他

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衆僮僕圍裹上來。沙龍毫不介意，孟傑漠不關心，一個東指西殺，一個南擊北拗。二人殺殺多時，誰知僮僕益發多了，筐籠圍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

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衆多僮僕下山。他却指撥僮僕層層疊疊的圍裹，所以人益發多了。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仔細打量，却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念陡起，一催馬迎將上來，道：『嬌娘，往那裏走？』這句話剛然說完，只聽弓弦響處，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啣的一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葛瑤明噉嘯的一聲，栽下馬來。

原來焦赤押解駝轎到莊，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告訴明白，說藍驍現領僮僕在山中截戰。鳳仙姐妹聽了，甚不放心，就托張媽媽在裏頭照料。他等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在路上言明，焦赤從東殺進，鳳仙姐妹從西殺進。不料剛然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伸馬迎來。秋葵眼快嘴急，叫聲：『姐姐，前日搶野雞的那廝又來

了。鳳仙道：「妹妹不要忙，待我打發他。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眉攢中間，是個「二龍戲珠」。如今這厮又來，可要給他個「喚虎出洞」了。」列位白想想：葛瑤明眉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攔的住鬧個龍虎鬪麼？這也是他貪淫好色之報，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賬，琉璃珠兒砸碎了。

未知他姐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只見秋葵掄開鐵棒，兵兵梆梆一陣亂響，打的僂儷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僂儷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吶喊，却是焦赤殺來，手托鋼叉，連嚷帶罵。裏面沙龍孟傑見僂儷一時亂散，他二人奮勇往外冲突，裏外夾攻，僂儷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讓開一條大路。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却也趕到，彼此相見。沙龍道：『鳳仙，你姐妹到此做甚？』秋葵道：『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我二人特來幫助。』沙龍纔要說話，只聽山崗上咕嚕

嘈鼓聲如雷，所有山口外噹噹噹鑼聲振耳；又聽人聲吶喊：『拿吓！別放走了沙龍吓！大王說咧：「不准放冷箭吓！務要生擒吓！」姓沙的，你可跑不了吓！各處俱有埋伏吓！快些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

你道如何？原來藍驍暗令僂儼圍困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心想把他奈何乏了，一鼓而擒之，將他制伏，作爲自己的膀臂；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滿心歡喜。惟恐有失，又叫僂儼上山，調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如聽鼓響，四面鑼聲齊鳴，一齊吶喊，驚嚇於他。那時再爲勸說，斷無不歸降之理。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僂儼往左右一分，已知是沙龍的接應。他便搯起鼓來，果然各山口響應，吶喊揚威，聲聲要拿沙龍。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殺多時，不是石如驟雨，就是箭似飛蝗，毫無一個對手廝殺之人。跑來跑去，並無出路。只得五人圍聚一處，歇息

商酌。

且不言沙龍等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轎進莊，所有漁獵衆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甚麼模樣，全當做希罕兒一般。你來我去，只管頻頻往來，却不敢上前，止於偷偷摸摸，扒扒牕戶，或又掀掀簾子。及到人家瞧見他，他又將身一撤，直似偷油吃的耗子一般。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極力的張羅，却又一人張羅不過來，應酬了何夫人，又應酬小相公金章，額外還要應酬丫鬢僕婦，覺得累的很。出來便向衆婦人道：『衆位大媽孀子，你們與其在這裏張的望的，怎的不進去看看呢，陪着說說話兒？我也有個替換兒。』衆人也不答言，也有擺手兒的，也有搖頭兒的，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又有咕咕咕笑了的。李氏見了這番光景，賭氣子轉身進了角門。

原來角門以內，就是跨所。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如若房屋蓋成，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故此張立夫婦帶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李氏見了牡丹道：『女兒，今有

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敢去也不敢呀？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不願意，就罷。」牡丹道：「母親，這有什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抿抿，把大褂子罩上。我這裏烹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換衣繫裙。

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用茶盤托來，遞與牡丹。見牡丹抿的頭兒光光油油的，襯着臉兒紅紅白白的，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兒，繫着條青簇簇的裙兒，真是嬌嬌娜娜，嬈嬈婷婷。雖是布裙荆釵，勝過珠圍翠繞。李氏看了，樂的他眉花眼笑，隨着出了角門。衆婦女見了，一個個低言悄語，接耳交頭。這個道：「大娘子，你看喲。張奶奶又顯擺他閨女呢。」那個道：「二娘兒，你聽罷。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嗎耶，咱門也學些見識。」

說話間，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定茶盤，輕移蓮步，至屋內慢閃秋波一

看，覺得肝連膽一陣心酸。忽聽小金章說道：『噯喲！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煞兄弟了！』跑過來，抱膝跪倒。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腕軟，嚙啣茶杯落地，將金章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撲住牡丹，兒一聲，肉一聲，叫了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來了。真是悲從中心出。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連僕婦丫鬢無不拭淚，在傍勸慰。牕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着何事，俱各納悶。獨有李氏張媽楞何何的勸又不是，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

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金章，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如何到此。牡丹哭訴遇難情由。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噯喲！可坑了我了！』他這一哭，比方纔他母女姐弟相識，猶覺慘切。他想：『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索性沒有也倒罷了。好容易認着一個，如今又被本家認去，這以後可怎麼好？』越想越哭，越哭越痛。咧着瓢大的嘴，扯着喇叭似的嗓子，好一場大哭。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將他攙過來，一同坐了，

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放心，決不辜負厚恩。』李氏方住了聲。

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立刻魔着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一句話提醒了李氏，即到跨所取衣服。見張立拿茶葉要上外邊去。李氏道：『大哥那是給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你如何拿出去？』張立道：『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連杯茶也沒有。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的話呢？』李氏便將方纔母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且先到外面張羅。張立來至廳房，衆僕役等見了道謝。張立急忙烹茶。

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衆位在此廳上坐不得了，且至西廂房吃茶罷。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衆僕役聽了，俱各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却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

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書，恐有人盜取，關係非淺；因

此蓋了一座冲霄樓，將此書懸於梁間，下面設了八卦銅網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爲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

來至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問道：『員外那裏去了？』張立說：『救了太守的家眷，藍驍刦戰赤石崖。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連兩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必有舛錯，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丁二爺道：『叫我們上何方去呢？』智化道：『就解赤石崖之圍。』丁二爺道：『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無妨，現有史雲，他却認得。』丁二爺道：『如此，快喚他來。』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全要去的。智化道：『很好。你等隨了二位去罷。不許逞強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專要擒獲藍驍。丁賢弟保護沙兄父

女。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直奔赤石崖去了。這裏智化叫張立進內安慰衆女眷人等，不必驚怕，惟恐有着急欲尋自盡等情，又吩咐衆莊客前後左右，探聽防守。儻有賊寇來時，不要聲張，暗暗報我知道，我自自有道理。登時把個臥虎莊主張的井井有條。可見他料事如神，機謀嚴密。

且說北俠等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見有許多僂僂把守。這北俠招呼衆人道：『守汛僂僂聽真：俺歐陽春前來解圍，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連忙報與藍驍。藍驍問道：『來有多少人？』頭領道：『來了二人，帶領莊丁七人。』藍驍暗道：『共有九人，不打緊。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性一網打盡。』想罷，傳於頭領，叫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裏歇息，彼此相見，不及叙話。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丁賢弟小心吓！』說罷，

帶了七人，奔至山崗。

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此舉是爲金太守吓？還是爲沙員外呢？』藍驍道：『俺原是爲擒拿太守金輝，却不與沙員外相干。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這不是沙員外欺我太甚麼？所以將他困住，務要他歸附方罷。』北俠笑道：『沙員外何等之人，如何肯歸附於你？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了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今此來，端的爲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噌的一聲，將鐵棒狼牙削去。藍驍暗說：『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儘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嗖的一聲，連磕帶削，棒已飛出數步以外。藍驍身形幌了兩幌。北俠趕步，縱身上藍驍的馬後，一伸左手攔住他的皮鞆帶，將他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將身一

轉，連背帶抗，往地下一跳，右肘把馬跨一搗。那馬蹶的一聲，往前一躡。北俠提着藍驍，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登時捆縛起來。

此一段北俠擒藍驍，迥與別書不同，交手別致，迎接各異。至於擒法更覺新奇。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却正是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靈活，決不是鹵莽滅裂，好勇鬪狠那一番的行爲。

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趁他不能揮動令旗，失却眼目，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頭領率領僕僮如何抵當的住一羣猛虎，吵發了一聲喊，各自逃出去了。丁兆蕙獨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先着鳳仙秋葵回莊，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

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即着僕僮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着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至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

來押解藍驍，上山勦滅巢穴去了。

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着金輝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惟有致謝搭救自己之恩。智化却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略略吃茶，歇息歇息，即着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

這些田婦村姑誰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不多時，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翅兒缺少一個；穿着紅袍，襟子搭拉半邊，玉帶繫腰，因掀折開的裏出外進；皂靴

裏足，不合脚弄的底綻幫垂，一部蒼髯，揉得上頭扎煞下頭捲；滿面塵垢，抹的左邊漆黑右邊黃。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細瞧來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衆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一個個握着嘴兒嘻笑。

夫人公子迎出屋來，見了這般光景，好不傷慘。金章上前請安。金公拉起，攜手來至屋內。金公略述山主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夫妻二人又是嗟歎，又是感激。忽聽金章道：『爹爹，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却閨閣，是乳母定計將佳蕙扮做女兒，改了丫髻。不想過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認爲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纔張媽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是兩件丫髻服色，暗暗忖度道：『如此看來，牡丹不但清潔，而且有智，竟能保金門的臉面，

實屬難得。』再一轉想：『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仔細想來，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着了氣惱，不辨青紅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未免太狠，心中愧悔難禁。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裏？』何氏道：『方纔在這裏。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金公道：『金章，你同丫鬚將你姐姐請來。』

金章去後，何氏道：『據我想來，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惟恐見了時，老爺又要生氣。』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誚之意，也不答言，止於付之一笑。只見金章哭着回來道：『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金公哈哈大笑，道：『有其母必有其女。無奈何，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何氏見金公如此，只得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進了角門，來到跨所之內。鳳仙姐妹知道太守必來，早已躲避。只見三間房屋兩明一暗，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這俱是鳳仙在這裏替吐

丹調停的。張李氏將軟簾掀起，道：「女兒，老爺親身看你。」金公便進屋內，見牡丹面裏背外，一言不答。金公見女兒的梳妝打扮，居然的布裙荆釵，回想當初珠圍翠繞，不由的痛澈肺腑，道：「牡丹我兒，是爲父的委屈了你了。皆由當初一時氣惱，不加思索，無怪女兒着惱。難道你還嗔怪爹爹不成？你母親也在此，快些見了罷。」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動，連忙上前道：「女兒，你乃明理之人，似此非禮，如何使得？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尙且如此；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那時豈不更難乎爲情了麼？快些下來，叩拜老爺罷。」

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無奈下牀，雙膝跪倒，口尊：「爹爹，兒有一言告稟。孩兒不知犯了何罪，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如今現爲皇家太守，儻若遇見孩兒之事，爹爹斷理不清，逼死女子是小事，豈不與德行有虧？孩兒無知頂撞，望乞爹爹寬宥。」金公聽了，羞的面紅過耳，只得陪笑，將牡丹攙起，道：「我兒說的是。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再休提起了。」又向何氏道：

「夫人，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說罷，抽身就走。張立仍然引至大廳。智化對金公道：「方纔主管帶領衆役們來央求於我，惟恐大人見責，望乞大人容諒。」金公道：「非是他等無能，皆因山賊凶惡，老夫怪他們則甚。」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與老爺磕頭。衆人又謝了智爺，智爺叫將太守衣服換來。

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廳前，見金公在那裏立等，見了衆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坐。智化問勦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藍驍入山，將輜重俱散與僕儻，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叫衆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太守道：「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敢擅專。俟到任所，即行具摺，連賊首押赴東京，交到開封府包相爺那裏，自有定見。」智化道：「既如此，這藍驍倒要嚴加防範，好好看守。將來是襄陽的硬證。」復又

道：『弟等三人去而復返者，因聽見顏大人巡按襄陽，欽派白五弟隨任供職。弟等急急趕回來，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幫助五弟，共襄此事。如今既有要犯在此，說不得必須耽遲幾日工夫。沙兄長，歐陽兄，丁賢弟，大家俱各在莊，留神照料藍驍。惟恐襄陽王暗裏遣人來盜取，却是要緊的。就是太守赴任，路上也要仔細。若要小弟保護送同前往，一到任所，急急具摺。俟摺子到時，即行將藍驍押赴開封。諸事已畢，再行趕到襄陽，庶乎與事有益。不知衆位兄長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道：『好。就是如此。』金公道：『只是又要勞動恩公，下官心甚不安。』說話間，酒筵設擺齊備，大家入座飲酒。

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至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一叙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決不是村莊的氣度，果然不錯。』

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裏居住，還是要隨任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裏之理呢？』秋葵道：『我看牡

丹丹姐姐他不願意去。如今連衣服也不換，彷彿有什麼委屈似的，擦眼抹淚的。莫若爹爹問問太守，到底帶了他去不帶他去，早定個主意爲是。」沙龍道：「何必多此一問。那有他父母既認着了，不帶了去，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妄想之故。我不管你。丹丹姐姐如若不換衣服，我惟你二人是問。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說罷，轉身上廳去了。

鳳仙聽了，低頭不語。惟有秋葵，將嘴一咧，哇的一聲哭着。奔到後面，見了丹丹，一把拉住，道：「哎喲！姐姐吓，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吓？」說罷，放聲痛哭。丹丹也就陪哭起來了。衆人不知爲着何故。隨後鳳仙也就來了，將此事說明。大家這纔放了心了。何氏夫人過來拉住秋葵，道：「我的兒，你不要啼哭。你捨不得的你姐姐，那知我心裏還捨不得你呢。等着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爲人憨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你可願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真麼？」何氏道：「有

甚麼不真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鳳仙道：「牡丹姐姐，你不要哭了，如今有了傻妹子了。」牡丹嘆喟的一聲也笑了。鳳仙道：「妹子，你只顧了認母親。方纔我爹爹說的話，難道你就忘了麼？」秋葵道：「我何嘗忘了呢？」便對牡丹道：「姐姐，你將衣服換了罷。我爹爹說了，如若不換衣服，要不依我們倆呢。你若拿着我當親妹妹，你就換了；若你瞧不起我，你就不換。」張媽媽也來相勸。鳳仙便吩咐丫鬟道：「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彼此攛掇，牡丹礙不過臉去，只得從新梳洗起來。鳳仙秋葵在兩邊，一邊一個觀妝。見丫鬟僕婦服侍的全有規矩款式，暗暗的羨慕。不多時，梳妝已畢，換了衣服，更覺鮮豔非常。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二人深謝了。

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壺斟酒，剛然坐下。只見焦赤道：「沙大哥，今日

歐陽兄智大哥俱在這裏，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一句話說的也有笑的，也有恁的。恁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此話從何說起；笑的是笑他性急，粗莽之甚。沙龍道：「焦賢弟，你忙甚麼？爲兒女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焦赤道：「非是俺性急。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豈不又是耽擱呢？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丁二爺道：「衆位不知，焦二哥爲的是早些定了，他還等着吃喜酒呢。」焦赤道：「俺單等吃喜酒。這裏現放着酒。來，來，來，咱們且吃一杯。」說罷，端起來一飲而盡。大家歡笑快飲。酒飯已畢，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覷面交與丁雄，叫他回去，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卽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

沙龍此時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又將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牡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園錦簇，真不愧千金的態度，滿心歡喜。

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閣妝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悽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金公連忙叫牡丹攙扶。沙龍也就叫鳳仙見了。金公又致謝沙龍：『小女在此打攪，多蒙兄長與二位姪女照拂。』沙龍連說：『不敢。』

他等只管親的乾的，見父認女，傍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熱了，眼眶裏不由的流下淚來，用絹帕左擦右擦。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還有一事告稟。』金公道：『我兒有話，只管說來。』牡丹道：『孩兒性命，多虧了乾爹乾娘搭救，纔有今日。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孤苦隻身，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爲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我兒放心。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纔破涕爲笑。

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見設筵豐盛，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

可謂四喜俱備。大家坐了，待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坐，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

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了，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太守今日一家團聚，又認了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快說第二。』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湊着歐陽兄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一言爲定，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焦赤道：『好吓！這纔痛快呢。這二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陪沙兄長。你三人也要換盞兒纔是。』說的大衆笑了。果然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盃。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龍道：『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這就算餞行的酒席，如何？』焦赤道：『沙兄長會打算盤，一打兩副成。也倒罷了，俺也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麼？倒要聽聽。』沙龍道：『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爲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

了太守的小姐爲女是乾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麼？」焦赤聽了却不言語，也不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這碗酒爲何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管俺甚麼相干？這酒俺不喝他。」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裏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爹對親家爺，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彼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

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不忍分別，好容易方纔勸止。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驍，俟摺子到時卽行押解進京。北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別。上任的上任，回莊的回莊，俱各不表。

要知後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像上臥虎溝一樣麼？儻然再要悞事，那就不成事了。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自己勸了自己一番。因心裏惦着走路，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願往前進發。及至天亮，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却岔到東北，有五六十里之遙。幸喜此人老成，的的確確告訴他，由何處到何鎮，再由

何鎮到何堡，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躬身道謝，執手告別。自己暗道：『這是怎麼說！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仔細想來，全是前兩日貪酒之過。若不是那兩天醉了，何至有今日之忙，何至有如此之錯呢？可見酒之悞事不小。』自己悔恨無及。

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所以直到襄陽全未遇見。這日好不容易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詢問，俱各不知。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惟恐怕招人的疑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煩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了。

次日便在各處訪查，酒也不敢多吃了。到處聽人傳說，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是包丞相的門生，爲人精明，辦事鯁直。儻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冤枉伸訴伸訴。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他却聽不真切。他便暗暗生智，坐在那裏，彷彿磕睡，前仰後合，却是閉目合睛，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是立盟

書，如何是蓋冲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

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却眼巴巴的瞧着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乘着馬，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偏纏，一人扳鞍上馬，一人剛纔認鑿。只見跑出一人一點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請了。』各自加上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敢則是他兩個呀！』

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俱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方韶。

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機謀百出的小諸葛沈仲元。只因捉拏馬強之時，他却妝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不由的暗笑，這些沒天良之人，甚麼事都幹的出來。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己轉想：『趙爵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宥，就是這些烏合之衆也不能成其大事。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投在奸王那裏，看個動靜。儻有事關重大的，我在其中調停，暗暗給他破格；一來與朝廷出力報效，二來爲百姓剪惡除奸，豈不大妙。』

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沈仲元尤難，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逢迎獻媚，屈己從人。何以見他的俠義呢？殊不知他仗着自己聰明，智略過人。他把事體看透，猶如掌上觀文，彷彿逢場作戲。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這纔是真正俠義。卽如南俠北俠雙俠，甚至小俠，處處濟困扶危，誰不知是行俠尙義呢，這是明露的俠義，却倒容易。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却暗

中調停，毫不露一點聲色，隨機應變，謊詐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事呢？他的這一番慧心靈機，真不愧小諸葛三字。

他這一次隨了方豹同來，却有一件重大之事。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將輜重分散儂儂。其中就有無賴之徒，惡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暗暗想道：『事尙未舉，先折了一隻膀臂，這便如何是好？』便來至集賢堂與大眾商議，道：『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說他歸附。如不依從，卽行殺害。免得來至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事到如今，列位可有甚麼主意？』其中却有明公，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欽派顏查散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這些人皆有虎視眈眈之意。若欲加害，索性全然害了，方爲穩便。如今却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奸王聽了滿心歡喜，問道：『何爲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

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領的去到那裏，夤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儻若成功，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裏住宿，既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却辦一套文書，迎着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行刺之人。事要因循起來，聖上必要見怪，說他辦理不善。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奸王聽畢，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就派方貂前往。』

傍邊早驚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說的得意揚揚，全不管行得行不得，不由的心中暗笑。惟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一忠良。莫若我亦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啓上千歲。此事重大，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待微臣幫他同去如何？』奸王更加歡喜。方貂道：『爲日有限，必須乘馬，方不悞事。』奸王道：『你等去到孤家御廄中，自己揀選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廄選了好馬，備辦停當。又到

府內，見奸王稟辭。奸王囑咐了許多言語，二人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早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要到下處收拾行李，所以來至雙岔口，言明會齊兒的所在。這纔分東西，各回下處去了。

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看了個真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一路上酒也不喝，恨不得一步邁到長沙。心內想着：『他們是馬，我是步行，如何趕的過馬去呢？』又轉想道：『他二人分東西而走，必然要帶行李，再無有不圖安逸的。圖安逸的必是夜宿曉行。我不管他，我給他個晝夜兼行，難道還趕不上他麼？』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却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市閒遊，果然見個鎮店之所，熱鬧非常。自己散步，見路東有接官廳，懸花結彩。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

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整齊。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幾時方能到此，敢則是後日纔到公館。艾虎聽在心裏，猛然省悟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什麼縣虛，後日我倒要早早的應候他。』

正在揣度之間，忽聽耳畔有人叫道：『二爺那裏去？』艾虎回頭一看，瞧着認得，一時想不起來，連忙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怎麼二爺連小人也認不得了？小人就是錦箋。二爺與我家爺結拜，二爺還賞了小人兩錠銀子。』艾虎道：『不錯，不錯。是我一時忘記了。你今到此何事？』錦箋道：『哎！說起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樓，小人再慢慢細稟。』艾虎即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樓，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箋還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禮，你只管坐了，纔好講話。』錦箋告坐，便在橫頭兒坐了。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虎便問施公子。錦箋道：『好。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艾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

仙橋金老爺那裏，爲何又到這裏呢？」錦箋道：「正因如此，所以話長。」便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說了一遍。『後來如何病在攸縣。若不虧二爺賞了兩個鏰子，我家相公如何養病呢？』艾虎說：『些須小事何必提他。——你且說，後來怎麼樣？』

錦箋初見面何以就提賞了小人兩錠銀子；只因艾虎給的銀兩恰恰與錦箋救了急兒，所以他深深感激，時刻在念。俗語說的好：「甯給饑人一口，不送富人一斗；」是再不錯的。

錦箋又將遇了官司，如何要尋白盡。（此處有脫悞）『却好遇見一位蔣爺，賞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艾虎聽至此，便問道：『姓蔣的是什麼模樣？』錦箋說了形狀。艾虎不勝大喜，暗道：『蔣叔父也有了下落了。』又聽錦箋說，邵老爺如何與我家爺完婚一節。艾虎不由的拍手笑道：『好！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如今俺有了盟嫂了。』

錦箋道：『二爺不知，這其中又有了事了。』艾虎道：『還有甚麼事？』錦箋又將如何派丁雄送信。（此處有脫悞）『昨因丁雄回來，金老爺那裏寫了一封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悞墮水中。現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這假的又是那個呢？』錦箋又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艾虎搖頭道：『你們這事做的不好了。難道邵老爺見了此書，就不問麼？』錦箋道：『焉有不問的呢。將我家爺叫了過去，將書信給他看了，額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將這東西給他看了。這假主母纔哭了個哽氣倒噎。』艾虎道：『見了什麼東西，就這等哭？』錦箋道：『就是芙蓉、金魚和玉釵。我家爺因見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假主母方纔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道：『他到底是誰？』錦箋笑道：『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敢則是佳蕙。』艾虎問道：『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說：『這就是了。後來怎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說：「前面字是姜寫的，這後

邊字不是老爺寫的麼？」一句話倒把我老爺提醒了。仔細一看，認出是小人筆跡。立刻將小人叫進去，三曹對案，這纔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概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倒樂了，說小人與佳蕙兩小無猜，全是一片爲主之心，倒是有良心的。只可惜小姐薄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痛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着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着江邊遙祭。」艾虎聽了，不勝悼歎。他那知道綠鴨灘給張公賀得義女之喜，那就是牡丹呢。

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托言往臥虎溝去。又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在此，俺倒要見見盟嫂。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下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去了，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至東跨所之書房內。彼此歡叙，自不必說。

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生見了艾虎，告過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爲遙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佳蕙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至江邊，設擺祭禮，這一番痛哭，不想却又生出巧事來了。

欲知端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且說施生同錦箋乘馬，佳蕙坐了一乘小轎，私自來到江邊，擺下祭禮，換了素服。施生與佳蕙拜奠，錦箋只得跟在相公後面行禮。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至甚，施生也是慘慘悽悽淚流不止，錦箋在旁懇懇切切百般勸慰。痛哭之後，復又拈香。候香燼的工夫，大家觀望江景。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着一個丫髻，裏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及笄的小姐，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船臨江近，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見施生背着手兒遠眺江

景，瞧佳蕙手持羅帕，仍然拭淚。小姐看了多時，搭訕着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尙未答言。夫人道：『我兒情言。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廂必是施生了。』小姐方不言語，惟有秋水凝眸而已。

原來此船就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帶着牡丹小姐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仔細看來，正是施生與佳蕙。施生是自幼兒常見的，佳蕙更不消說了，心中已覺慘切之至。一來惟恐小姐傷心，現有施生，不大穩便；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所以說了一句「世間面貌相同者多」。

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裏伺候迎接。呂慶已從施公處回來，知是金公家眷到了，連忙伺候。僕婦丫鬢上前攙扶看，棄舟乘轎，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亦到。丁雄呂慶上前請安，說：『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請老爺乘用。』金公笑吟吟的道：『你家老爺在那裏呢？』丁雄道：『在公館恭候老爺。』金公忙接絲纜，呂慶墜鐙，上了坐騎。丁雄呂慶也上了馬。呂慶在前

引路，丁雄策着馬在金公旁邊。金公問他：『幾時到的長沙？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甚麼？』丁雄道：『小人回來時極其迅速，不多幾日就到了。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小人不甚明白。俟老爺見了家老爺，再爲細述。』金公點了點頭。說話間，丁雄一伏身，叭喇喇馬已跑開。又走了不多會，只見邵太守同定圍署官員，俱在那裏等候。此時呂慶已然下馬，急忙過來伺候。金公下馬，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同到公廳之上，衆官員又從新參見。金公一一應酬了幾句，卽請安歇去罷。衆官員散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餚，方問及完婚一節。邵老爺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金公方纔大悟，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二人暢飲叙闊。酒飯畢後，金老爺請邵老爺回署。邵老爺又陪坐多時，方纔告別，坐轎回衙。

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獨獨不見了艾虎，好生着急，忙問書童。書童說：『艾

爺並未言語，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心中懊悔，暗自揣度道：『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他賭氣的走了。明日却又往何方找尋去呢？』無奈何，回身來至臥室，却又不見了佳蕙。不多時，丫鬟來回道：『奶奶叫回老爺知道。方纔接得金太守家眷，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奶奶在那裏伺候小姐呢。俟諸事已畢，回來再爲細稟。』施生聽了，不覺詫異，却又暗暗歡喜。

忽聽邵老爺回衙，連忙迎接，相見畢。邵老爺也不進內，便來至東跨所之內安歇，施生陪坐。邵老爺道：『我今日面見金兄俱已說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明日必到衙署回拜於我，賢姪理應見見爲是。』施生喏喏連聲，又與邵公拜揖，深深謝了。敘話多時，方纔回轉臥室，却好佳蕙回來。施生便問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復生。佳蕙一一說了。又言：『夫人視如兒女，小姐情同姊妹。賤妾受如此大恩，實實不忍分離。今日回明老爺，明日賤妾就隨往任所。俟完婚之日，再爲伺候老爺。』說罷，磕下頭去。施生連忙攙

起，道：『理應如此。適纔邵老爺已然向我說明。明日金老爺還要叫我隨赴任上完婚。我想離別父母日久，我還要到家中探望探望，俟稟明父母，再赴任所，也不爲遲。』佳蕙道：『正是。』收拾行裝已畢，伏侍施生安寢不提。

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請了智公子來談了許久。智化惟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處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妝，不定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爺扎抹停當，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剛至卡子門旁，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聲兒也不言語，反將身形一矮，兩個腳尖兒沾地，「突」「突」「突」順着牆根，直奔倒座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腳尖兒墊勁兒，「嗖」便上了東耳房。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着許多，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且往對面觀瞧。見廳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椽頭，兩腳撐住瓦隴，倒垂勢往下觀瞧。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倒要看着。』忽見脊後又過來

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便。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脚登的磚一抽，那人脚下一鬆，猛然一蹶。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脚按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却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智爺暗暗放心，止於防着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房上翻轉下來，趕步進前，回手剛欲抽刀。誰知剩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纔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袋一歪，身體一側，『噗味』左膀着刀。噯呀一聲，栽倒在地。艾虎高聲嚷道：『有刺客！』早又聽見有人接聲，說道：『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倒座。却見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身形一晃，已然越過牆去。艾虎却不上房，就從這邊一伏身，躡上牆頭，隨即落下。脚底尙未站穩，覺的耳邊涼風一股。他却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聽咯噹一聲，刀對刀，火星亂迸。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便。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脚不沾地，直奔樹林去了。

艾虎如何肯捨，隨後緊緊追來。到了樹林，左顧右盼，毫不見個人形。忽聽有

人問道：『來的可是艾虎兒麼？有我在此。』艾虎驚喜道：『正是。可是師傅麼？賊人那裏去呢？』智爺道：『賊已被擒。』艾虎尚未答言。只聽賊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即行釋放。便問一問現在那裏。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

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轉身又見了沈仲元。沈仲元道：『此是何人？』智化道：『怎麼賢弟忘了麼？他就是館童艾虎。』沈爺道：『噯呀！敢則是令徒麼！怪道，怪道。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好個伶俐身段。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躲閃，真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好，未免還有些鹵莽，欠些思慮。幸而樹林之內，是劣兄在此。儻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豈不吃了大虧呢？』說的沈爺也笑了。艾虎却暗暗佩服。

智爺又問道：『賢弟，你何必單單在襄陽王那裏作甚麼？』沈爺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處，都被衆位哥哥兄弟們佔了，就剩了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任勞

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裏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那裏，外面如何知道呢？』智化聽了，歎道：『似賢弟這番用心，又在我等之上了。』沈爺道：『分甚麼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却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智爺連連點頭稱『是』。又托沈爺，儻有事關重大，務祈幫助。沈爺滿口應承。彼此分手，小諸葛却回襄陽去了。

智化與艾虎一同來至公館。此時已將方貂捆縛。金公正在那裏盤問。方貂仗着血氣之勇，毫無畏懼，一一據實說來。金公誣了口供，將他帶下去，令人看守。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

等到了此日，回拜邵老爺，入了衙署，二位相見就坐。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略問了一問，果然口供相符，即行文到首縣寄監，將養傷痕，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老爺請施俊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甚覺赧顏，認過不已。施生也

就謙遜了幾句。

剛然說完，只見智爺同着小俠進來，恭見邵老爺。邵公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歡喜非常，道：『賢弟，你往那裏去來？叫劣兄好生着急。』大家便問：『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述了一遍。然後小俠道：『小弟此來，非是要上臥虎溝，是爲捉拿刺客而來。』大家駭異，問道：『如何就知有刺客呢？』小俠說：『私探襄陽府，遇見二人說的話，因此急急趕來；惟恐預先說了，走漏風聲——再者又恐兄長耽心，故此不告辭而去。望祈兄長莫怪。』大家聽了，慢說金公感激，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

飲酒之際，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施生道：『只因小婿離家日久，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俟稟明父母後，再赴任所。今日且叫佳蕙先隨到任，不知岳父大人以爲何如？』金公點點頭，也倒罷了。智化道：『公子回去，難道獨行麼？』施生道：『有錦箋跟隨。』智化道：『雖有錦箋，也不濟事。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事；

若稟明令尊令堂之後，趕赴襄陽，這幾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一句話提醒了金公，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連連說道：『是吓！還是恩公想的周到。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此事不難，就叫小徒保護前去，包管無事。』艾虎道：『弟子願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愚兄甚是不安。』艾虎道：『這勞甚麼。』大家計議已定。還是女眷先行起身，然後金公告別。邵老爺諄諄要送，金老爺苦苦攔住，只得罷了。

此時錦箋已備了馬匹。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也就回去了。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交代明白，剛要轉後。只見邵老爺出來，又與他二人餞別，諄諄囑叫路上小心。施艾二人深深謝了，臨別叩拜。二人出了衙署，錦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丁雄幫扶伺候。主僕三人乘馬，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

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後面雖有歸結，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牡丹佳蕙一妻一妾三人和美非常。再要敍說那些沒要緊之事，未免耽悞正文。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說緊要關節爲是。

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金太守既然到任，顏巡按不消說了，固然是早到了。自顏查散到任，接了呈子無數，全是告襄陽王的；也有霸佔地畝的；也有搶奪妻女的；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搜羅入府，稚子排演優伶，弱女教習歌舞。黎民遭此慘害，不一而足。顏大人將衆人一一安置，叫他們俱各好好回去，不要聲張，也不用再遞催呈。『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與爾等報仇雪恨。』衆百姓叩頭謝恩，俱各散去。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裏暗暗派人前來，假作呈詞告狀，探聽巡按言詞動靜。如今既有這樣的口氣，他等便回去，啓知了襄陽王。

不知奸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只氣得怪叫如雷，道：『孤乃當今皇叔，顏查散他是何等樣人，擅敢要捉拿孤家與百姓報仇雪恨！此話說的太大了，實實令人可氣！他仗的包黑子的門生，竟敢藐視孤家。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裏爲官，如何能毀成其大事？必須設計將他害了，一來出了這口惡氣，二來也好舉事。』因此轉想起：『俗言：「捉奸要雙，拿賊要贓。」必是孤家聲勢大了，朝廷有些知覺。孤家只要把盟書放好，嚴加防範，不落他人之手。無有對證，如何誣賴孤家呢？』想罷，便

吩咐集賢堂衆多豪傑光棍，每夜輪流看守冲霄樓。所有消息線索，俱各安放停當。額外又用弓箭手，長鎗手。儻有動靜，鳴鑼爲號。大家齊心努力，勿得稍爲懈弛。奸王這裏雖然防備，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你道是誰？就是那爭強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

自顏巡按接印到任以來，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忙忙碌碌，毫無暇晷，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的。他却悄悄地裏訪查，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到了夜間人靜之時，改扮行妝，出了衙署，直奔襄陽府而來。先將大概看了，然後越過牆去，處處留神。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夜靜無聲。從房上越了幾處牆垣，早見那邊有一高樓，直冲霄漢。心中暗道：『怪道起名冲霄樓，果然巍聳。且自下去看看。』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輕輕問路，細細聽去却是實地，連忙飛身躍下。躡足潛踪，滑步而行。來至切近一立身，他却摸着木城板做的圍城，下有石基，上有堞口，堞口上

面全有鋒鏑。中有三門緊閉，用手按了一按，裏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只得又走了一面，依然三個門戶，也是雙扇緊閉。一連走了四面，皆是如此。自己暗道：『我已去了四面，大約那四面亦不過如此。他這八面每面三門，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聞得奇門上有個「八門逢閣，三奇入目；」惜乎我不曉得今日是甚麼日干。看此光景必是「逢閣」之期，所以俱各緊緊關閉。我今日來的不巧了，莫若暫且回去。改日再來打探，看是如何？』想罷，剛要轉身。只聽那邊有一個小小更棚，有鑼聲，又是梆響，知是巡更的來了。他却留神一看，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連忙隱至更棚的後面，側耳細聽。

不多時，只聽得鑼梆齊鳴，到了更棚，歇了。一人說道：『老王吓，你該當走了。讓我們也歇歇。』一人答道：『你們只管進來歇着罷。今日沒事。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不是遇見了這麼一天麼。各處門全關着，怕甚麼呢？今兒又是如此。磨門彷彿是個歇班日子，偷點懶兒很使得。』又一人道：『雖然如此，上頭傳行的

緊，鑼梆不響，工夫大了，頭兒又要問下來了，何苦呢？說不得王第八的你二位辛
苦辛苦，回來我們再換你。』又一人道：『你別頑笑，鬧巧話兒。他姓王行三，我
姓李行八。你要稱姓，索性都稱姓；要叫排行，都叫排行。方纔你叫他老王，叫我
老八，已然不受聽了。這時候叫起王第八來了。你怎麼想來着？你們倆湊起來，更
不穀一句呢。你的小名叫小兒，他的小名叫大頭。我也把你兩人搯到一塊兒，叫你
們兩人「小腦袋瓜兒」。咱們看誰便宜誰吃虧？』說罷，笑着，巡更去了。白玉堂
趁着鑼梆聲音，暗暗離了更棚。躡房躍牆，回到署中。天已五鼓，悄悄進屋安歇。

到了次日，便接了金輝的手本。顏大人卽刻相見。金輝就把赤石崖捉了盜首藍
驍，現在臥虎溝看守；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交到長沙府監禁。此二人係趙爵的硬
証，必須解赴東京的話說了。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摺，寫了稟帖，派妥當差官先
到長沙起了方貂，沿途州縣俱要派役護送；後到臥虎溝押了藍驍，不但官役護送，

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丁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所以約了北俠，俟諸事已畢，仍要同赴襄陽。後文再表。

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他乃無事之人，同張立出府閒步。見西北有一去處，山勢巉巖，樹木蔥鬱，二人慢慢順步行去。詢之土人，此山名曰方山。及至臨近細細賞玩。山上有廟，朱垣碧瓦，宮殿巍峩。山下有潭，曲折迴環，清水漣漪。水曲之隈有座漢臯臺。石徑之畔又有解佩亭，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這漢臯就是方山的別名，而且房屋樓閣不少；雖則傾倒，不過略爲修補，即可居住。似此妙境，却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智化端詳了多時，暗暗想道：『好個藏風避氣的所在。聞得聖上爲襄陽之事，不肯彰明較著，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儻是聚集人也不少，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莫若回明金公，將此處修理修理，以備不虞。豈不大妙？』想罷，同張立回來，見了太守，回明此事。金公深以

爲然，又稟明按院，便動工修理。智化見金公辦事鯁直，晝夜勤勞，心中暗暗稱羨不已。

這日猛然想起奸王蓋造冲霄樓，設立銅網陣。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未能探訪。如今我却開在這裏，何不悄悄地前去走走。主意已定，便告訴了張立：『我找個相知，今夜惟恐不能回來。』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出了衙署，直奔襄陽王府第而來。找了寓所安歇。

到了二鼓之時，出了寓所，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木城之下。留神細看，見每面三門，有洞開的，有關閉的，有中閤開兩邊關的，有兩邊開的中閤閉的，又有兩門連開單閉一頭的，又有一頭單開的連閉兩門的，其中還有開着一扇的掩着一扇的：八面開閉，全然不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智化略定了定神，辨了方向，心中豁然明白，暗道：『是了。他這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門進去，看是如何樣？』及至來到門內，裏面又是木板牆，斜正不一，大小不

同。門更多了，曲折灣轉，左右往來。本欲投東，却是向西；及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門戶之內，真的假的，開的閉的，迥不相同。就是夾道之中，通的塞的，明的暗的，不一而足。智化暗道：『好利害法子！幸虧這裏無人隱藏。儻有埋伏，就是要跑，却從何處出去呢？』正在思索，忽聽拍的一聲，打在木板之上，「呱噠」又落在地下。彷彿有人擲磚瓦，却是在木板子那邊。這邊左右留神細看，又不見人。智化納悶，不敢停步，隨灣就灣。轉了多時，剛到一個門前。只見嗖的一下，連忙一存身。那邊木板之上，拍的一響，一物落地。智化連忙檢起一看，却是一塊石子，暗暗道：『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藝。難道他也來了麼？且進此門看看去。』一伏身進門往旁一閃，是隄防他的石子。抬頭看時，見一人東張西望，形色倉皇，連忙悄悄喚道：『五弟，五弟。劣兄智化在此。』只見那人往前一湊道：『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幾時到來？』智化道：『劣兄來了許久。耐耐這些門戶鬧的人眼迷心亂，再也看不出方向來。賢弟何時到此？』白玉堂道：『小弟也來了許

久了。果然的門戶曲折，令人難測。你我從何處出去方好？」智化道：「劣兄進來時，心內明明白白。如今左旋右轉，鬧的糊裏糊塗，竟不知方向了。這便怎麼處？」

只聽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不用忙，有我呢。」智化與白玉堂轉身往門外一看。見一人迎面而來。智化細細畱神，滿心歡喜，道：「原來是沈賢弟麼？」沈仲元道：「正是。二位既來至此——那位是誰？」智化道：「不是外人，乃五弟白玉堂。」彼此見了。沈仲元道：「索性隨小弟看個水落石出。」二人道：「好。」沈仲元在前引路，二人隨後跟來。又過了好些門戶，方到了冲霄樓。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牕玲瓏，週圍玉石柵欄，前面丹墀之上，一邊一個石象駝定寶瓶，別無他物。沈仲元道：「嗒們就在此打坐。此地可遠觀，不可近玩。」說罷，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三人坐下。

沈爺道：「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方纔聽得有物擊木板之聲，便知是兄弟們來

了；所以纔迎了出來。虧得是小弟，若是別位，難免聲張起來。」白玉堂道：「小弟因一時性急，故此飛了兩個石子，探探路徑。」沈爺道：「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以後衆家兄弟千萬不要到此。這樓中消息線索利害非常。奸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所以嚴加防範。每日派人看守樓梯，最爲要緊。」智化道：「這樓梯却在何處？」沈爺道：「就在樓底後面，猶如馬道一般。梯底下面有一鐵門，裏面僅可存身。如有人來，只用將索簧上安，盡等拿人。這製造的底細，一言難盡。二位兄長回去，見了衆家弟兄，諄囑一番，千萬不要到此。儻若遇了圈套，惟恐性命難保。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白玉堂道：「他既設此機關，難道就罷了不成？」沈仲元道：「如何就罷了呢？不過暫待時日。俟有機緣，小弟探准了訣竅，設法破了索簧。只要消息不動，那時就好處治了。」智化道：「全仗賢弟幫助。」沈仲元道：「小弟當得効勞，兄長只管放心。」

智化道：「我等從何處出去呢？」沈仲元道：「隨我來。」三人立起身來，下

了臺基。沈仲元道：『今日乃戊午日干。震爲長男，兌爲少陰。內卦入「兌爲澤」，左轉行去，便到了外邊「震爲雷」。若往右邊走錯，門戶皆閉，是再出不去的。他這製造的，外有八卦，內分六十四爻，所以有六十四門。這其中按着奇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部位安置。一爻一個樣兒，周而復始，剝復往來，是再不能錯的。』說着話，已然過了無數的門戶，果然俱是從左轉。不多時，已看見外邊的木城。沈仲元道：『二位兄長出了此門，便無事了。以後千萬不要到此！恕小弟不送了。』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暗暗離了襄陽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諄囑了一番，方纔分手。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智化悄悄地裏到了寓所。至次日方回太守衙門，見了張立，無非託言找個相知未遇。私探一節，毫不提起。

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陣，心中鬱鬱不樂，茶飯無心。這日顏大人請至書房，與公孫先生靜坐閒談，兩墨烹茶伺候。說到襄陽王，所有收的呈詞至今並未辦

理，奸王目下嚴加防範，無隙可乘。顏大人道：『辦理民詞，却是極易之事。只是如何使奸王到案呢？』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惟恐他暗裏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枝葉攪擾。他那裏既然嚴加防範，我這裏時刻小心。』白玉堂道：『先生之言甚是。第一做官以印爲主。』便吩咐雨墨道：『大人印信要緊，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不可忽略。』雨墨領命，纔待轉身。白玉堂喚住，道：『你往那裏去？』雨墨道：『小人護印去。』白玉堂笑道：『你別要性急，提起印來，你就護印去；方纔要不提起，你也就想不起印來了。何必忙在此時呢？——再者還有一說，隔牆須有耳，牆外豈無人，焉知此時奸王那裏不有人來窺探。你這一去，提撥他了。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盜取三寶之時，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因此用了個拍手投石問路之計，多虧郎官包興把俺領了去，俺纔知三寶所在。你今若一去，豈不是「前車之鑒」麼？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雨墨連連稱『是』。白玉堂又將誑誘南俠入島，暗設線網，拿住展昭的往事，述了一番。彼此談笑至二鼓之半，白玉堂辭了顏大人，出了書

房，前後巡查。又吩咐更夫等，務要慇懃。回轉屋內去了。

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總覺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自己暗暗詫異道：『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只得將軟靠紮縛停當，跨上石袋，彷彿預備廝殺的一般。一夜之間，驚驚恐恐，未能好生安眠。到了次日，覺的精神倦怠，飲食懶殮，而且短嘆長吁，不時的磨拳擦掌。

及至到了晚間，自己却要早些就寢。誰知躺在牀上千思萬慮，一時攢在心頭，翻來復去，反倒焦急不甯。索性賭氣子起來，穿好衣服，跨上石袋，佩了利刃，來

至院中，前後巡邏。由西邊轉到東邊，猛聽得人聲嘈雜，嚷道：『不好了！西廂房失了火了！』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過來。抬頭時見火光一片，照見正堂之上，有一人站立。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揚手打去，只聽撲哧一聲，倒而復立。白玉堂暗說『不好』！此時衆差役俱各看見，又嚷有賊，又要救火。白玉堂一眼看見雨墨在那裏指手畫腳，分派衆人，連忙趕向前來，道：『雨墨，你不護印，張羅這些做甚麼？』一句話提醒了雨墨，跑至大堂裏面一看，哎喲道：『不好了！印匣失去了！』

白玉堂不暇細問，轉身出了衙署，一直追趕下去。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白玉堂一壁趕，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擲去，却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只聽咯噠一聲，却是木器聲音。那人往前一撲，可巧跑的脚步急，收煞不住，「撲咚」嘴吃屎爬在塵埃。

白玉堂早已趕至跟前，照着腦後連脖子嚙的一下，蹀了一脚。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將手一揚，弓絃一響。白玉堂蹀脚伏身，眼光早已注定前面，那人回身揚手絃響，知有暗器，身體一蹲。那人也就湊近一步。好白玉堂，急中生智，故意的將左

手一握臉。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着傷，急奔前來。白玉堂覷定，將右手石子飛出。那人忙中有錯，忘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只聽「拍」，面上早已着了石子，哎喲了一聲，顧不得救他的夥計，負痛逃命去了。白玉堂也不追趕，就將爬伏那人按住，摸了摸脊背上却是印匣，滿心歡喜。隨即背後燈籠火把，來了多少差役；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追趕賊，故此隨後趕來幫助。見白五爺按住賊人。大家上前解下印匣，將賊人綁縛起來。只見這賊人滿臉血跡，鼻口皆腫，却是連栽帶蹶的。差役捧了印匣，押着賊人。白五爺跟隨在後，回到衙署。

此時西廂房火已撲滅，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雨墨在旁亂抖。房上之人已然拿下，却是個吹氣的皮人兒。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雨墨一眼看見，咯噔的他也不抖了。然後又見衆人推擁着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人，到了公堂之上。顏大人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人也不下跪，聲音洪亮，答道：「俺號鑽」

雲燕子，又叫坐地炮申虎。那個高大漢子，他叫神手大聖鄧車。公孫策聽了，忙問道：『怎麼你們是兩個同來的麼？』申虎道：『何嘗不是。他偷的印匣却叫我背着。』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

說話間，白五爺已到，將追賊情形，如何將申虎打倒，又如何用石子把鄧車打跑的話說了。公孫策搖頭道：『如此說來，這印匣須要打開看看，方纔放心。』白五爺聽了，眉頭一皺，暗道：『念書人這等腐氣。共總有多大的工夫，難道他打開印匣，單把印拿了去麼？若真拿去，印匣也就輕了，如何還能殼沉重呢？就是細心，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且叫他打開看了，我再奚落他一番。』卽說道：『俺是粗莽人，沒有先生這樣細心，想的周到。倒要大家看看。』回頭吩咐雨墨將印匣打開。雨墨上前解開黃袱，揭起匣蓋，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道：『不……不好咧！這……這是甚麼？』白玉堂見此光景，連忙近前一看，見黑漆漆一塊東西。伸手拿起，沉甸甸的却是一塊廢鐵。登時連急帶氣，不由的面目變色，暗暗叫着自己：

『白玉堂吓！白玉堂！你枉自聰明，如今也被人家暗算了。可見公孫策比你高了一籌。你豈不愧死？』顏查散惟恐白玉堂臉上下不來，急向前道：『事已如此，不必爲難。慢慢訪查，自有下落。』公孫策在旁，也將好言安慰。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到了此時，一語不發，惟有愧憤而已。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待我慢慢誘問申虎。顏大人會意，攜了白玉堂的手，轉後面去了。

公孫策又叫雨墨將印匣暫且包起。悄悄告訴他，第一白五爺要緊，你與大人好看守，不可叫他離了左右。雨墨領命，也就上後面去了。

公孫策吩咐差役帶着申虎，到了自己屋內。却將申虎鬆了綁縛，換上了手鐐腳鐐，却叫他坐下，以朋友之禮相待。先論交情，後講大義，嗣後便替申虎抱屈，說：『可惜你這樣一個人，竟受了人的欺哄了。』申虎道：『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如何是欺哄呢？』公孫先生笑道：『你真是誠實豪爽人，我不說明，你也不信。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如何他盜印，你背印匣呢？果然真有印，也倒罷了。』

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却叫你背着一塊廢鐵，遭了擒獲。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了麼？」申虎道：「怎麼印匣內不是印麼？」公孫策道：「何嘗是印呢。方纔公同開看，止於一塊廢鐵，印信早被鄧車拿了去了。所以你遭擒時，他連救也不救，他樂得一個人去請功呢。」幾句話說的申虎如夢方醒，登時咬牙切齒，恨起鄧車來。

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餚，陪着申虎飲酒，慢慢探問盜印的情由。申虎深恨鄧車，便吐實說道：「此事原是襄陽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要害按院大人，非盜印不可。鄧車自逞其能就討了此差，却叫我陪了他來。我以為是大家之事，理應幫助。誰知他不懷好意，竟將我陷害。我等昨晚就來了，只因不知印信放在何處。後來聽見白五爺說叫雨墨防守印信，我等聽了甚是歡喜。不想白五爺又吩咐雨墨不必忙在一時，惟恐隔牆有耳。我等深服白五爺精細，就把雨墨認准了，我們就回去了。故此今晚纔來。可巧雨墨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他在大堂的裏間，我們揣度印匣必在其中。鄧車就安設皮人，叫我在西廂房放火，為的是惑亂衆心。匆忙之際，

方好下手。果然不出所料，衆人只顧張羅救火，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登時鼎沸起來。趁此時，鄧車到了裏間，提了印匣，越過牆垣。我隨後也出了衙署。尋覓了多時，方見鄧車，他就把印匣交付於我。想來就在這個工夫，他把印拿出去了，纔放上廢鐵。可恨他爲甚麼不告訴我呢？我若早知是塊廢鐵，久已的就擲了。背着他做甚麼？也不至於遭擒了。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了。實實令人可氣可恨！」

公孫策又問道：「他們將印盜去，意欲何爲？」中虎道：「我索性告訴先生罷。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如若盜了印去，要丟在逆水泉內。」公孫策暗暗吃驚，急問道：「這逆水泉在那裏？」申虎道：「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單有一泉，水勢逆流，深不可測。若把印丟下去，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公孫策探問明白，飲酒已畢，叫人看守申虎。自己卽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一五一十將申虎的話說了。顏大人聽了，雖則驚疑，却也無可如何。

公孫策左右一看，不見了白玉堂，便問：「五弟那裏去了？」顏大人道：「剛

纔出去。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公孫策道：『噫！不該叫他一人出去。』急喚雨墨：『你到白五爺屋中，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請他快來。』雨墨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小人問白五爺伴當，說五爺換了衣服，就出去了。說上書房來了。』公孫策搖頭道：『不好了！白五弟走了。他這一去，除非有了印方肯回來；若是無印，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顏大人着急，道：『適纔很該叫雨墨跟了他去。』公孫策道：『他決意要去，就是派雨墨跟了去，他也要把他支開。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下落，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再設法將印找回。不想他竟走了。此時徒急無益，只好暗暗訪查，慢慢等他便了。』

自此日爲始，顏大人行坐不安，茶飯無心。白日盼到昏黑，昏黑盼到天亮，一連就是五天，毫無影響。急的顏大人嘆氣階聲，語言顛倒。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又要料理官務。

這日，只見外班進來稟道：『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現有手本呈上。』公孫先生接過一看，滿心歡喜。原來是南俠同定盧方四弟兄來了。連忙回了顏大人，立刻請至書房相見。外班轉身出去。公孫策迎了出來，彼此各道寒暄。獨蔣平不見玉堂迎接，心中暗暗展轉。及至來到書房，顏大人也出公座見禮。展爺道：『卑職等一來奉旨，二來相諭，特來在大人衙門供職。』要行屬員之禮。顏大人那裏肯受，道：『五位乃是欽命，而且是敝老師衙署人員，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吩咐：『看坐。只行常禮罷了。』五人謝了坐。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面帶赧顏。

盧方先問：『五弟那裏去了？』顏大人聽此一問，不但垂頭不語，更覺滿面通紅。公孫策在旁答道：『提起話長。』就將五日前鄧車盜印情由述了一遍。『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至今總未回來。』盧方等不覺大驚失色，道：『如此說來，五弟這一去別有些不妥罷？』蔣平忙攔道：『有甚麼不妥的呢。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臉上有些下不來，暫且躲避幾時。俟有了印，也就回來了。大哥不要多慮。請問先

生，這印信可有些下落？」公孫策道：「雖有些下落，只是難以求取。」蔣平道：「端的如何？」公孫又將申虎說出逆水泉的情節說了。蔣平說道：「既有下落，咱們先取印要緊。堂堂按院，如何沒得印信？但只一件，襄陽王那裏既來盜印，他必仍然暗裏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事端，須要嚴加防備方妥。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逆水泉取印，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白晝間還好，獨有夜間更要留神。」計議已定，即刻排宴飲酒，無非講論這節事體。大家喝的也不暢快。囑囑吃畢飯後，大家要歇。展爺單住了一間，盧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帶着伴當居住。

展爺晚間無事，來到公孫先生屋內閒談。忽見蔣爺進來，彼此就坐。蔣爺悄悄道：「據小弟想來，五弟這一去，凶多吉少。弟因大哥忠厚，心路兒窄，三哥又是莽鹵性子兒太急；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明日弟等取印去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爲解釋。到了夜間，展兄務要留神。我三哥是靠不得的。再者五弟吉凶，千萬不要對三哥說明。五弟儻若回來，就求公孫先生與展兄將他絆住，斷不可再叫他走。」

了。如若仍不回來，只好等我們從逆水泉回來，再作道理。』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連點頭應允。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

到了次日，盧方等別了衆人，蔣爺帶了水靠，一直竟奔洞庭而來。到了金山廟，蔣爺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瞅着害怕着急，便對盧方道：『大哥，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小弟就在此改妝。大哥在此專等，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說着話，將大衣服脫下，摺了摺，包在包裹之內，即把水靠穿妥，同定韓彰，前往逆水泉而去。

這裏盧爺提了包裹，進廟瞻仰了一番。原來是五顯財神廟。將包裹放在供桌上，轉身出來，坐在門檻之上，觀看山景。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洩機——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忽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張，見了盧方，說道：『救人吓！救人吓！』說着話，邁步跑進廟去了。盧方纔待要問。又見後面有一人穿着軍卒服色，口內胡言亂道，追趕前來。盧方聽了，不由的氣往上撞，迎面將掌一幌，脚下一踢，那軍卒栽倒在地。盧方趕步，脚踏胸膛，喝道：『你這厮擅自追趕良家婦女，意欲何爲？講！』說罷，揚拳要打。那軍卒道：『你老爺不必動怒，小人實說。小人名叫劉立保，在飛叉太保鍾大王寨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只因前

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了一個罈子，裏面裝定一位英雄的骨殖，說此人姓白名叫玉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盜去，因此交給我們大王。我們大王說，這位姓白的是個義士好朋友，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峯嶺下。今日又派我帶領一十六個僕僮抬了祭禮前來，與姓白的上墳。小人因出恭，落在後面，恰好遇見這個婦人。小人以為幽山荒僻，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兒，並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事情，你老聽明白了？」劉立保一壁說話，一壁偷眼懸盧方。見盧方愣愣忡忡，不言不語，彷彿出神，忘其所以，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見。劉立保暗道：「這位別有甚麼症候罷？我不趁此時逃走，還等甚麼？」輕輕從盧方的脚下滾出，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僕僮去了。

到了那裏，見衆人將祭禮擺妥，單等劉立保。劉立保也不說長，也不道短，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衆人同聲道：「一來奉上命差遣，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子。來，來，來，大家行個禮兒，也是應當的。」衆人跪倒，剛磕下頭去。只聽劉

立保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衆人覺的詫異，道：『行禮使得。哭他何益？』劉立保不但哭，嘴裏還數數落落的道：『白五爺吓！我的白五爺！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差一點兒沒叫人把我毀了。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默佑保護，小人方纔得脫。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大約我這劉立保保不住，叫人家湊了活了。哎呀！我那有靈有聖的白五爺呀！』衆人聽了不覺要笑，只得上前相勸。好容易方纔住聲。衆人原打算祭奠完了，大家團團圍住，一吃一喝。不想劉立保餘慟尙在。衆人見頭兒如此，只得仍將祭禮裝在食盒裏面，大家抬起。也有抱怨的，辛苦了這半天連個祭餘也沒嚐着；也有納悶的，劉立保今兒受了誰的氣來到這裏借此發洩呢？俱各猜不出是甚麼緣故。

劉立保眼尖見那邊來了幾個獵戶，各持兵刃，知道不好，他便從小路兒溜之乎也。這裏僂儻抬着食盒，冷不防劈叉拍叉一陣亂響，將食盒傢伙砸了個稀爛。其中有兩個獵戶，一個使棍，一個托叉，問道：『劉立保那裏去了？』衆僂儻中有認的

二人的，便說道：『陸大爺，魯二爺，這是怎麼說？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爲何將傢伙俱各打碎？我們如何回去交差呢？』只聽使棍的道：『你等休來問俺。俺只問你，劉立保在那裏？』僕儂道：『他早已從小路逃走，大爺找他則甚？』使棍的冷笑道：『好吓！他竟逃走了，便宜這廝。你等回去上覆你家大王。問他這洞庭之內，可有無故劫掠良家婦女的規矩麼？而且他敢邀截俺的妻小，是何道理？』衆僕儂聽了，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大約方纔慟哭，想來是已然受了委屈了。便向前央告道：『大爺二爺不要動怒，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將他重處，實實不干小人們之事。』使叉的還要掄叉動手，使棍的攔住道：『賢弟休要傷害他等。且看鍾大王素日情面。』又對衆僕儂道：『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你等回去，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廝鬧。且饒恕爾等去罷。』衆僕儂抱頭鼠竄而去。

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使棍的姓陸名彬，使叉的姓魯名英。方纔那婦人便是陸彬之妻，魯英之姊，一身好武藝，時常進山搜羅禽獸。因在山上就看見一羣僂僂上山，他便急急藏躲，惟恐叫人看見，不甚雅和。俟衆僂僂過去，他纔慢慢下山，意欲歸家，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魯氏故意的驚慌，將他誘下，原要用袖箭打他，以戒下次。不想來至五顯廟前，一眼看見盧方，倒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吓！救人吓！』盧大爺方把劉立保踢倒。這婦人也就回家告訴陸魯二人。所以二人提了利刃，帶了四個獵戶前來，要拿劉立保出氣。誰知他早已脫逃。只得找尋那紫面大漢。先到廟中尋了一遍，見供桌上有個包裹，却不見人。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只聽那邊獵戶道：『在這裏呢。』陸魯二人急急趕至樹後，見盧方一張紫面，滿部鬚髯，身材凜凜，氣概昂昂，不由的暗暗羨慕。連忙上前致謝道：『多蒙恩公救拔，我等感激不盡，請問尊姓大名。』

誰知盧方自從聽了劉立保之言，一時慟澈心髓，迷了本性，信步出廟，來至樹

林之內，全然不覺。如今聽陸魯二人之言，猛然還過一口氣來，方纔清醒，不肯說出名姓，含糊答道：『些須小事，何足挂齒。請了。』陸魯二人見盧方不肯說出名姓，也不便再問。欲邀到莊上酬謝。盧方答道：『因有同人在山下相等，礙難久停。改日再爲拜訪。』說罷，將手一拱，轉身竟奔逆水泉而來。

此時已有昏暮之際。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片火光，旁有一人往下注視。及至切近，却是韓彰。便悄悄問道：『二弟，怎麼樣了？』韓彰道：『四弟已然下去二次，言下面極深極冷，寒氣澈骨，不能多延時刻；所以用乾柴烘着，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二來借火光水中以作眼目。大哥脚下立穩着，再往下看。』盧方登住頑石，往泉下一看。但見碧澄澄迴環來往，浪滾滾上下翻騰，那一股冷颼颼寒氣侵人的肌骨。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寒噤，道：『了不得！了不得！這樣寒泉逆水，四弟如何受得？尋不着印信，性命却是緊要。怎麼好！怎麼好！四弟吓，四弟。摸的

着，摸不着，快些上來罷！你若再不上來，我兄先就禁不起了。」嘴裏說着，身體已然打起戰來，連牙齒咯咯抖的山響。韓彰見盧方這番光景，惟恐有失，連忙過來攙住，道：『大哥且在那邊向火去。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盧方那裏肯動，兩隻眼睛直勾勾的往水裏緊懸。半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見蔣平剛然一冒，被逆水一滾，打將下去。轉來轉去，一連幾次，好容易扒住沿石，將身體一長，出了水面。韓彰伸手接住，將身往後一仰，用力一提，這纔把蔣平拉將上來，撿到火堆烘烤暖寒。遲了一會，蔣平方說出話來，道：『好利害！好利害！若非火光，險些兒心頭迷亂了。小弟被水滾的已然力盡筋疲了。』盧方道：『四弟吓，印信雖然要緊，再不要下去了。』蔣平道：『小弟也不下去了。』回手在水靠內掏出印來，道：『有了此物，我還下去做甚麼？』

忽聽那邊有人答道：『三位功已成了，可喜可賀。』盧方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陸魯兄弟，連忙執手，道：『二位爲何去而復返？』陸彬道：『我等因恩

公竟奔逆水泉而來，甚不放心，故此悄悄跟隨。誰知三位特爲此事到此。果然這位本領高強。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蔣平此時却將水靠脫下，問道：『大哥，小弟很冷，我的衣服呢？』盧方道：『喲！放在五顯廟內了。這便怎處？賢弟且穿愚兄的。』說罷，就要脫下。蔣平攔道：『大哥不要脫。你老的衣服，小弟如何穿的起來。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只見魯英早已脫下衣服來，道：『四爺且穿上這件罷。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回莊去了。』陸彬道：『再者天色已晚，請三位同到敵莊略爲歇息，明早再行如何呢？』盧方等只得從命。

蔣平問道：『貴莊在那裏？』陸彬道：『離此不過二里之遙，名叫陳起望，便是舍下。』說罷，五人離了逆水泉，一直來到陳起望。相離不遠，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火光之下看去，好一座莊院，甚是曠闊齊整，而且莊丁人烟不少。進了莊門，來在待客廳上，極其宏廠煊赫。陸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與蔣平換了

衣服。轉眼間已擺上酒餚，大家敘坐。方纔細問姓名，彼此一一說了。陸魯二人本久已聞名，不能親近，如今見了，曷勝敬仰。陸彬道：『此事我弟兄早已知道。只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此人姓雷，他把盜印之事述說一番，弟等不勝驚駭。本要攔阻，不想他已將印信摺在逆水泉內纔到敝莊。我等將他埋怨不已，陳說利害，他也覺的後悔。惜乎事已做成，不能更改。自他去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蔣爺道：『豈敢，豈敢。請問這姓雷的，不是單名一個英字，在府衙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可是麼？』陸彬道：『正是，正是。四兄如何認得？』蔣平道：『小弟也是聞名，却未會面。』

盧方道：『請問陸兄，這裏可有個九截松五峯嶺麼？』陸彬道：『有。就在正南之上。盧兄何故問他？』盧方聽見，不由的落下淚來，就將劉立保說的言語叙明。說罷，痛哭。韓蔣二人聽了，驚疑不止。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連忙遮掩

道：『此事恐是訛傳，未必是真。若果有此事，按院那裏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據小弟看來，其中有詐。俟明日回去，小弟細細探訪就明白了。』陸魯二人見蔣爺如此說，也就勸盧方道：『大哥不要傷心。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焉知不是訛傳呢？俟〔四〕兄打聽明白，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盧方聽了也就無可如何。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也不便痛哭流涕的，只得止住淚痕。

蔣平就將此事岔開。問陸魯如何生理。陸彬道：『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爲生。我這鄉鄰有捕魚的，有打獵的，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三人聽了，知他二人是丁家弟兄一流人物，甚是稱羨。酒飯已畢，大家歇息。三人心內有事，如何睡不着。到了五鼓，便起身別了陸魯弟兄，離了陳起望。那敢耽延，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見了顏大人，將印呈上。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更有個雨墨暗暗念佛，慇懃懃，盡心服侍。

盧方便問：『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麼？』公孫策道：『仍是毫無影響。』盧方

連聲歎氣，道：『如此看來，五弟死矣！』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顏大人尚未聽完，先就哭了。蔣平道：『不必猶疑。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看是如
何。』

要知白玉堂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急急奔到八寶莊找着了雷震。恰好雷英在家。聽說蔣爺到了，子父一同出迎。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雷震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寒暄敘罷。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雷英歎道：『說來實在可慘可傷。』便一長一短說出。蔣爺聽了，哭了個哽氣倒噎，連雷震也爲之掉淚。

這段情節不好說，不忍說，又不能不說。你道白玉堂端的如何？自那日改了行

妝，私離衙署，找了個小廟存身，却是個小天齊廟。自己暗暗思索道：『白玉堂英名一世，歸結却遭了別人的暗算，豈不可氣可恥。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難道奸王的盟書我就不敢盜麼？前次沈仲元雖說銅網陣的利害，他也不過說個大概，並不知其中的底細，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如何能設處處有線索，步步有消息呢？但有存身站腳之處，我白玉堂仗着一身武藝，也可以支持得來。儻能盟書到手，那時一本奏上當今，將奸王叅倒，還愁印信沒有麼？』越思越想，甚是得意。

到了夜間二鼓之時，便到了木城之下。來過兩次，門戶已然看慣，毫不介意。端詳了端詳，就由坎門而入。轉了幾個門戶，心中不耐煩，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縱來。凡有不通閉塞之處，也不尋門，也不找戶，將如意縱拋上去，用手理定絨繩，便過去。一連幾處，皆是如此，更覺爽快無阻。心中暢快，暗道：『他雖然設了疑陣，其奈我白玉堂何？』越過多少板牆，便看見冲霄樓。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自己犯想道：『前次沈仲元說過，樓梯在正北。我且到樓梯看看。』順着臺

基，繞到樓梯一看，果與馬道相似。纔待要上，只見有人說道：『甚麼人？病太歲張華在此。』嗖的一刀砍來。白玉堂也不招架，將身一閃，刀却砍空。張華往前一撲，白玉堂就勢一脚。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刀已落地。白玉堂趕上一步，將刀一拿，覺着甚是沉重壓手，暗道：『這小子好大力氣。不然，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

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他却另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分量極大。他只顧圖了結實，却忘了自己使他不動。自從打了此刀之後，從未對壘廝殺，不知兵及累手。今日猛見有人上梯，出其不意，他儘力的砍來。却好白爺靈便，一閃身，他的刀砍空。力猛刀沉，是刀把他累的，往前一撲。再加上白爺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擲刀，栽下去的理呢？

且說白爺提着笨刀，隨後趕下，照着張華的哽嚔，將刀不過往下一按。真是兵

刃沉重的好處，不用費力，只聽撲哧的一聲，刀會自己把張華殺了。白玉堂暗道：『兵刃沉了也有趣兒，殺人真能省勁兒。』

誰知馬道之下，鐵門那裏，還有一人，却是小瘟瘟徐敵。見張華喪命，他將身一閃，進了鐵門，暗暗將索簧上妥，專等拿人的。白玉堂那裏知道，見樓梯無人攔攔，攜着笨刀，就到了冲霄樓上。從欄杆往上觀瞧，其高非常。又見樓却無門，依然八面牕櫺，左尋右找，無門可入。一時性起，將笨刀順着牕縫，往上一撬一撬。不多的工夫，牕戶已然離槽。白爺滿心歡喜，將左手把住牕櫺，右手再一用力，牕戶已然落下一扇，順手輕輕的一放。樓內已然看見，却甚明亮，不知光從何生。回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往樓內一擲。側耳一聽，咕嚕嚕石子滾到那邊不響了，一派木板之聲。白玉堂聽了放心，將身一躍，上了牕戶臺兒，却將笨刀往下一探，果真是實在的木板。輕輕躍下，來至樓內，脚尖滑步，却甚平穩。往亮處奔來一看，又是八面小小牕櫺，裏面更覺光亮，暗道：『大約其中必有埋伏。我既來到此處，焉

有不看之理。』又用笨刀將小牕略略的一擡，誰知小牕隨手放開。白玉堂舉目留神。原來是從下面一縷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毬，此光直射至中樑之上，見有絨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匣。暗道：『原來盟書在此。』這句話尙未出口，覺得脚下一動。纔待轉步，不由將笨刀一扔，只聽咕嚕一聲，滾板一翻。白爺說聲：『不好！』身體往下一沉，覺得痛徹心髓。登時從頭上至脚下，無處不是利刃，周身已無完膚。只見一陣鑼聲亂響，人聲嘈雜，道：『銅網陣有了人了。』其中有一人高聲道：『放箭！』耳內如聞飛蝗驟雨，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般，早已動不了的了。這人又吩咐：『住箭！』弓箭手下去，長鎗手上來。打來火把照着。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慢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小瘟瘟徐敵滿心得意，吩咐：『拔箭。』血肉狼籍，難以注目。將箭拔完之後，徐敵仰面觀視。不防有人把滑車一拉，銅網往上一起，那把笨刀就落將下來，不歪不斜，正砍在徐敵的頭上，把個腦袋平分兩半，一張嘴往兩下裏一咧，一邊是「哎」，一邊是「呀」，連乖乖也給了他了。身體往

後一倒，也就「嗚呼哀哉」了。

衆人見了，不敢怠慢，急忙來到集賢堂。此時奸王已知銅網有人，大家正在議論。只見來人稟道：「銅網不知打住何人。從網內落下一把笨刀來，將徐敞砍死。」

奸王道：「雖然銅網打住一人，不想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又不知此人是誰？孤家倒要看看去。」衆人來至銅網之下，吩咐將死屍骸抖下來，已然是塊血餅，如何認得出來。旁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道：「這是甚麼物件？」伸手拿起，裏面尙有石子。這石袋未傷，是笨刀擋住之故。沈仲元駭目驚心，暗道：「五弟吓！五弟！你爲何不聽我的言語，竟自遭此慘毒？好不傷感人也！」只聽鄧車道：「千歲爺萬千之喜。此人非別個，他乃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玉堂，除他並無第二個用石子的，這正是顏查散的幫手。」奸王聽了，心中歡喜。因此用罈子盛了尸首，次日送到軍山交給鍾雄掩埋看守。

前次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如今蔣爺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不由的痛哭。雷震在旁拭淚，勸慰多時。蔣爺止住傷心，又問道：『賢弟，現今奸王那裏作何計較？務求明以告我，幸勿吝教。』雷英道：『奸王雖然謀爲不軌，每日以歌童舞女爲事，也是個聲色貨利之徒。他此時刻刻不忘的，惟有按院大人，總要設法將大人陷害了，方合心意。恩公回去稟明大人，務要晝夜留神方好。再者，恩公如有用着小可之時，小可當效犬馬之勞，決不食言。』蔣爺聽了，深深致謝。辭了雷英父子，往按院衙門而來。暗暗忖道：『我這回去，見了我大哥，必須如此如此，索性叫他老死場地的痛哭一場，省得懸想出病來，反爲不美。就是這個主意。』

不多時，到了衙中。剛到大堂，見雨墨從那邊出來，便忙問道：『大人在那裏？』雨墨道：『大人同衆位俱在書房，正盼望四爺呢。』蔣爺點頭，轉過二堂，便看見了書房。他就先自放聲大哭，道：『噯呀！不好了！五弟叫人害了！死的好不慘苦吓！』一壁嚷着，一壁進了書房。見了盧方，伸手拉住，道：『大哥，五弟

真個死了也。』盧方聞聽，登時昏暈過去。韓彰徐慶連忙扶住，哭着呼喚。展爺在旁，又是傷心，又是勸慰。不料顏查散那裏瞪着雙睛，口中叫了一聲『賢弟呀！』將眼一翻，往後便仰。多虧公孫先生扶住。却好雨墨趕到，急急上前，也是亂叫。此時書房就如孝棚一般，哭的叫的，忙在一處。好容易，盧大爺哭了出來，蔣四爺等放心。展爺又過來照看顏大人，幸喜也還過氣來。這一陣悲啼，不堪入耳。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到了此時，反要百般的解勸。

盧大爺痛定之後，方問蔣平道：『五弟如何死的？』蔣平道：『說起咱五弟來，實在可憐。這也是他素日陰毒刻苦，所以遭此慘亡。』便將悞落銅網陣遭害的原由說了。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分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後來索性要不活着了，要跟了老五去。急的個實心的盧方，倒把他勸解了多時。徐慶粗豪直爽人，如何禁的住揉磨，連說帶嚷，道：『四弟，你好胡鬧！人死不能復生，也是五弟命短。只是哭他，也是無益。與其哭他，何不與他報仇呢？』衆人道：『還是三弟想的

開。』此時顏大人已被雨墨攙進後面歇息去了。

忽見外班拿進一角文書，是襄陽王那裏來的官務。公孫先生接來，拆開看畢，道：『你叫差官略等一等，我這裏即有回文答覆。』外班回身出去傳說。公孫策對衆人道：『他這文書不是爲官務而來。』衆人道：『不爲官事，却是爲何？』公孫策道：『他因這些日不見嚙們衙門有甚麼動靜。故此行了文書來，我這裏必須答覆。他明是移文，暗裏却打聽印信消息而來。』展爺道：『這有何妨。如今有了印信，還愁甚麼答覆麼？』蔣平道：『雖則如此。他若看見有了印信，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公孫策點頭，道：『四弟慮的是極。如今且自答了回文，我這裏嚴加防備就是了。』說罷按着原文答覆明白，叫雨墨請出印來用上，外面又打了封口，交付外班，即交原差領回。

官務完畢之後，大家擺上酒飯，仍是盧方首座，也不謙遜，大家團團圍坐。只

見盧方無精打彩，短歎長吁，連酒也不沾唇，却一汪眼淚泡着眼珠兒，何會是個乾。大家見此光景，俱各悶悶不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自己把着一壺酒，左一杯，右一盞，彷彿拿酒煞氣的一般。不多會，他就醉了，先自離席，一邊躺着去了。衆人因盧方不喝不吃，也就說道：『大哥如不耐煩，何不歇息歇息呢？』盧方順口說道：『既然如此，衆位賢弟，恕劣兄不陪了。』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

這裏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商議事體。蔣平又將雷英說奸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話說了。公孫策道：『我也正爲此事躊躇。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奸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他如何肯善罷干休呢？咱們如今有個道理。第一，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不消說了，是展大哥的責任。甚麼事展兄全不用管，就只保護大人要緊。第二，盧大哥身體欠爽，一來要人服侍，二來又要照看。此差交給四弟。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如此如此。儻有意外之事，隨機應變，管保諸事不至遺漏。衆位弟兄想想如何呢？』展爺等聽了，道：『很好。就是如此料理』

罷。』酒飯已畢。展爺便到後面，看了看顏大人，又到前面，瞧了瞧盧大爺，兩下裏無非俱是傷心，不必細表。

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來至衙中，問了問奸王正同衆人在集賢堂內，卽刻來至廳前。進了廳房，將回文呈上。奸王接來一看，道：『噯呀！按院印信既叫孤家盜來，他那裏如何仍有印信？豈有此理？事有可疑。』說罷，將回文遞與鄧車。鄧車接來一看，不覺的滿面通紅，道：『啓上千歲。小臣爲此印原非容易，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一句話提醒了奸王，立刻吩咐：『快拿雷英來。』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按院——神手大聖暗中機謀

且說襄陽王趙爵因見回文上有了印信，追問鄧車。鄧車說：『必是送印之人舞弊。』奸王立刻將雷英喚來，問道：『前次將印好好交代託付於你，你送往那裏去了？』雷英道：『小臣奉千歲密旨，將印信小心在意擲在逆水泉內；並見此泉水勢洶湧，寒氣凜冽。王爺因何追問？』奸王道：『你既將印信擲在泉內，爲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說罷，將回文扔下。雷英無奈從地下拾起一看，果見印信光明，毫無錯謬，驚的無言可答。奸王大怒道：『如今有人扳你送印作弊，快快與我據實說』

來。』雷英道：『小臣實實將印送至逆水泉內，如何擅敢作弊？請問千歲，是誰說來？』奸王道：『方纔鄧車說來。』

雷英聽了，暗暗發恨。心內一動，妙計即生，不由的冷笑道：『小臣只道那個說的，原來是鄧車。小臣啓上千歲，小臣正爲此事心中犯疑。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門生，智略過人，而且他那衙門裏能人不少，如何能殼輕易的印信叫人盜去？必是將真印藏過，故意的設一方假印，被鄧車盜來，他以爲幹了一件少一無二的奇功。誰知今日真印現出，不但使小臣徒勞無益，額外還擔個不白之冤，兀的不委屈死人了。』一席話說的個奸王點頭不語。鄧車羞愧難當，真是羞惱便成怒。一聲怪叫道：『哎喲！好顏查散！你竟敢欺侮俺麼！俺合你誓不兩立。』雷英道：『鄧大哥不要着急。小弟是據理而論。你既能以廢鐵倒換印信，難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換上假的麼？事已如此，須要大家一同商議商議方好。』鄧車道：『商議甚麼！俺如今惟有殺了按院，以洩欺侮之恨。別不及言。有膽量的隨俺走走吓！』只見沈仲元

道：『小弟情願奉陪。』奸王聞聽，滿心歡喜。就在集賢堂擺上酒餚，大家暢飲。到了初鼓之後，鄧車與沈仲元俱各改扮停當，辭了奸王，竟往按院衙門而來。路途之間計議明白：鄧車下手，沈仲元觀風。及至到了按院衙門，鄧車往左右一看，不見了沈仲元；並不知他何時去的，心中暗道：『他方纔還合我說話，怎麼轉眼間就不見了呢？哦！是了！想來他也是個畏首畏尾之人，瞧不得素常誇口，事到頭來也不自由了。且看鄧車的能爲。俟成功之後，再將他極力的奚落一場。』

想罷，縱身越牆，進了衙門。急轉過二堂，見書房東首那一間燈獨明亮。躡足潛踪，悄到牕下，濕破牕紙，覷眼偷看。見大人手執案卷，細細觀看，而且時常掩卷犯想。雖然穿着便服，却是端然正坐。旁邊連雨墨也不伺候。鄧車暗道：『看他這番光景，却像個與國家辦事的良臣，原不應將他殺却。奈俺老鄧要急於成功，就說不得了。』便奔到中間門邊一看，却是四扇榻扇，邊榻有鎖鎖着，中間兩扇關閉。用手輕輕一撼，却是豎着立栓。回手從背後抽出刀來，順着門縫將刀伸進，右

腕一挺勁，刀尖就扎在立栓之上。然後左手按住刀背，右手只用將腕子往上一拱，立栓的底下已然出槽。右手又往傍邊一擺，左手往下一按，只聽咯噹的一聲，立柱落實。輕輕把刀抽出，用口啣住。左右手把住了榻扇，一邊往懷裏一帶，一邊往外一推，微微有些聲息，吱溜溜便開開了一扇。鄧車回手攏住刀靶，先伸刀，後伏身，斜跨而入。卽奔東間的軟簾，用刀將簾一挑，呼的一聲，脚下邁步，手舉鋼刀，只聽咯噹一聲。鄧車口說：『不好！』磨轉身往外就跑。早已聽見嘩哪一聲。又聽見有人道：『三弟放手，是我！』噗哧的一聲，隨後就追出來了。

你道鄧車如何剛進來就跑了呢？只因他擺栓之時，韓二爺已然諄諄注視。見他將門推開，便持刀下來。尙未立穩，鄧車就進來了。韓二爺知他必奔東間，却搶步先進東間。及至鄧車掀簾邁步舉刀，韓二爺的刀已落下。鄧車借燈光一照，卽用刀架開，「咯噹」轉身出來，迫忙中將桌上的蠟燈嘩啣碰在地下。此時三爺徐慶赤着

雙足仰臥在牀上，酣睡不醒，覺得脚下後跟上有人咬了一口，猛然驚醒，跳下地來就把韓二爺抱住。韓二爺說：『是我！』一摔身。恰好徐三爺脚踏着落下蠟燈的蠟頭兒一滑，脚下不穩，爬伏撲哧在地。

誰知看案卷的不是大人，却是公孫先生。韓爺未進東間之先，他已溜了出來。却推徐爺，又恐徐爺將他抱住。見他赤着雙足，沒奈何纔咬了他一口。徐爺這纔醒了。因韓二爺摔脫追將出去，他却跌倒的快當，爬起來的剪絕，隨後也就呱呱呱呱追了出來。

且說韓二爺跟定鄧車，躡房越牆，緊緊跟隨，忽然不見了。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正然納悶。猛聽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榆樹後頭藏不住，你藏在松樹後頭罷。』韓二爺聽了，細細往那邊觀瞧，果然有一棵榆樹，一棵松樹。暗暗道：『這是何人呢？明是告訴我這賊在榆樹後面。我還發什麼？』想罷，竟奔榆樹而

來。果真鄧車離了榆樹，又往前跑。韓二爺急急墊步緊趕，追了個嘴尾相連，差不了兩步，再也趕不上。

又聽見有人叫道：『鄧大哥！鄧大哥！你跑只管跑，小心着暗器呀！』這句話却是沈仲元告訴韓彰防着鄧車的鐵彈。不想提醒了韓彰，暗道：『是呀！我已離他不遠，何不用暗器打他呢？這個朋友真是傍觀者清。』想罷，左手一撐，將弩箭上上。把頭一低，手往前一點。這邊「噲」，那邊「拍」，又聽「噯呀」。韓二爺已知賊人着傷，更不肯捨。誰知鄧車肩頭之上中了弩箭，覺得背後發麻，忽然心內一陣惡心。暗說：『不好，此物必是有毒。』又跑了有一二里之遙，心內發亂，頭暈眼花，翻筋斗栽倒在地。韓二爺已知藥性發作，賊人昏暈過去，脚下也就慢慢的走了。

只聽背後呱咕呱咕的亂響，口內叫道：『二哥！二哥！你老在前面麼？』韓二爺聽聲音是徐三爺，連忙答道：『三弟！劣兄在此。』說話間，徐慶已到，說：

『怪道那人告訴小弟，說二哥往東北追下來了，果然不差。賊人在那裏？』韓二爺道：『已中劣兄的暗器栽倒了。但不知暗中幫助的却是何人？方纔劣兄也虧了此人。』二人來至鄧車跟前。見他四肢扎煞，躺在地下。徐爺道：『二哥將他扶起，小弟背着他。』韓彰依言，扶起鄧車，徐慶背上，轉回衙門而來。走不多幾步，見有燈光明亮，却是差役人等前來接應。大家上前，幫同將鄧車抬回衙去。

此時公孫策同定盧方蔣平俱在大堂之上立等。見韓彰回來，問了備細，大家歡喜。不多時，把鄧車抬來。韓二爺取出一丸解藥，一半用水研開灌下，一半拔出箭來，敷上傷口。公孫先生即分付差役拿了手鐲腳鐐，給鄧車上好，容他慢慢甦醒。遲了半晌，只聽鄧車口內嘟嘟囔囔道：『姓沈的！你如何是來幫俺，你直是害我來了。好吓！氣死俺也！』噯呀了一聲，睜開二目往上一看，上面坐着四五個人，明燈亮燭，照如白晝。即要轉動，覺着甚不得力。低頭看時，腕上有鐲，脚下有鐐。自己

又一犯想，還記得中了暗器，心中一陣迷亂，必是被他們擒獲了。想至此，不由的五內往上一翻，咽喉內按捺不住，將口一張，哇的一聲，吐了許多綠水涎痰。胸膈雖覺亂跳，却甚明白清爽。他却閉目，一語不發。

忽聽耳畔有人喚道：『鄧朋友，你這時好些了？你我作好漢的，決無兒女情態。到了那裏說那裏的話。你若有膽量，將這杯煖酒喝了；如若疑忌害怕，俺也不強讓你。』鄧車聽了，將眼一睜開看時，見一人身形瘦弱，蹲在身旁，手擎着一杯熱騰騰的黃酒。便問道：『足下何人？』那人答道：『俺蔣平特來敬你一杯。你敢喝麼？』鄧車笑道：『原來是翻江鼠。你這話欺俺太甚！即被你擒來，刀斧尚且不怕，何況是酒？縱然是砒礮毒藥，俺也要喝的。何懼之有！』蔣平道：『好朋友！真正爽快。』說罷，將酒盃送至唇邊。鄧車張開口，一飲而盡。又見過來一人道：『鄧朋友，你我雖有嫌隙，却是道義相通，各爲其主。何不請過來大家坐談呢？』鄧車仰面看時，這人不是別人，就是在燈下看案卷的假按院，心內展轉道：『敢則』

他不是顏按院？如此看來，竟是遭了他們圈套了。」便問道：「尊駕何人？」那人道：「在下公孫策。」回手又指盧方道：「這是鑽天鼠盧方大哥，這是徹地鼠韓彰韓二哥，那邊是穿山鼠徐慶徐三哥。還有御貓展大哥在後面保護大人，已命人請去了，少刻就到。」鄧車聽了道：「這些朋友，俺都知道。久仰，久仰。既承台愛，俺到要隨喜隨喜了。」蔣爺在傍伸手將他攙起，唏噓嘩唧蹭到桌邊，也不謙遜，剛要坐下，只見展爺從外面進來，一執手道：「鄧朋友，久違了！」鄧車久已知道展昭，無可回答，止于說道：「請了。」展爺與大眾見了。彼此就坐，伴當添杯換酒。鄧車到了此時，講不得碣磣，只好兩手捧杯，縮頭而飲。

只聽公孫先生問道：「大人今夜睡得安穩麼？」展爺道：「略覺好些，只是思念五弟，每每從夢中哭醒。」盧方聽了，登時落下淚來。忽見徐慶瞪起雙睛，擦摩兩掌，立起身來道：「姓鄧的！你把俺五弟如何害了？快快說來。」公孫策連忙說道：「三弟，此事不關鄧朋友相干，休要錯怪了人。」蔣平道：「三哥，那全是奸

王設下圈套。五弟爭強好勝，自投羅網。如何抱怨得別人呢？」韓爺也在傍攔阻。展爺知道公孫先生要探問鄧車；惟恐徐慶攪亂了事體，不得實信，只得張羅換酒，用言語岔開。徐慶無可如何，仍然坐在那裏，氣忿忿的一語不發。

展爺換酒斟畢。方慢慢與公孫策你一言我一語套問鄧車，打聽襄陽王的事件。鄧車原是個卑鄙之人，見大家把他朋友相待，他便口不應心的說出實話來。言：『襄陽王所仗的是飛叉太保鍾雄爲保障；若將此人收伏，破襄陽王便不難矣。』公孫策套問明白，天已大亮，便派人將鄧車押至班房，好好看守。大家也就各歸屋內，略爲歇息。

且說盧方回至屋內，與三個義弟說道：『愚兄有一事與三位賢弟商議。想五弟不幸遭此荼毒，難道他的骨殖，就擱在九截松五峯嶺不成？劣兄意欲將他骨殖取來，送回原籍。不知衆位賢弟意下如何。』三人聽了，同聲道：『正當如此，我等

也是這等想。』只見徐慶道：『小弟告辭了。』盧方道：『三弟那裏去？』徐慶道：『小弟盜老五的骨殖去。』盧方連忙搖頭道：『三弟去不得。』韓彰道：『三弟太莽撞了。就去，也要大家商議明白，當如何去法。』蔣平道：『據小弟想來，裏陽王既將骨殖交付鍾雄，鍾雄必是加意防守。事情若不預料，恐到了臨期有了疎虞，反爲不美。』盧方點頭道：『四弟所論甚是。當如何去法呢？』蔣平道：『大哥身體有些不爽，可以不去。叫二哥替你老去。三哥心急性燥，此事非冲鋒打仗可比，莫若小弟替三哥去。大哥在家也不寂寞，就是我與二哥同去也有幫助。大哥想想如何？』盧方道：『很好。就這樣罷。』徐慶睨了蔣平一眼，也不言語。只見伴當拿了杯箸放下，弟兄四人就坐。盧方又問：『二位賢弟幾時起身？』蔣平道：『此事不必匆忙，後日起身也不爲遲。』商議已畢，飲酒用飯。

不知他等如何盜骨，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愕徐慶拜求展熊飛——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且說盧方自白玉堂亡後，每日茶飯無心，不過應個景兒而已。不多時，酒飯已畢，四人閒坐。盧方因一夜不曾合眼，便有些困倦，在一旁和衣而臥。韓彰與蔣平二人計議如何盜取骨殖，又張羅行李馬匹。獨獨把個愕爺撇在一邊，不瞅不睬，好生氣悶，心內輾轉道：『同是結義弟兄，如何他們去得，我就去不得呢？難道他們盡弟兄的情長，單不許我盡點心麼？豈有此理！我看他們商量的得意，實實令人可氣。』站起身來，出了房屋，便奔展爺的單間而來。

剛然進屋，見展爺方纔睡醒，在那裏擦臉。他也不管事之輕重，撲翻身跪倒道：『噯呀！展大哥吓！委屈煞小弟了。求你老幫扶幫扶吓！』說罷，痛哭。倒把展爺唬了一跳，連忙拉起他道：『三弟，這是爲何？有話起來說。』徐慶更會撒潑，一壁抽着，一壁說道：『大哥，你老若應了幫扶小弟，小弟方纔起來；你老若不應，小弟就死在這裏了！』展爺道：『是了。劣兄幫扶你就是了。三弟快些起來講。』徐慶又磕了一個頭，道：『大哥應了，再無反悔。』方立起身來，拭去淚痕，坐下道：『小弟非爲別事，求大哥同小弟到五峯嶺走走。』展爺道：『端的爲着何事？』徐慶便將盧方要盜白玉堂的骨殖說了一遍。『他們三個怎麼拿着我不當人，都說我不好。我如今偏要賭賭這口氣。沒奈何，求大哥幫扶小弟走走。』展爺聽了，暗暗思忖道：『原來爲着此事。我想蔣四弟是個極其精細之人，必有一番見解。而且盜骨是啞密之事，似他這鹵莽性烈，如何使得呢？若要不去，已然應了他，又不好意思。而且爲此事屈體下禮，說不得了，好歹只得同他走走。』便問

道：『三弟幾時起身？』徐慶道：『就在今晚。』展爺道：『如何恁般忙呢？』徐慶道：『大哥不曉得，我二哥與四弟定於後日起身。我既要賭這口氣，須早兩天。及至他們到時，咱們功已成了。那時方出這口惡氣。還有一宗，大哥千萬不可叫二哥四弟知道。晚間我與大哥悄悄的一溜兒，急急趕向前去，方妙。』展爺無奈，只得應了。徐慶立起身來道：『小弟還到那邊照應去。大哥暗暗收拾行李器械馬匹。起身以前，在衙門後牆專等。』展爺點頭。

徐慶去後，展爺又好笑又後悔。笑是笑他粗鹵，悔是不該應他。事已如此，無可如何，只得叫過伴當來，將此事悄悄告訴他，叫他收拾行李馬匹。又取過筆硯來，寫了兩封字兒藏好。然後到按院那裏看了一番，又同衆人吃過了晚飯。看天已昏黑，便轉回屋中，問伴當道：『行李馬匹俱有了？』伴當道：『方纔跟徐爺伴當來了，說他家爺在衙門後頭等着呢。將爺的行李馬匹也攏在一處了。』展爺點了點頭，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個字柬來道：『此柬是給公孫老爺的，此柬是給蔣四爺的。』

你在此屋等着，候初更之後再將此字送去，就交與跟爺們的從人，不必面遞。交代明白，急急趕赴前去。我們在途中慢慢等你。這是怕他們追趕之意，省得徐三爺抱怨於我。」伴當一一答應。

展爺却從從容容出了衙門，來至後牆，果見徐慶與伴當拉着馬匹，在那裏張望，上前見了。徐慶問道：「跟大哥的人呢？」展爺道：「我叫他隨後來，惟恐同行叫人犯疑。」徐慶道：「很好。小弟還忘了一事，大哥只管同我的伴當慢慢前行。小弟去去就來。」說罷，回身去了。

且說跟展爺的伴當，在屋內候至起更，方將字柬送去。蔣爺的伴當接過字柬，來到屋內一看，只見盧方仍是和衣而臥，韓彰在那裏吃茶，却不見四爺蔣平。只得問了問同伴人，說在公孫先生那裏。伴當即來至公孫策屋內。見公孫策拿過字柬，正在那裏講論，道：「展大哥囑咐小心奸細刺客，此論甚是。然而不當跟隨徐三弟

同去。』蔣平道：『這必是我三哥魔着展大哥去的。』剛說着，又見自己的伴當前來，便問道：『甚麼事件？』伴當道：『方纔跟展老爺的人給老爺送了個字柬來。』說罷，呈上。蔣爺接來打開看畢，笑道：『如何？我說是我三哥魔着展大哥去的，果然不錯。』即將字帖遞與公孫策。公孫策從頭至尾看去，上面寫着：『徐慶跪求，央及劣兄，斷難推辭，只得暫時隨去。賢弟見字，務於明日急速就到，公同幫助。千萬不要追趕！惟恐識破了，三弟面上不好看。……』云云。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明日二位再要起身，豈不剩了盧大哥一人，內外如何照應呢？』蔣平道：『小弟回去，與大哥二商量。既是展大哥與三哥先行，明日小弟一人足以轆了。留下二哥如何？』公孫策道：『甚好，甚好。』

正說間，只見看班房的差人慌慌張張進來道：『公孫老爺，不好了！方纔徐老爺到了班房，吩咐道：「你等歇息，俺要與姓鄧的說句機密話。」獨留小人伺候。』徐老爺進屋，尙未坐穩，就叫小人看茶去。誰知小人烹了茶來，只見屋內漆黑，急

急喚人掌燈看時。噫呀！老爺呀！只見鄧車仰臥在牀上，昏迷不省，滿牀血漬。原來鄧車的雙睛，被徐老爺剜了去了。現時不知鄧車的生死。特來回稟二位老爺知道。公孫策與蔣平二人聽了，驚駭非常，急叫從人掌燈來至外面班房看時，多少差役將鄧車扶起，已然甦醒過來，大罵徐慶不止。公孫策見此慘然形景，不忍注目。蔣平吩咐差人好生服侍將養。便同公孫策轉身來見盧方，說了詳細，不勝駭然。大家計議了一夜。

至次日天明，只見門上的進來，拿着稟帖遞與公孫先生一看，歡喜道：『好，好，好。快請，快請。』原來是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蕙，自從押解金面神藍驍賽方朔方貂之後，同到茉花村，本欲約會了兆蘭同赴襄陽。無奈丁母欠安，只得在家侍奉。俟丁母老太太痊愈之後，北俠就告辭。丁家弟兄苦苦相留。北俠也是無事之人，權且住下。後來丁母痊愈。雙俠商議，老母是有了年歲之人，爲人子者不可遠

雖膝下。又恐北俠踽踽涼涼，一人上襄陽不好意思；而且因老母染病，晨昏問安，耽擱了多少日期，左右爲難。只得仍叫丁二爺隨着北俠同赴襄陽，留下丁大爺在家奉親，又可以照料家務。因此北俠與丁二爺起身。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來到襄陽太守衙門。可巧門上正是金福祿，上前參見，急急回稟了老爺金輝，立刻請至書房，暫爲少待。此時黑妖狐智化早已接出來，彼此相見，快樂非常。不多時，金太守更衣出來，北俠與丁二官人要以官長見禮。金公那裏肯受，口口聲聲以恩公呼之。大家謙讓多時，仍是以賓客相待。左右獻茶已畢，寒溫叙過，便提起按院衙門近來事體如何。黑妖狐智化連聲嘆氣道：『一言難盡！好叫仁兄賢弟得知，玉堂白五弟遭了害了。』北俠聽了，好生詫異，丁二爺不勝驚駭，同聲說道：『竟有這等事！請道其詳。』智化便將訪探冲霄樓說起，如何遇見白玉堂，將他勸回；後來又聽得按院失去印信，想來白五弟就因此事拚了性命，悞落在銅網陣中傾生喪命，滔滔不斷，說了一遍。北俠與丁二爺聽畢，不由的

俱各落淚歎息。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原是聲應氣求的弟兄，焉有不傷心的道理。

因此也不在太守衙門耽擱，便約了智化急急趕至按院衙門而來。早見公孫策在前，盧方等隨在後面，彼此相見。雖未與盧方道惱，見他眼圈兒紅紅的，面龐兒比先前瘦了好些，大家未免歎歎一番。獨有丁兆蕙拉着盧方的手，由不得淚如雨下。想起當初陷空島與茉花村不過隔着蘆花蕩，彼此義氣相投，何等的親密，想不到五弟却在襄陽喪命，而且又在少年英勇之時，竟自如此天壽，尤爲可傷。二人哭泣多時。還虧了智化用言語勸慰。北俠亦攔住了二爺道：『二弟，盧大哥全仗你我開導解勸。你如何反招大哥傷起心來呢？』說罷，大家來至盧方的屋內，就坐獻茶。北俠等三人又問候顏大人的起居。公孫策將顏大人得病的情由述了一番。三人方知大人也是爲念五弟欠安，不勝浩嘆。

智化便問衙門近來事體如何。公孫策將已往之事一一叙說，漸漸說到拿住鄧

車。蔣平又接言道：『不想從此又生出事來。』丁二爺問道：『又有何事？』蔣平便〔說〕：『要盜五弟的骨殖。誰知俺三哥暗求展大哥幫助，昨晚已然起身。起身也罷了，臨走時俺三哥又把鄧車二目剜去。』北俠聽了皺眉，道：『這是何意？』智化道：『三哥不能報仇，暫且拿鄧車出氣。鄧車也就冤的很了。』丁二爺道：『若論鄧車的行爲傷天害理，失去二目也就不算冤。』公孫策道：『只是展大哥與徐三弟此去，小弟好生放心不下。』蔣平道：『如今歐陽兄智大哥丁二弟俱各來了，妥當的很。明日我等一同起身。衙中留下我三哥服侍大哥，照應內外。小弟仍是爲盜五弟骨殖之事。』歐陽兄三位另有一宗緊要之事。』智化問道：『還有甚麼事？』蔣平道：『只因前次拿獲鄧車之時，公孫先生與展大哥探訪明白；原來襄陽王所仗者飛叉太保鍾雄，若能收伏此人，則襄陽不難破矣。如今就將此事託付三位弟兄，不知肯應否？』智化丁兆蕙同聲說道：『既來者則安之。四弟不必問我等應與不應，到了那裏，看勢做事就是了，何能預爲定准。』公孫先生在旁，稱讚道：『是極！是

極！』

說話間，酒席早已擺開，大家略爲謙遜，即便入席，却是歐陽春的首坐，其次智化下兆蕙，又其次公孫策盧方，下首是韓彰蔣平。七位爺把酒談心，不必細表。

到了次日，北俠等四人別了公孫策與盧韓二人，四人在路行程。偏偏的蔣平肚泄起來，先前還可扎掙。到後來連連泄了幾次，覺得精神倦怠，身體勞乏。北俠道：『四弟既有貴恙，莫若找個寓所暫爲歇息，明日再做道理，有何不可呢。』蔣平道：『不要如此，你三位有要緊之事，如何因我一人耽擱。小弟想起來了，有個去處頗可爲聚會之所。離洞庭湖不遠，有個陳起望，莊上有郎舅二人：一人姓陸名彬，一人姓魯名英，頗尙俠義。三位到了那裏，只要提出小弟，他二人再無不掃榻相迎之理。咱們就在那裏相會罷。』說着，擡眉攢目，又要肚泄起來。北俠等三人見此光景，只得依從。蔣平又叫伴當隨去，沿途好生服侍，不可怠慢。伴當連連答

應，跟隨去了。

蔣爺這裏左一次，右一次，泄個不了。看看的天色晚了，心內好生着急，只得勉強認鑿，上了坐騎，往前進發。心急嫌馬慢，又不敢極力的催他，恐自己氣力不加，乘控不住，只得緩轡而行。此時天已昏黑，滿天星斗。好容易來至一個村莊，見一家籬牆之上，高高挑出一個白紙燈籠。及至到了門前，又見柴門之傍，挂着箇小小箬籬，知是村莊小店，滿心歡喜，猶如到了家裏一般。連忙下馬，高聲喚道：『裏面有人麼？』只聽裏面顫巍巍的聲音答應。

不知果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圖財害命旅店營生——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且說蔣平聽得裏面問道：『甚麼人？敢則是投店的麼？』蔣平道：『正是。』又聽裏面答道：『少待。』不多時燈光顯露，將柴扉開放，道：『客官請進。』蔣平道：『我還有鞍馬在此。』店主人道：『客官自己拉進來罷。婆子不知尊騎的毛病，恐有失閃。』蔣平這纔留神一看，原來是個店媽媽，只得自己拉進了柴扉。見是正房三間，西廂房三間，除此並無別的房屋。蔣平問道：『我這牲口在那裏喂呢？』婆子道：『我這裏原是村莊小店，並無槽頭馬棚，那邊有個礮子。就在那礮

臺兒上，就可以喂了。』蔣平道：『也倒罷了。只是我這牲口就在露天裏了。好在夜闌還不甚涼，尙可以將就。』說罷，將坐騎拴在礮臺子樁柱上，將鎧扣好，打去嚼子，打去後鞵，把皮靴攏起，用稍繩捆好；然後解了肚帶，輕輕將鞍子揭下，廐却不動，恐鞍心有汗。

此時店婆已將上房擇掃，安放燈燭。蔣爺抱着鞍子，到了上房，放在門後。抬頭一看，却是兩明一暗。掀起舊布單簾，來至暗間，從腰間解下包囊，連馬鞭子俱放在桌子上面，擰了擰身上灰塵。只聽店媽媽道：『客官是先淨面後吃茶？是先吃茶後淨面呢？』蔣平這纔把店媽媽細看，却有五旬年紀，甚是乾淨利便，答道：『臉也不淨，茶也不吃。請問媽媽貴姓。』店婆道：『婆子姓甘。請問客官尊姓。』蔣爺道：『我姓蔣。請問此處是何地名？』甘婆子道：『此處名叫神樹崗。』蔣爺道：『離陳起望尙有多遠？』婆子道：『陳起望在正西，此處却是西北。從此算起，要到陳起望，足有四五十里之遙。客官敢則是走差了路了？』蔣爺道：『只因

身體欠爽，又在昏黑之際，不料把道路走錯了。請問媽媽，你這裏可有酒麼？」甘婆子道：「酒是有的，就只得村醪，並無上樣名酒。」蔣爺道：「村醪也好，你與我熱熱的煖一角來。」甘婆子答應，回身去了。

多時，果然煖了一壺來，傾在碗內。蔣爺因肚泄口燥，那管好歹，端起來一飲而盡。真真是「溝裏翻船」。想蔣平何等人物，何等精明，一生所作何事；不想他在媽媽店，竟會上了一大當。可見爲人藝高是膽大不得的。此酒入腹之後，覺得頭眩目轉。蔣平說聲「不好」！尙未說出口，身體一幌，咕咚栽倒塵埃。

甘婆子笑道：「我看他身材瘦弱，是個不禁酒的。果然。」伸手向桌子上拿起包囊一摸，笑容可掬，正在歡喜。忽聽外面叫門，道：「裏面有人麼？」這一叫不由的心裏一動，暗道：「忙中有錯。方纔既住這個客官，就該將門前燈籠挑了。一時忘其所以，又有上門的買賣來了。既來了，再沒有往外推之理。且喜還有兩間廂房，莫若讓到那屋裏去。」心裏如此想，口內却應道：「來了，來了。」執了燈

籠，來開柴扉，一看却是主僕二人。只聽那僕人問道：『此間可是村店麼？』甘婆道：『是便是，却是鄉村小店，惟恐客官不甚合心。再者並無上房，只有廂房兩間，不知可肯將就麼？』又聽那相公道：『既有兩間房屋，足矣，何必務要正房呢。』甘婆道：『客官說的是。如此請進來罷。』主僕二人剛然進來。甘婆子却又出去，將那白紙燈籠繫下來，然後關了柴扉，就往廂房導引。

忽聽僕人說道：『店媽媽，你方纔說沒有上房，那不是上房麼？』甘婆子道：『客官不知。這店並無店東主人，就是婆子帶着女兒過活。這上房是婆子住家，止于廂房住客。所以方纔說過，恐其客官不甚合心呢。』這婆子隨機應變，對答的一些兒馬脚不露。這主僕那裏知道上房之內，現時迷倒一個呢。

說話間來至廂房，婆子將燈對上。這主僕看了看，倒也罷了，乾乾淨淨可以住得。那僕人將包裹放下。這相公却用大袖揮去灰塵。甘婆子見相公形容俏麗，肌膚凝脂，媚媚之甚，便問道：『相公用甚麼？趁早吩咐。』相公尙未答言。僕人道：

『你這裏有甚麼，只管做來，不必問。』甘婆道：『可用酒麼？』相公道：『酒倒罷了。』僕人道：『如有好酒，拿些來也可以使得。』

甘婆聽了笑了笑，轉身出來，執着燈籠，進了上房，將桌子上包裹拿起。出了上房，却進了東邊角門。原來角門以內仍是正房廂房以及耳房，共有數間。只聽屋內有人問：『母親，前面又是何人來了？』婆子道：『我兒休問，且將這包裹收起，快快收拾飯食。又有主僕二人到了。老娘看這兩個也是雛兒。少時將酒預備下就是了。』忽聽女子道：『母親，方纔的言語難道就忘了麼？』甘婆道：『我的兒吓，爲娘的如何忘了呢。原說過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偏他主僕又找上門來，叫爲娘的如何推出去呢？說不得，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好孩子，你幫着爲娘的再把這買賣做成了，從此後爲娘的再也不幹這營生了。——可是你說的咧，傷天害理做甚麼。好孩子，快着些兒罷！爲娘的安放小菜去。』說着話，又出去了。

原來這女子就是甘婆之女名喚玉蘭，不但女工針黹出衆，而且有一身好武藝，年紀已有二旬，尙未受聘。只因甘婆作事暗昧，玉蘭每每規諫，甘婆也有些回轉。就是方纔取酒藥蔣平時，也央及了個再三，說過就作這一次。不想又有主僕二人前來。玉蘭無奈何將菜蔬做妥。甘婆往來搬運，又稱贊這相公極其俊美。玉蘭心下躊躇。後來甘婆拿了酒去。玉蘭就在後面跟來，在窗外偷看。見這相公面如傅粉，白而生光，脣似塗硃，紅而帶潤，惟有雙眉緊蹙，二目含悲，長吁短歎，似有無限的愁煩。玉蘭暗道：『看此人不是俗子村夫，必是貴家公子。』再看那僕人坐在橫頭，粗眉大眼，雖則醜陋，却有一番嬌媚之態。只聽說道：『相公早間打尖，也不會吃些甚麼。此時這些菜蔬雖則清淡，却甚精美，相公何不少用些呢？』又聽相公嚶嚶爲聲說道：『酒餚雖美，無奈我吃不下咽。』說罷，又長嘆了一聲。忽聽甘婆道：『相公既懶進飲食，何不少用些煖酒，開開胃口，管保就想吃東西了。』玉

蘭聽至此，不由的發恨道：『人家愁到這步田地，還要將酒害人，我母親太狠心了！』忿忿回轉房中去了。

不多時，忽聽甘婆從外角門進來，拿着包裹，笑嘻嘻的道：『我的兒吓，活該我母女要發財了。這包裹比方纔那包裹尤覺沉重，快快收起來。幫着爲娘的打發他們上路。』口內說着，眼兒却把玉蘭一看。只見玉蘭面向裏，背朝外，也不答言，也不接包裹。甘婆連忙將包裹放下，趕過來將玉蘭一拉，道：『我的兒，你又怎麼了？』誰知玉蘭已然哭的淚人兒一般。婆子見了，這一驚非小，道：『噯喲！我的肉兒，心兒。你哭的爲何？快快說與爲娘的知道。不是心裏又不自在了？』說罷，又用巾帕與玉蘭拭淚。玉蘭將婆子的手一推，悲切切的道：『誰不自在了呢。』婆子道：『既如此，爲何啼哭呢？』玉蘭方說道：『孩兒想爹爹留下的家業，穀咱們娘兒兩個過的了。母親務要作這傷天害理的事作甚麼？況且爹爹在日，還有三不取：僧道不取，囚犯不取，急難之人不取。如今母親一概不分，只以財帛爲重。儻

若事發，如何是好？叫孩兒怎不傷心呢。」說罷，復又哭了。

婆子道：『我的兒，原來爲此。你不知道爲娘的也有一番苦心，想你爹爹留下家業，這幾年間坐吃山空，已然消耗了一半，再過一二年也就難以度日了。再者你也不小了，將來陪嫁妝奩，那不用錢呢。何況我偌大年紀，也不弄下個棺材本兒麼？』玉蘭道：『媽媽也是多慮。有說有的話，沒說沒的話。似這樣損人利己，斷難永享。而且人命關天的，如何使得？』婆子道：『爲娘的就做這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好孩子！你幫了媽媽去。』玉蘭道：『母親休要多言。孩兒就知恪遵父命。那相公是急難之人，這樣財帛是斷取不得的。』甘婆聽了犯想道：『鬧了半天，敢則是爲相公。可見他人太心大了。』便問道：『我兒，你如何知那相公是急難之人呢？』玉蘭道：『實對媽媽說知，方纔孩兒已然悄悄到廳下看了。見他愁容滿面，飲食不進，他是有急難之事的，孩兒實實不忍害他。孩兒問母親將來倚靠何人？』甘婆道：『噯喲！爲娘的又無多餘兒女，就只生養了你一個，自然靠着你

了。難道叫娘靠着別人不成麼？」玉蘭道：「雖然不靠別人，難道就忘了半子之勞麼？」

一句話提醒了甘婆，心中恍然大悟。暗道：「是呀，我正愁女兒沒有人家，如今這相公生的十分英俊，正可與女兒匹配。我何不把他作個養老女婿，又完了女兒終身大事，我也有個倚靠，豈不美哉？可見「利令智昏」，只顧貪財却忘了正事。」便嘻嘻笑道：「虧了女兒提撥我，險些兒錯了機會。如此說來，快快把他救醒，待爲娘的與他慢慢商酌——只是不好啓齒。」玉蘭道：「這也不難。莫若將上房的客官也救醒了，只認做合他戲耍，就煩那人替說，也免得母親礙口，豈不兩全其美麼？」甘婆哈哈笑道：「還是女兒有算計。快些走罷，天已三鼓了。」玉蘭道：「母親還得將包裹拿着，先還了他們；不然，他們醒來時不見了包裹，那不是有意圖謀了麼？」甘婆道：「正是，正是。」便將兩個包裹抱着，執了燈籠，玉蘭提了涼水。

母女二人出了角門，來至前院，先奔西廂房，將包裹放下。見相公伏几而臥，却是飲的酒少之故。甘婆上前輕輕扶起。玉蘭端過水來，慢慢灌下，暗將相公着實的看了一番，滿心歡喜。然後見僕人已然臥倒在地，也將涼水灌下。甘婆依然執燈籠，又提了包囊。玉蘭拿着涼水，將燈剔亮了，臨出門時，還回頭望了一望，見相公已然動轉。連忙奔到上房，將蔣平也灌了涼水。玉蘭歡歡喜喜，回轉後面去了。

且說蔣平飲的藥酒工夫大了，已然發散，又加灌了涼水，登時甦醒，拳手伸腿，揉了揉眼，睜開一看，見自己躺在地下。再看桌上燈光明亮，旁邊坐着個店媽媽，嘻嘻的笑。蔣平猛然省悟，爬起來道：『好吓！你這婆子不是好人，竟敢在俺跟前弄懸虛，也就好大膽呢。』婆子嘆味的一聲笑道：『你這人好沒良心，饒把你救活了，你反來嗔我。請問你既知懸虛，爲何入了圈套呢？你且坐了，待我細細告訴你。老身的丈夫名喚甘豹，去世已三年了，膝下無兒，只生一女。……』蔣平

道：『且住。你提甘豹，可是金頭太歲甘豹麼？』甘婆道：『正是。』蔣平連忙站起，深深一揖，道：『原來是嫂嫂，失敬了。』甘婆道：『客官如何如此相稱？請道其詳。』蔣平道：『小弟翻江鼠蔣平。甘大哥曾在敵莊盤桓過數日。後來又與白面判官柳青劫掠生辰黃金，用的就是蒙漢藥酒。他說還有五鼓雞鳴斷魂香，皆是甘大哥的傳授。不想大哥竟自先逝，有失弔唁，望乞恕罪。』說罷，又打一躬。甘婆連忙福了一福，道：『慚愧，慚愧。原來是蔣叔叔到了。恕嫂嫂無知，休要見怪。亡夫在日，曾說過陷空島的五義，實實令人稱羨不盡。方纔叔叔提的柳青，他是亡夫的徒弟。自從亡夫去世，多虧他殯殮發送，如今還時常的資助銀兩。』

蔣平道：『方纔提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姪女有多大了？』甘婆道：『今年才九歲，名喚玉蘭。』蔣平道：『可有婆家沒有？』甘婆道：『並無婆家。嫂嫂意欲求叔叔作個媒妁，不知可肯否？』蔣平道：『但不知要許何等樣人家？』甘婆道：『好叫叔叔得知，遠在天涯，近在咫尺。』就將投宿主僕已然迷倒「的事說了」。

『是女兒不依，勸我救醒。看這相公甚是俊美，女兒年紀相仿。嫂嫂不好啓齒，求叔叔作個保山如何？』蔣平道：『好吓！若不虧姪女勸阻，大約我等性命休矣。如今看着姪女分上，且去說說看。——但只一件，小弟自進門來，蒙嫂嫂賜了一杯悶酒，到了此時也覺餓了。可還有甚麼吃的沒有呢？』甘婆道：『有，有，有。待我給你收拾飯食去。』蔣平道：『且說下，說的事成與不成，事在兩可；好歹別因不成了，嫂嫂又把那法子使出來了。那可不是頑的。』甘婆哈哈笑道：『豈有此理！叔叔只管放心罷。』甘婆子上後面收拾飯去了。

不知親事說成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且說甘婆去後，誰知他二人只顧在上房說話，早被廂房內主僕二人聽了去了，又是歡喜，又是愁煩。歡喜的是認得蔣平，愁煩的是機關洩露。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鳳仙秋葵姊妹兩個，女扮男妝，來至此處。

自從沙龍沙員外拿住金面神藍驍，後來起解了，也就無事了。每日與孟傑焦赤史雲等遊田射獵，甚是清閑。

一日，本縣令尹忽然來拜，聲言爲訪賢而來，襄陽王特請沙龍作個領袖，督帥鄉勇操演軍務。沙員外以爲也是好事，只得應允。到了縣內，令尹待爲上賓，優隆至甚，隔三日設一小宴，十日必是一大宴。慢說是沙員外自以爲得意，連孟傑焦赤俱是望之垂涎，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

那知這令尹是個極其奸滑的小人。皆因襄陽王知道沙龍本領高強，情願破萬兩黃金，拿獲沙龍，與藍驍報仇。偏偏的遇見了這貪婪的賊官，他道：『拿沙龍不難，只要金銀湊手，包管事成。』奸王果然如數交割。他便設計將沙龍誑上圈套。

這日正是大宴之期，他又暗設牢籠，以慫勸酒爲題，你來敬三杯，我來敬三杯。不多的工夫，把個沙龍喝的酪酊大醉，步履皆難。便叫伴當回去，說：『你家長員外多吃了幾杯，就在本縣堂齋安歇。明早還要操演軍務。』又賞了伴當幾兩銀子，伴當歡歡喜喜回去。就是孟焦二人也習以爲常，全不在意。他却暗暗將沙龍交付來人，連夜押解襄陽去了。

後來焦孟二人見沙龍許多日期不見回來，便着史雲前去探望幾次，不見信息，好生設疑。一時惹惱了焦赤性兒，便帶了史雲獵戶人等闖至公堂廝鬧。誰知人人皆說縣宰因親老告假還鄉，已於三日前起了身了。又問沙龍時，早已解到襄陽去了。焦赤聽了，急得兩手扎煞，毫無主意。縱要鬧，正頭鄉主已走，別人全不管事的。只得急急回莊，將此情節告訴孟傑。孟傑也是暴跳如雷。登時傳揚，裏面皆知。鳳仙葵姊妹哭個不了。幸虧鳳仙有主意，先將孟傑焦赤二人安置，恐他二人粗鹵生出別的事來。便對二人說道：『二位叔父不要着急。襄陽王既與我父作對，他必暗暗差人到臥虎溝前來圖害，此莊却是緊要的。我父親既不在家，全仗二位叔父支持，說不得二位叔父操勞，晝夜巡察，務要加意的防範，不可疎懈。』孟焦二人滿口應承。只有晝夜保護此莊，再也不生妄想了。

後來鳳仙却暗暗使得用之人，到襄陽打聽。幸喜襄陽王愛沙龍是一條好漢，有意收伏，不肯加害，惟有囚禁而已。差人回來將此情節說了。鳳仙姊妹心內稍覺安

慰，復又思忖道：『襄陽王作事這等機密，大約歐陽伯父與智叔父未必盡知其詳。莫若我與妹子親往襄陽走走。儻能見了歐陽伯父與智叔父，那時大家商議，搭救父親便了。』主意已定，暗暗與秋葵商議。秋葵更是樂從，便說道：『很好。咱們把正事辦完了，順便到太守衙門再看看牡丹姐姐，我還要與乾娘請請安呢。』鳳仙道：『只要到了那裏，那就好說了。但咱如何走法呢？』秋葵道：『這有何難呢。姐姐扮作相公充作姐夫，就算艾虎；待妹子扮作個僕人跟着你，豈不妥當麼？』鳳仙道：『好是好，只是妹妹要受些屈了。』秋葵道：『這有甚麼呢。爲救父親，受些屈也是應當的，何況是逢場作戲呢。』二人商議明白，便請了孟焦二位，一五一十俱各說明，託他二人好好保守莊園。又派史雲急急趕到菜花村，惟恐歐陽伯父還在那裏，尙未起身，約在襄陽會齊。諸事分派停妥，他二人改扮起來，也不乘馬，惟恐犯人疑忌，彷彿是閑遊一般。虧得他姐妹二人雖是女流，却是在山中行圍射獵慣的，不至於鞋弓襪小，寸步難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天恰恰行路遲了，在媽

媽店內，雖被甘婆用藥酒迷倒，多虧玉蘭勸阻搭救。

且說鳳仙飲水之後，即刻甦醒。睜眼看時，見燈光明亮，桌上菜蔬猶存，包裹照舊。自己納悶道：『我喝了兩三口酒，如何就喝醉了不成？』正在思索，只見秋葵張牙欠口，翻身起來，道：『姐姐，我如何醉倒了呢？』鳳仙擺手道：『你滿口說的是甚麼！』秋葵方纔省悟，手把嘴一握，悄悄道：『幸虧沒人。』鳳仙將頭一點。秋葵湊至跟前。鳳仙低言道：『我醉的有些奇怪，別是這酒有甚麼緣故罷？』秋葵道：『不錯。如此說來，這不是賊店麼？』鳳仙道：『你聽！上房有人說話。咱們悄悄地聽了，再做道理。』因此姊妹二人來至牕下，將蔣平與甘婆的說話，聽了個不亦樂乎。急急回轉廂房，又是歡喜，又是愁煩。忽聽牕外脚步聲響，是蔣爺與馬添草料，奔了碾臺兒去了。鳳仙道：『俟蔣叔父回來，便喚住，即速請進。』秋葵即倚門而待。

少時，蔣平添草回來。便喚道：『蔣叔請進內屋坐。』只這一句，把個蔣平唬了一跳，只得進屋。又見一個後生，迎頭拜揖，道：『姪兒艾虎拜見。』蔣爺借燈光一看，雖不是艾虎，却也面善，更覺發起怔來了。秋葵在旁道：『他是鳳仙，我是秋葵，在道上冒了艾虎的名兒來的。』蔣爺在臥虎溝住過，俱是認得的，不覺詫異道：『你二人如何來至此處呢？』說罷，回身往外望一望。鳳仙叫秋葵在門前站立，如有人來時，咳嗽一聲。方對蔣爺將父親被獲情節略說梗概，未免的淚隨語下。蔣平道：『且不必啼哭。姪女仍以艾虎爲名，同我到上房。』就在明間坐下。秋葵一同來到上房。

忽見甘婆從後面端了小菜杯箸來，見蔣爺已將那廂房主僕讓至上屋明間，知道爲提親一事，便嘻嘻笑道：『怎麼叔叔在明間坐麼？』蔣爺道：『明間寬闊豁亮。嫂嫂且將小菜放下，過來見了。這是我姪兒艾虎，他乃紫髯伯的義兒，黑妖狐的徒弟。』甘婆道：『呀！真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就是歐

陽爺智公子，亡夫俱是好相識。原來是他二位義兒高徒，怪道這樣的英俊呢。相公休要見怪，恕我無知，失敬了！」說罷，福了一福。鳳仙只得還了一揖，連稱：「好說！不敢！」秋葵過來，將桌子幫着往前搭了一搭。甘婆安放了小菜，却是兩分杯箸：原來是蔣爺一分，自己陪的一分。如今見這相公過來，轉身還要取去。蔣爺道：「嫂嫂不用取了，廂房中還有兩分，拿過來豈不省事。不過是嫂嫂將酒杯洗淨了，就不妨事了。」甘婆睜了蔣平一眼，道：「多嘴討人嫌吓！」蔣平道：「嫂嫂嫌我多嘴，回來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甘婆笑道：「好叔叔，你說罷！嫂嫂多嘴不是了。」笑着，端菜去了。這裏蔣爺悄悄的問了一番。

不多時，甘婆端了菜來，果然帶了兩分杯箸，俱各安放好了。蔣爺道：「賢姪，你這尊管，何不也就叫他一同坐了呢？」甘婆道：「真個的又沒有外人，何妨呢。就在這裏打橫兒，豈不省了一番事呢？」於是蔣平上坐，鳳仙次坐，甘婆主坐相陪，秋葵在下首打橫。甘婆先與蔣爺斟了酒，然後挨次斟上，自己也斟上一杯。

蔣平道：『這酒喝了，大約沒有事了。』甘婆笑道：『你喝罷。不怪人家說你多嘴。你不信，看嫂嫂喝個樣兒你看。』說着，端起來，吱的一聲就是半杯子，蔣平笑道：『嫂嫂你不要喉急，小弟情願奉陪。』又讓那主僕二人，端起杯來一飲而盡。鳳仙秋葵俱各喝了一口，甘婆復又斟上。這婆子一壁慇懃，一壁注意在相公面上，把個鳳仙倒噁的不好意思了。

蔣平道：『嫂嫂，我與艾虎姪兒相別已久，還有許多言語細談一番。嫂嫂不必拘泥，有事請自尊便。』甘婆聽了，心下明白，順口說道：『既是叔叔要與令姪攀話，嫂嫂在此反倒攪亂清談。我那裏還吩咐你姪女作的點心羹湯，少時拿來，外再烹上一壺新茶如何？』蔣平道：『很好。』甘婆又向鳳仙道：『相公，夜深了，隨意用些酒飯，休要作客。老身不陪了。』鳳仙道：『媽媽請便。明日再爲面謝。』甘婆道：『好說，好說。請坐罷。』秋葵送出屋門。甘婆道：『管家，讓你相公多少吃些，不要餓壞了。』秋葵答應，回身笑道：『這婆子竟有許多嘮叨。』蔣爺道：『你

二人可知他的意思麼？」秋葵道：『不用細言，我二人早已俱聽明白了。』鳳仙呷嘴道：『悄悄，不要高聲。』蔣平道：『既然聽明，我也不必絮說。姪女的意下如何呢？』鳳仙道：『但憑叔父作主。』蔣平道：『不是這等說。此事總要姪女自己拿主意。若論此女，我知道的。當初甘大哥在日，我們時常盤桓，提起此女來，不但品貌出衆，而且家傳的一口飛刀，甚是了得。原要與盧大哥攀親。無奈盧珍姪兒歲數太小，因此也就罷了。如今他將此事諄諄的託我。姪女若要是個男子倒好說了，似此我倒爲了難了。』秋葵插言道：『依我說，此事頗可做的，人家三房四妾的多着呢。我姐姐也不是爭大論小的人。再者將來過門時多了一位新人，難道艾虎哥哥還抱怨不成？我樂得的多一個姐姐，又熱鬧些。』說的蔣平鳳仙也笑了。

正在談論，果然甘婆端了羹湯點心來，又是現烹的一壺新茶，還問：『要甚麼不要？』蔣爺道：『足矣。』嫂嫂歇歇罷。』甘婆方轉身回到後面去了。蔣爺又將此事斟酌了一番。鳳仙也甚願意。因問蔣平因何到此。蔣爺將往事說了一遍。又

言：『與姪女在此，遇的很巧。明日同赴陳起望，你歐陽伯父智叔父丁二叔父等俱在那裏，大家商議搭救你父親便了。』鳳仙秋葵深深謝了。真是事多話長，整整說了一夜。

天光發曉，甘婆早已出來張羅。蔣平却與鳳仙商議明白，俟到陳起望稟過歐陽春智化，即來納聘。甘婆聽見事成，不勝欣喜。又見蔣爺打開包囊，取出了二十兩銀，道：『大哥仙逝，未能弔唁。些須薄意，聊以代楮。』甘婆不能推辭，欣然受了。鳳仙叫秋葵拿出白銀一封，道：『岳母將此銀收下，作爲日用薪水之資。以後千萬不要做此暗昧之事了。』一句話說的甘婆滿面通紅，無言可答，止于說道：『賢婿放心。如此厚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權且存留就是了。』說罷，就福了一福。

此時蔣平已將坐騎備妥，連鳳仙的包裹俱各扣備停當，拉出柴扉。彼此叮嚀一番。甘婆又指引路徑，蔣平等謹記在心，執手告別，直奔陳起望的大路而來。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陷御貓削城入水面——救三鼠盜骨上峯頭

且說蔣平因他姊妹沒有坐騎，只得拉着馬一同步行。剛走了數里之遙，究竟鳳仙柔弱，已然香汗津津，有些嬌喘吁吁。秋葵却好依然行有餘力。蔣平勸着鳳仙騎馬歇息。鳳仙也就不肯推辭，攙過絲繮，上馬緩轡而行。蔣爺與秋葵慢慢隨後步履。又走了數里之遙，秋葵步下也覺慢了。蔣爺是昨日泄了一天肚，又熬了一夜，未免也就報了扎達汗了。因此找了個荒村野店，一壁打尖，一壁歇息。問了問陳起望，尚有二十多里。隨意吃了些飲食，喂了坐騎，歇息足了。天將挂午，復又起

身。仍是鳳仙騎馬。及至到了陳起望，日已斜西。來到莊門，便有莊丁問了備細，連忙稟報。

只見陸彬魯英迎接出來，見了蔣平，彼此見禮。魯英便問道：「此位何人？」蔣爺道：「不必問，且到裏面自然明白。」於是大家進了莊門。早見北俠等正在大廳的月臺之上恭候。丁二爺問道：「四哥如何此時纔來？」蔣爺道：「一言難盡。」北俠道：「這後面是誰？」蔣爺道：「兄試認來。」只見智化失聲道：「哎喲！姪女兒爲何如此妝束？」丁二爺又說道：「這後面的也不是僕人，那不是秋葵姪女兒麼？」大家詫異。陸魯二人更覺愕然。蔣爺道：「且到廳上，大家坐了好講。」進了廳房，且不敘坐。鳳仙就把父親被獲，現在襄陽王那裏囚禁。「姪女等特特改妝來尋伯父叔父，早早搭救我的爹爹要緊。」說罷，痛哭不止。大家驚駭非常，勸慰了一番。陸彬急急到了後面，告訴魯氏，叫他預備簪環衣服。又叫僕婦丫鬢將鳳仙姊妹請至後面，梳洗更衣。

這裏衆人方問蔣爺：『如何此時方到？』蔣平笑道：『更有可笑事。小弟却上了個大當。』大家問道：『又是甚麼事？』蔣爺便將媽媽店之事迹說一番。衆人聽了笑個不了。其中多有認得甘豹的，聽說亡故了，未免又嘆息一番。蔣爺往左右一看，問道：『展大哥與我三哥怎麼還沒到麼？』智化道：『並未曾來。』

正說之間，只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一人說是找衆位爺們的。』大家說道：『他二人如何此時方到呢？快請！』莊丁轉身去不多時，衆人纔要迎接，誰知是跟展爺徐爺的伴當，形色倉皇。蔣爺見了，就知不妥，連忙問道：『你家爺爲何不來？』伴當道：『四爺，不好了！我家爺們被鍾雄拿了去了。』衆人問道：『如何會拿了去呢？』展爺的伴當道：『只因昨晚徐三爺要到五峯嶺去，是我家爺攔之再三。徐三爺不聽，要一人單去。無奈何，我家爺跟隨去了。却暗暗吩咐叫小人二人暗暗瞧望：儻能將五爺骨殖盜出，事出萬幸；如有失錯之時，你二人收拾馬匹行李，急急奔陳起望便了。誰知到了那裏，徐三爺不管高低，硬往上闖。我家爺再也

攔攔不住。剛然到了五峯嶺上，徐三爺往前一跑，不想落在塹坑裏面。是我家爺心中一急，原要上前解救，不料脚上一蹶，也就落下去了。原來是梅花塹坑。登時出來了多少僮兵，用撓鈎套索將二位搭將上來，立刻綁縛了。衆僮兵聲言必有餘黨，快些搜查。我二人聽了，急跑回寓所，將行李馬匹收拾收拾，急急來至此處。衆位爺們早早設法搭救二位爺方好。」衆人聽了，俱各沒有主意。智化道：「你二人且自歇息去罷。」二人退了下來。

此時廳上已然調下桌椅，擺上酒飯。大家入坐，一壁飲酒，一壁計議。智化問陸彬道：「賢弟，這洞庭水寨廣狹可有幾里？」陸彬道：「這水寨在軍山內，方圓有五里之遙。雖稱水寨，其中又有旱寨，可以屯積糧草。似這九截松五峯嶺，俱是水寨之外的去處。」智化又問道：「這水寨周圍可有甚麼防備呢？」陸彬道：「防備的甚是堅固。每逢通衢之處，俱有碗口粗細的大竹柵一座竹城。此竹見水永無損壞。縱有槍礮，却也不怕；倒是有純鋼利刃可削的折，餘無別法。」蔣平道：「如此

說來，丁二弟的寶劍却是用着了。」智化點了點頭，道：「此事須要偷進水寨，探個消息方好。」蔣平道：「小弟同丁二弟走走。」陸彬道：「弟與魯二弟情願奉陪。」智化道：「好極。就是二位賢弟不去，劣兄還要勞煩。甚麼緣故呢？因你二位地勢熟識。」陸彬道：「當得，當得。」回頭吩咐伴當預備小船一隻，水手四名，於二鼓起身。伴當領命，傳話去了。

蔣平又道：「還有一事，沙員外又當怎麼樣呢？」智化道：「據我想來，奸王囚禁沙大哥，無非使他歸服之意，決無殺害之心。我明日寫封書信暗暗差人知會沈仲元，叫他暗中照料。俟有機緣，得便救出，也就完了事了。」大家計議已定。飲酒吃飯已畢，時已初鼓之半。

丁蔣陸魯四位收拾停當，別了衆人，乘上小船。水手搖槳，蕩開水面，竟奔竹城而來。此時正在中秋，淡雲籠月，影映清波，寂靜至甚。越走越覺幽僻，水面更

覺寬了。陸彬吩咐水手往前搖，來到了竹城之下。陸彬道：『住槳。』水手四面撐住。陸彬道：『蔣四兄這外面水勢寬闊，竹城以內却甚狹隘。不遠即可到岸，登岸便是旱寨的境界了。』魯英向丁二爺要過劍來，對着竹城掄開就劈，只聽吶吶一聲。魯二爺連聲稱：『好劍！好劍！』蔣爺看時，但見大竹斜岔兒已然開了數根。丁二爺道：『好是好，但這一聲真是爆竹相似，難道裏面就無人知覺麼？』陸彬笑道：『放心，放心。此處極其幽僻的所在，裏面之人輕容易不得到此的。』蔣平道：『此竹雖然砍開，只是如何拆法呢？』魯二爺道：『何用拆呢。待小弟來。』過去伸手將大竹撻住，往上一挺。一挺，上面的竹梢兒就比別的竹梢兒高有三尺，底下却露出一個大洞來。魯英道：『四兄請看，如何？』蔣平道：『雖則開了便門，只是上下斜尖鋒芒，有些不好過。又恐要過時，再落下一根來，扎上一下，也就不輕呢。』陸彬道：『不妨事。此竹落不下來。竹梢之上有竹枝，彼此攀繞，是再也不能動的。實對四兄說：我們漁戶往往要進內偷魚，就用此法，是萬一無失』

的。』

蔣爺聽了，急急穿了水靠，又將丁二爺的寶劍掖在背後，說聲：『失陪了。』一伏身，嗖的一聲，只見那邊撲嗵的一響，就是一個猛子。不用換氣，便抬起頭來一看，已然離岸不遠，果然水面狹窄。急忙奔到岸上，順堤行去。只見那邊隱隱有個燈光，忽忽悠悠而來。蔣爺急急奔至樹林，躍身上樹，坐在槎枒之上，往下觀視。

可巧那燈也從此條路經過，却是兩個人。一個道：『僧們且商量商量。剛纔回了大王，叫咱們把那黑小子帶了去。你想想他那個樣子，咱們伏侍的住麼？告訴你，我先不了賀兒。』那一個道：『你站站，別推乾淨吓。你要不了賀兒，誰又了賀兒呢？就是回，不是你要回的麼？怎麼如今叫帶了去，你就不管了呢？這是甚麼話呢？』這一個道：『我原想着：他要酒要菜鬧的不像，回回大王，或者賞下些酒菜來，咱們也可以潤潤喉，抹抹嘴頭子。不想要帶了去，要收拾。早知叫帶了去，

我也就不回了。」那人道：「我不管。你既回了，你就帶了去。我全不管。」這一個道：「好兄弟，你別着急。我倒有個主意。你得幫着我說。見了黑小子，咱們就說替他回了，可巧大王正在吃酒。聽說他要喝酒，甚是歡喜，立刻請他去，要與他較較酒量。他聽見這話，包管歡歡喜喜，跟着咱們走。只要誑到水寨，咱們把差事交代了，管他是怎麼着呢。你想好不好？」那人道：「這倒使得。咱們快着去罷。」二人竟奔旱寨去了。

蔣爺見他們去遠，方從樹上下來，暗暗跟在後面。見路旁有一塊頑石，頗可藏身，便隱住身體等候。不多時，見燈光閃爍而來。蔣爺從背後抽出劍來，側身而立。見燈光剛到跟前，只將脚一伸，打燈籠的不防栽倒在地。蔣爺回手一劍，已然斬訖。後面那人還說：「大哥走的好好的，怎麼躺下了？……」話未說完，鋼鋒已到，也就嗚呼哀哉了。

此時徐慶却認出是四爺蔣平，連聲喚道：「四弟！四弟！」蔣爺見徐慶鎖靠加

身，急急用劍砍斷，徐慶道：『展大哥現在水寨，我與四弟救他去。』蔣平聞聽，心內展轉，暗道：『水寨現有鍾雄。如何能救的出來？若說不去救，知道徐爺的脾氣，他是決意不肯一人出去的，何況又是他請來的呢。』只得扯謊道：『展大哥已然救出，先往陳起望去了。還是聽見展大哥說三哥押在旱寨，所以小弟特前來。』徐慶道：『你我從何處出去？』蔣爺道：『三哥隨我來。』他仍然繞到河堤。可巧那邊有個小小的划子，並且有個招子，是個打魚小船。蔣爺道：『三哥少待。』他便跳下水去，上了划子，搖起招子，來至堤下。叫徐慶坐好。奔到竹洞之下。先叫徐慶躡出。自己隨後也就出來。却用脚將划子登開。陸彬且不開船，叫魯英仍將大竹一根一根按斜岔兒對好。收拾已畢，方纔開船回莊。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了。

大家相見。徐慶獨不見展熊飛，便問道：『展大哥在那裏？』蔣爺已悄悄的告訴了二爺了。丁二爺見問，即接口道：『因聽見沙員外之事，急急回轉襄陽去』

了。』真是粗魯之人好哄，他聽了此話信以爲真，也就不往下問了。

到了次日，智爺又囑陸魯二人派精細漁戶數名，以打魚爲由，前到湖中探聽。這裏衆人便商量如何收伏鍾雄之計。智化道：『怎麼能殼身臨其境，將水寨內探訪明白，方好行事。似這等望風捕影，實在難以預料。如今且商量盜五弟的骨殖要緊。』正在議論，只見數名漁戶回來，稟道：『探得鍾雄那裏因不見了徐爺，各處搜查，方知殺死僂兵二名，已知有人暗到湖中。如今各處添兵防守，並且將五峯嶺的僂兵俱各調回去了。』智化聽了，滿心歡喜，道：『如此說來，盜取五弟的骨殖不難了。』便仍囑陸魯陸四位道：『今晚務將骨殖取回。』四人欣然願往。智化又與北俠等商議，備下靈旛祭禮，俟取回骨殖，大家公同祭奠一番，以盡朋友之誼。衆人見智化處事合宜，無不樂從。

且說蔣丁陸魯四人到了晚間初鼓之後，便上了船，却不是昨日晚間去的路徑。

丁二爺道：『陸兄爲何又往南去呢？』陸彬道：『丁二哥却又不知。小弟原說過這九截松五峯嶺，原不在水寨之內。昨日偷進水寨，故從那裏去；今晚要上五峯嶺，須向這邊來。再者他雖然將僕兵撤去，那梅花塹坑必是依然埋伏。咱們與其涉險，莫若繞遠。俗語說的好：「寧走十步遠，不走一步險。」小弟意欲從五峯嶺的山後上去，大約再無妨礙。』丁蔣二人聽了，深爲佩服。

一時來至五峯嶺山後，四位爺棄舟登岸。陸彬吩咐水手留下兩名看守船隻，叫那兩名水手抗了鋏，後面跟隨。大家攀籐附葛，來至山頭。原來此山有五個峯頭，左右一邊兩個俱各矮小，獨獨這個山頭高而大。趁着這月朗星稀，站在峯頭往對面一看，恰對着青簇簇翠森森的九株松樹。丁二爺道：『怪道喚作九截松五峯嶺，真是天然生成的佳景。』蔣平到了此時，也不願細看景致，且向地基尋找埋玉堂之所。纔下了峻嶺，走未數步，已然看見一座荒坵，高出地上。蔣平由不得痛徹肺腑，淚如雨下——却又不敢放聲，惟有悲泣而已。陸魯二人便吩咐水手動手。片

刻工夫，已然露出一個磁罈。蔣平却親身扶出土來。丁二爺卽叫水手小心運至船上。纔待轉身，却見一人在那邊啼哭。

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盜簪逢場作戲——先期祝壽改扮喬妝

且說丁蔣陸魯四位將白玉堂骨殖盜出，又將埋葬之處仍然堆起土坵。收拾已畢，纔待回身。只聽那邊有人啼哭。蔣爺這裏也哭道：『敢則是五弟含冤，前來顯魂麼？』說着話，往前一湊。仔細看來，是個樵夫。雖則明月之下，面龐兒却有些個熟識。一時想不起來，心內思忖道：『五弟在日並未結交樵夫，何得蚤夜來此啼哭呢？』再細看時，只見那人哭道：『白五兄爲人一世英名，志略過人。惜乎你這一片血心，竟被那忘恩負義之人欺哄了。甚麼叫結義，甚麼叫立盟，不過是虛名具

文而已。何能似我柳青三日一次喬妝，哭奠於你。哎呀！白五兄吓，你的那陰靈有知，大約妍媸也就自明了。」蔣爺聽說柳青，猛然想起果是白面判官，連忙上前勸道：「柳賢弟少要悲痛。一向久違了。」柳青登時住聲，將眼一瞪，道：「誰是你的賢弟！也不過是陌路罷了。」蔣爺道：「是，是。柳員外責備的甚是。但不知我蔣平有甚麼不到處？倒要說說。」魯英在旁，見柳青出言無狀，蔣平却低聲下氣，心甚不平。剛要上前，陸彬將他一拉，丁二爺又暗暗送目，魯英只得忍住。

又聽柳青道：「你還問我！我先問你。你們既結了生死之交，爲何白五兄死了許多日期，你們連個仇也不報，是何道理？」蔣平笑道：「員外原來爲此。這報仇二字豈是性急的呢。大丈夫作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我五弟已然自作聰明，輕身喪命。他已自悞，我等豈肯再悞。故此今夜前來，先將五弟骨殖取回，使他魂歸原籍。然後再與他慢慢的報仇，何晚之有？若不分事之輕重，不知先後，一味的邀虛名兒，毫無實惠，那又是徒勞無益了。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員外何得

怪我之深耶？」柳青聽了此言大怒，而且聽說白玉堂自作聰明枉自輕生，更加不悅，道：「俺哭奠白五兄是盡俺朋友之誼，要那虛名何用？俺也不合你巧辯饒舌。想白五兄生平作了多少驚天動地之事，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似你這畏首畏尾，躲躲藏藏，不過作鼠竊狗盜之事，也算得運籌與決勝，可笑吓，可笑吓！」魯英聽至此，又要上前。陸彬攔道：「賢弟，人家說話，又非拒捕，你上前作甚？」丁二爺亦道：「且聽四兄說甚麼。」魯英只得又忍住了。

蔣爺道：「我蔣平原無經濟學問，只這鼠竊狗盜，也就令人難測。」柳青冷笑道：「一技之能，何至難測呢。你不過行險，一時微倖耳。若遇我柳青，只怕你討不出公道。」蔣平暗想道：「若論柳青，原是正直好人，我何不將他制伏，將來以爲我用，豈不是個幫手？」想罷，說道：「員外如不相信，你我何不戲賭一番，看是如何。」柳青道：「這倒有趣。即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枝簪來，道：「就是此物，你果能盜了去。俺便服你。」蔣爺接來，對月光細細看了一番，却是玳瑁別簪，光

潤無比，仍遞與柳青，道：『請問員外定于何時？又在何地呢？』柳青道：『我爲白五兄設靈遙祭，尚有七日的經懺。諸事已畢，須得十日工夫。過了十日後，我在莊上等傢。但止一件，以三日爲期。儻你若不能，以後再休要向柳某誇口。你也要甘拜下風了。』蔣平笑道：『好極！好極！過了十日後，俺再到莊，問候員外便了。請。』彼此略一執手，柳青轉身下嶺而去。

這裏陸彬魯英道：『蔣四兄如何就應了他？知他設下甚麼埋伏呢？』蔣平道：『無妨。我與他原無仇隙，不過同五弟生死一片熱心。他若設了埋伏，豈不怕別人笑話他麼？』陸彬又道：『他頭上的簪兒，吾兄如何盜得呢？』蔣平道：『事難預料。到他那裏還有甚麼刁難呢，且到臨期再作道理。』說罷，四人轉身下嶺。此時水手已將骨殖罈安放好了。四人上船，搖起槳來。

不多一會，來至莊中，時已四鼓，從北俠爲首，挨次祭奠，也有垂淚的，也有歎息的。因在陸彬家中，不便放聲舉哀。惟有徐慶咧着個大嘴痛哭，蔣平哽咽悲泣。

不止。衆人奠畢，徐慶蔣平二人深深謝了大家。從新又飲了一番酒，吃夜飯，方纔安歇。

到了次日，蔣爺與大眾商議，卽着徐爺押着罈子先回衙署，並派兩名伴當沿途保護而去。這裏衆人調開桌椅飲酒。丁二爺先說起柳青與蔣爺賭戲。智化問道：『這柳青如何？』蔣爺就將當日劫掠黃金述說一番。因他是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慣用蒙漢藥酒，五鼓雞鳴斷魂香。智化道：『他既有這樣東西，只怕將來倒用的着。』

正說之間，只見莊丁拿着一封字柬，向陸大爺低言，說了幾句。陸彬卽將字柬接過，拆開細看。陸彬道：『是了，我知道了。告訴他修書不及，代爲問好。這些日如有大魚，我必好好收存。俟到臨期，不但我親身送去，還要拜壽呢。』莊丁答應，剛要轉身。智化問道：『陸大弟，是何事？我們可以共聞否？』陸彬道：『無甚大事，就是鍾雄那裏差人要魚。』說着話，將字柬遞與智化。智化看畢，笑道：

『正要到水寨探訪，不想來了此東，真好機會也。請問陸賢弟，此時可有大魚？』
陸彬道：『早間漁戶報到，昨夜捕了幾尾大魚，尚未開獲。』智化道：『妙極。賢弟吩咐管家，叫他告訴來人，就說大王既然用魚，我們明日先送幾尾。看看以爲如何。如果使得，我們再照樣捕魚就是了。』陸彬向莊丁道：『你聽明白了？就照着智老爺的話告訴來人罷。』莊丁領命，回覆那人去了。

這裏衆人便問智化：『有何妙策？』智化道：『少時飯畢，陸賢弟先去到船上揀大魚數尾，另行裝獲。俟明日我與丁二弟改扮漁戶二名，陸賢弟與魯二弟仍是照常，算是送魚。額外帶水手二名，只用小船一隻足矣。咱們直入水寨，由正門而入。劣兄好看他的佈置如何。到了那裏，二位賢弟只說：「聞得大王不日千秋，要用大魚。昨接華函，今日捕得幾尾，特請大王驗看。如果用得，我等回去告訴漁戶，照樣搜捕。大約有數日工夫，再無有不敷之理。」不過說這冠冕言語，又盡人情，又叫他不懷疑忌。劣兄也就可以知道水寨大概情形了。』衆人聽了，歡喜無

限。飲酒用飯。陸魯二人下船揀魚。這裏衆人又細細談論了一番。當日無事。

到了次日，智爺叫陸爺問漁戶要了兩身衣服，不要好的。却叫陸魯二人打扮齊整，定於船上相見。智爺與丁二爺惟恐衆人瞧看發笑，他二人帶着伴當，攜了衣服，出了莊門，找了個偏僻之處改扮起來。脫了華衣，抹了面目，帶了斗笠，穿了漁服，拉去鞋襪，將褲腿捲到磕膝之上。然後穿上褲叉兒，繫上破裙，登上芒鞋，腿上抹了污泥。丁二爺更別致，髮邊還插了一枝野花。二人收拾已畢。各人的伴當已將二位爺的衣服鞋襪包好。問明下船所在。到了那裏，却見陸魯二人遠遠而來，見他二人如此妝束，不由的哈哈大笑。魯英道：『猛然看來，直彷彿怯王二與俏皮李四。』智化道：『很好，我就是王二。丁二弟就是俏皮李四。你們叫着順口。』吩咐水手，就以王二李四相稱。陸魯二人先到船上。智丁二人隨後上船，却守着漁獲，一邊一個，真是賣藝應行，幹何事，司何事，是再不錯的。陸魯二人只得在船

頭坐了，依然是當家的一般。水手開船，直奔水寨而來。

一葉小舟，悠悠蕩蕩。一時過了五孔大橋，却離水寨不遠。但見旌旗密佈，劍戟森嚴。又至切近看時，全是大竹紮縛，上面敵樓，下面甕門，也是竹子做成的水柵。小船來至寨門，只聽裏面隔着竹柵問道：『小船上是何人？快快說明。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挺身來至船頭，道：『住搭拉罷。你放麻嗎箭吓。難俺們陳起望的俺當家的弟兄斗都來了，特特給你家大王送魚來了。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呢。你又放箭做麻呢？』裏面的道：『原來是陸大爺魯二爺麼？請少待，待我回稟。』說罷，乘着小船不見了。

這裏智化細細觀看寨門，見那邊挂着個木牌，字有碗口大小。用目力覷視，却是一張招募賢豪的榜文。智化暗暗道：『早知有此榜文，我等進水寨多時矣，又何必費此周折。』正在犯想，忽聽鼓樓咕嚕咕嚕的一陣鼓響，下面接着噹噹幾棒羅鳴。立刻落鎖抬拴。吱嘍嘍門分兩扇。從裏面冲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躬身

道：『我家大王請二位爺進寨。』說罷，將船一撥，讓出正路。只見左右兩邊却有無數船隻一字兒排開，每船上有二人帶刀侍立，後面隱隱又有弓箭手埋伏。船行未到數武，只見路北有接官廳一座，設擺無數的兵器利刃，早有兩箇頭目迎接上來，道：『請二位爺到廳上坐。』陸魯二人只得下船，到廳上遜座獻茶。頭目道：『二位到此何事？』陸彬道：『只因昨日大王差人到了敝莊，寄去華函一封，言不日就是大王壽誕之期，要用大魚。我二人既承鈞命，連夜叫漁戶照樣搜捕。難道頭領不知，大王也沒傳行麼？』那頭目道：『大王業已傳行。這是我們規矩，不得不問。再者也好給跟從人的腰牌。二位休要見怪。』

原來此廳是鍾雄設立，盤查往來行人的。雖是至親好友進了水寨，必要到此廳上。雖不能掛號，他們也要暗暗記上門簿，記上年月日時，進寨爲着何事，總要寫個略節。今日陸魯之來，鍾雄已然傳令知會了。他們非是不知道，却故意盤查盤

查；一來好登門簿，二來查看隨從來幾名，每人給腰牌一個。俟事完回來時，路過此處，再將腰牌繳回。一個水賊竟有如此這樣規矩。

且說頭目問明了來歷。此時水手漁戶已然給了腰牌。又有一個頭目陪着陸魯二人從新上了船，這纔一同來至鍾雄住居之所。好大一所宅子，甚是煊赫，猶如府第一般。竟敢設立三間宮門，有多少帶刀虞候兩旁侍立。頭目先跑上台階，進內回稟。陸魯二人在階下恭候。智爺與丁二爺抬着魚籠，遠遠而立，却是暗暗往四下偷看。見周圍水繞住宅，惟中間一條直路却甚平坦。正南面一座大山正是軍山，正對宮門。其餘峯嶺不少，高低不同。原來這水寨在軍山山環之間，真是山水匯源之地。再往那邊看去，但見樹木叢雜，隱隱的旗旛招展，想來那就是旱寨了。

此時却聽見傳梆擊點，已將陸魯弟兄請進。遲不多會，只見跑出三四人來站在台階上點手，道：『將魚抬到這裏來。』智爺聽見，只得與丁二爺抬過來，就要上

台塔兒。早有一人跑過來道：『站住！你們是進不去的。』智化道：『這麼？難俺們是麻嗎行子，進不去呢？』有一人道：『朋友別頑笑。告訴你，這箇地方大王傳行的緊，閑雜人等是進不去的了。』智化道：『怎麼着？難俺們是閑雜人，你們是幹麻嗎的呢？』那人道：『我們是跟着頭目當散差使，俗名叫作打雜兒的。』智爺道：『哦！這就是了。這們說起來，你們是不閑盡雜了。』那人聽了，道：『好吓！真正怯快。』又有一個道：『你本來胡鬧。張口就說人家閑雜人，怎麼怨得人家說呢？快着罷。忙忙接過來，抬着走罷。』說罷，二人接過來，將魚穫抬進去了。

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十一回

第一百十二回

招賢納士准其投誠——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且說智爺丁爺見他等將魚籮抬進去了，得便又望裏面望了一望，見樓臺殿閣，畫棟雕樑，壯麗非常，暗道：『這鍾雄也就僭越的很呢。』二人在臺基之上等候。又見方纔抬魚那人出來，叫：『怯哥哥，怯哥哥，在那裏呢？』智爺道：『怎麼？難俺姓王不姓怯，你別合難俺鬧巧法兒。』那人笑道：『我是愛頑兒呀。』智爺道：『你頑兒叫人家笑話。』那人道：『好的。你真會吃個巧兒。我告訴你，這是兩包銀子，每包二兩，大王賞你們倆的。』智爺接過道：『回去替俺倆謝賞。』又

將包兒顛了一顛。那人道：『你顛他做甚麼？』智爺道：『這是麻嗎平吓？難俺顛着，好嗎有一兩。你可別打難俺們的脖子拐呀。』那人笑道：『豈有此理？你也太知道的多了。你看你們夥計，怎麼不言語呢？』智爺道：『你還不知道他呢，他叫俏皮李四。他要鬧起俏皮來，只怕你是二姑娘頑老雕，你更架不住。』

剛說至此，只見魯陸二人從內出來，兩旁人俱各垂手侍立。仍是那頭目跟隨，下了台階。智丁二人也就一同來至船邊，乘舟搖槳，依然由舊路回來。到了接官廳，將船攏住。那頭目還讓廳上待茶，陸魯二人不肯。那人縱身登岸，復又執手。此時早有人將智丁與水手的腰牌要去。水手搖槳，離寨門不遠，只見方纔迎接的那隻小船，有個頭目將旗一展，又是一聲鑼鼓齊鳴，開了竹柵。小船上的頭目送出陸魯的船來，卽撥轉船頭，進了竹柵，依然鑼鼓齊鳴，寨門已閉。真是法令森嚴，甚是齊整。智化等深加稱讚。

及至過了五孔橋，忽聽丁二爺撲嗤的一笑，然後又大笑起來。陸魯二人連忙問

道：『丁二哥，笑甚麼？』兆蕙道：『實實斃的我受不了了。這智大哥妝甚麼像甚麼，真真嘔人。』便將方纔的那些言語述了一遍，招的陸魯二人也笑了。丁二爺道：『我彼時如何敢答言呢，就只自己忍了又忍。後來智大哥還告訴那人說我俏皮，那知我俏皮的都不俏皮了。』說罷，復又大笑。智化道：『賢弟不知。凡事到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稍一疎神，馬脚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爲你，我爲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我；既不是你，我，必須將你之爲你我之爲我俱各撇開，應是他之爲他。既是他之爲他，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設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斷無不像之理。』丁二爺等聽了，點頭稱是，佩服之至。

說話間，已至莊中。只見北俠等俱在莊門瞭望，見陸魯等回來，彼此相見。忽見智化兆蕙這樣形景，大家不覺大笑。智化却不介意，回手從懷中掏出兩包兒銀子，賞了兩個水手，叫他不可對人言講。衆人說說笑笑，來至客廳上。智爺與丁爺

先梳洗改妝，然後大家就坐。方問：『探的水寨如何？』智爺將寨內光景說了。又道：『鍾雄是個有用之材，惜乎缺少輔佐，竟是用而不當了。再者他那裏已有招賢的榜文，明日我與歐陽兄先去投誠，看是如何。』蔣平失驚道：『你二位如何去得。現今展大哥尙且不知下落，你二人再若去了，豈不是自投羅網呢？』智化道：『無妨。既有招賢的榜，決無有陷害之心。他若懷了歹意，就不怕阻了賢路麼？而且不入虎穴，焉能伏得鍾雄。衆位弟兄放心，成功直在此一舉。料得定的是真知。』計議已定，大家飲酒吃飯。是日無話。

到了次日，北俠扮作個赳赳的武夫，智化扮作個翩翩公子，各自佩了利刃一把，找了個買賣渡船，從上流頭慢慢的搖曳，到了五孔橋下。船家道：『二位爺往那裏去？』智爺道：『從橋下過去。』船家道：『那裏到了水寨了。』智爺道：『我等正要水寨。』船家慌道：『他那裏如何去得？小人不敢去的。』北俠道：『無

妨。有我們呢，只管前去。」船家尚在猶疑。智化道：「你放心。那裏有我的親戚朋友，是不妨事的。」船家無奈何，戰戰哆哆嗦，撐起篙來。賊眉鼠眼過了橋，更覺的害起怕來。好容易剛到寨門，只聽裏面吱的一聲，船家就堆縮了一塊。又聽得裏面道：「甚麼人到此？快說！不然就要放箭了。」智化道：「裏面聽真。我們因聞得大王招募賢豪，我等特來投誠。若果有此事，煩勞通稟一聲。如若挂榜是個虛文，你也不必通報，我們也就回去了。」裏面的答道：「我家大王求賢若渴，豈是虛文。請少待。我們與你通稟去。」不多時，只聽敵樓一陣鼓響，又是三棒鑼鳴，水寨竹柵已開。從裏面冲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個頭目，道：「既來投誠，請過此船。那隻船是進去不得的。」這船家聽了，猶如放赦一般，連忙催道：「二位快些過去罷。」智化道：「你不要船價麼？」船家道：「爺，改日再賞罷，何必忙在一時呢。」智爺笑了一笑，向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道：「賞你吃杯酒罷。」船家喜出望外。二位爺跳在那邊船上。這船家不顧性命的，連撐幾篙，直奔五孔橋去了。

且說北俠黑妖狐進了水寨，門就閉了。一時來至接官廳，下來兩個頭目，智化看時却不是昨日那兩個頭目。而且昨日自己〔未〕到廳上，今日見他等迎了上來。連忙棄舟登岸，彼此執手。到了廳上，遜坐獻茶。這頭目謙恭和藹的問了姓名，以及來歷備細。着二人陪坐，一人通報。不多時，那頭目出來，笑容滿面，道：『適纔稟過大王。大王聞得二位到來，不勝歡喜。并且問歐陽爺可是碧睛紫髯的紫髯伯麼？』智化代答道：『正是。我這兄長就是北俠紫髯伯。』頭目道：『我家大王言歐陽爺乃當今名士，如何肯臨賤地，總有些疑似之心。忽然想起歐陽爺有七寶刀一口，堪作實驗。意欲借寶刀一觀，不知可肯賜教否？』北俠道：『這有何難。乃在這裏，即請拿去。』說罷，從裏衣取下寶刀，遞與頭目。頭目雙手捧定，恭恭敬敬的去了。遲不多時，那頭目轉來道：『我家大王奉請二位爺相見。』智化聽頭目之言，二位下面添了個爺字，就知有些意思。便同北俠下船，來至泊岸，到了宮門。

北俠坦腹挺胸，氣昂昂英風滿面；智化却是一步三扭，文縐縐酸態週身。

進了宮門，但見中間一溜花石甬路，兩旁嵌着石子直達月臺。再往左右一看，俱有配房五間。櫺（疑正字之誤）殿七間，俱是畫棟雕樑，金碧交輝，而且有一塊闌龍金匾，填着洋藍青字，寫着銀安殿三字。剛至廊下，早有虞候高挑簾櫳。只見有一人身高七尺，面如獬豸，頭戴一頂闌龍軟翅繡蓋巾，身穿一件闌龍寬袖團花紫縐，腰繫一條香色垂穗如意絲絛，足登一雙元青素緞時款官靴。鍾雄略一執手，道：『請了。』吩咐看坐獻茶。北俠也就執了一執手。智爺却打一躬。彼此就坐。鍾雄又將二人看了一番。便對北俠道：『此位想是歐陽公了。』北俠道：『豈敢。僕陽歐春聞得寨主招賢納士，特來竭誠奉謁。素昧平生，殊深冒瀆。』鍾雄道：『久仰英名，未能面晤，曷勝悵望。今日幸會，實慰鄙懷。適纔瞻仰寶刀，真是稀世之物，可羨吓可羨！』

智化見他二人說話，却無一語道及自己，未免有些不自在。因鍾雄稱羨寶刀，

便說道：『此刀雖然是寶，然非至寶也。』鍾雄方對智化道：『此位想是智公了。如此說來，智公必有至寶。』智化道：『僕子然一身之外，並無他物，何至寶之有？』鍾雄道：『請問至寶安在？』智爺道：『至寶在在皆有，處處皆是。爲善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土地人民政事又是三寶。寨主何得舍〔正〕路而不由，嘖嘖以刀爲寶乎？再者僕等今日之來，原是投誠，並非獻刀。寨主只顧稱羨此刀，未免重物輕人。惟望寨主賤貨而貴德，庶不負招賢的那篇文字。』鍾雄聽智化咬文嚼字的背書，不由的冷哂道：『智公所論雖是，然而未免過於腐氣了。』智化道：『何以見得腐氣？』鍾雄道：『智公所說的全是治國爲民道理。我鍾雄原非三台卿相，又非世冑功勳，要這些道理何用？』智化也就微微冷哂道：『寨主既知非三台卿相，又非世冑功勳，何得穿鬧龍服色，坐銀安寶殿？此又智化所不解也。』一句話說的鍾雄啞口無言。半晌，忽然向智化一揖，道：『智兄大開茅塞，鍾雄領教多多矣。』從新復又施禮，將北俠智化讓至客位，分賓主坐了。卽喚虞候等看酒宴伺候。又悄

情吩咐了幾句。虞候轉身不多時，拿了一個包袱來，連忙打開。鍾雄便脫了鬧龍紫氅，換了一件大領天藍花氅，除去鬧龍頭巾，戴一頂碎花武生頭巾。北俠道：「寨主何必忙在一時呢？」鍾雄道：「適纔聽智兄之言，覺得背生芒刺，是早些換了的好。」

此時酒宴已設擺齊備。鍾雄遜讓再三，仍是智爺北俠上坐，自己下位相陪。飲酒之間，鍾雄又道：「既承智兄指教。我這殿上……」剛說至此，自己不由的笑了，道：「還敢忝顏稱殿。我這廳上匾額應當換個名色方好。」智爺道：「若論匾額名色極多，若是晦了不好，不貼切也不好。總要雅俗共賞，使人一見即明，方覺恰當。」仰面想了一想，道：「却倒有個名色，正對寨主招募賢豪之意。」鍾雄道：「是何名色？」智化道：「就是思齊堂三字，雖則俗些，却倒現成。」見賢思齊焉。此處原是待賢之所，寨主却又求賢若渴。既曰思齊，是已見了賢了。必思與賢齊，然後不負所見。正是說寨主已得賢豪之意。然而這賢字弟等却擔不起。」鍾

雄道：『智兄太謙了。今日初會，就教導弟歸於正道，非賢而何？我正當思齊，好極，妙極！清而且醒，容易明白。』立刻吩咐虞候即到船場，取木料改換匾額。

三人傳盃換盞，互應議論，無非是行俠尚義，把個鍾雄樂的手舞足蹈，深恨相見之晚，情願與北俠智化結爲異姓兄弟。智化因見鍾雄英爽，而且有意收伏他，只得應允。那知鍾雄是個性急人，登時叫虞候備了香燭，叙了年庚，就在神前立盟。北俠居長，鍾雄次之，智化第三。結拜之後，復又入席，你兄我弟，這一番暢快樂不可言。鍾雄又派人到後面把世子喚出來。原來鍾雄有一男一女，女名亞男年方十四歲，子名鍾麟年方七歲。

不多時鍾麟來至廳上。鍾雄道：『過來拜了歐陽伯父。』北俠躬身還禮，鍾雄斷斷不依。然後又道：『這是你智叔父。』鍾麟也拜了。智化拉着鍾麟細看，見他方面大耳，目秀眉清，頭戴束髮金冠，身穿立水蟒袍。問了幾句言語，鍾麟應答如流。智化暗道：『此子相貌非凡，我今既受了此子之拜。將來若負此拜，如何對的

過他呢？」便叫虞候送入後面去了。鍾雄道：「智賢弟，看此子如何？」智化道：「好則好矣。小弟又要直言了。方纔姪兒出來，唬了小弟一跳，真不像吾兄的兒郎，竟彷彿守缺的太子。似此如何使得？再者世子之稱，亦屬越禮，總宜改稱公子爲是。」鍾雄拍手大樂，道：「賢弟見教，是極，是極！劣兄從命。」回頭便吩咐虞候人等，從此改稱公子。

你道鍾雄既能言聽計從，說甚麼就改甚麼，智化何不勸他棄邪歸正呢，豈不省事，又何必後文費許多周折呢？這又有個緣故。鍾雄據占軍山非止一日，那一派的驕侈倨傲，同流合污，已然習慣性成，如何一時能變改的來呢？卽或悛改，稍不如意，必至依然照舊，那不成了反覆小人了麼？就是智化今日勸他換了鬧龍服色，除了銀安匾額，改了世子名號，也是試探鍾雄服善不服善。他要不服善，情願以賊寇逆叛終其身，那就另有一番剿滅的謀略。誰知鍾雄不但服善，而且勇於改悔。知時

務者，呼爲俊傑。他既是好人，智化焉有不勸他之理。所以後文智化委屈婉轉，務必叫鍾雄歸於正道，方見爲朋友的一番苦心。

是日三人飲酒談心，至更深夜靜方散。北俠與智爺同居一處。智爺又與北俠商議如何搭救沙龍展昭。便定計策，必須如此如此方妥。商議已畢，方纔安歇。

不知如何救他二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鍾太保貽書招賢士——蔣澤長冒雨訪賓明

且說北俠智化二人商議已畢，方纔安歇。到了次日，鍾雄將軍務料理完時，便請北俠智爺在書房相會。今日比昨日更覺親熱了。閒話之間，又提起當今之世誰是豪傑，那個是英雄。北俠道：『劣兄却知一個人，惜乎他爲宦途羈絆，再也不能到此。』鍾雄道：『是何等人物？姓甚名誰？』北俠道：『就是開封府的四品帶刀護衛展昭字熊飛，爲人行俠尚義，濟困扶危，人人都稱他爲南俠，敕封號爲御貓，他乃當世之豪傑也。』鍾雄聽了，哈哈大笑，道：『此人現在小弟寨中，兄長如何說』

他不能到此？」北俠故意吃驚道：「南俠如何能殺到此地呢？劣兄再也不信。」鍾雄道：「說起來話長。襄陽王送了一個罈子來，說是大鬧東京錦毛鼠白玉堂的骨殖，交到小弟處。小弟念他是個英雄，將他葬在五峯嶺上，小弟還親身祭奠一回。惟恐有人盜去此罈，就在那墳塚前創了個梅花塹坑，派人看守，以防不虞。不料遲不多日，就拿了二人：一個是徐慶，一個是展昭。那徐慶已然脫逃。展昭弟也素所深知，原要叫他作個幫手，不想他執意不肯，因此把他囚在碧雲崖下。」北俠暗暗歡喜，道：「此人頗與劣兄相得，待明日作個說客，看是如何？」

智化接言道：「大哥既能說南俠，小弟還有一人，亦可叫他投誠。」鍾雄道：「賢弟所說之人爲誰呢？」智化道：「說起此人也是有名的豪傑。他就在臥虎溝居住，姓沙名龍。」鍾雄道：「不是拿藍驍的沙員外麼？」智化道：「正是。兄何以知道？」鍾雄道：「劣兄想此人久矣！也曾差人去請過，誰知他不肯來。後來聞得黑狼山有失。劣兄還寫一信與襄陽王，叫他把此人收伏，就叫他把守黑狼山，却是

人地相宜。至今未見回音，不知事體如何？」智化道：「既是兄長知道此人，小弟明日就往臥虎溝便了。大約小弟去了，他沒有不來之理。」鍾雄聽了大樂。三個人就在書房，飲酒用飯，不必細表。

至次日，智化先要上臥虎溝。鍾雄立刻傳令開了寨門，用小船送出竹柵，過了五孔橋。他却不奔臥虎溝，竟奔陳起望而來。進了莊中，莊丁即刻通報。衆人正在廳上，便問投誠事體如何。智爺將始末原由說了一遍。深讚鍾雄是個豪傑，惜乎錯走了路頭，必須設法將這朋友提出苦海方好。又將與歐陽兄定計搭救展大哥與沙大哥之事說了。蔣平道：「事有湊巧。昨晚史雲到了。他說因找歐陽兄，到了菜花村，說與丁二爺起身了。他又趕到襄陽，見了張立，方知歐陽兄丁二弟與智大哥俱在按院那裏。他又急急趕到按院衙門，盧大哥纔告訴他說咱們都上陳起望了，他從新又到這裏來。所以昨晚纔到。」智化聽了，即將史雲叫來，問他按院衙門可有甚

麼事。史雲道：『我也曾問了。盧大爺叫問衆位爺們好，說衙門中甚是平安。顏大人也好了。徐三爺也回去了。諸事妥當。請諸位爺們放心。』智化道：『你來得正好。歇息兩日，卽速回臥虎溝，告訴孟焦二人。叫他將家務派妥當人管理，所有漁戶獵戶人等凡有本領的齊赴襄陽太守衙門。』丁二爺道：『金老爺那裏如何住得許多人呢？』智化笑道：『劣兄早已預料，已在漢皋那裏修葺下些房屋。』陸彬道：『漢皋就是方山，在府的正北上。』智化道：『正是此處。張立盡知。到了那裏，見了張立，便有居住之處了。』說罷，大家入席飲酒。

蔣平問道：『鍾雄到底是幾時生日？』智化道：『前者結拜時已叙過了。還早呢，尚有半月的工夫。我想要制伏他，就在那生日。趁着忙亂之時，須要設法把他請至此處。你我衆弟兄以大義開導他，一來使他信服，二來把聖旨相諭說明，他焉有不傾心向善之理。』丁二爺道：『如此說來，不用再設別法。只要四哥到柳員外莊上贏了柳青，就請帶了斷魂香來。臨期如此如此，豈不大妙？』智化點頭，道：

『此言甚善。不知四弟幾時纔去？』蔣平道：『原定於十日後，今剛三日。再等五天，小弟再去不遲。』智化道：『很好。我明日回去，先將沙大哥救出。然後暗探他的事件，掌他的權衡，那時就好說了。』這一日大家聚飲歡呼，至三鼓方散。

第二日智化別了衆人，駕一小舟，回至水寨，見了鍾雄。鍾雄問道：『賢弟爲何回來的這等快？』智化道：『事有湊巧。小弟正往臥虎溝進發，恰好途中遇見臥虎溝來人。問及沙員外，原來早被襄陽王拿去，囚在王府了。因此急急趕回，與兄長商議。』鍾雄道：『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據小弟想來，襄陽王既囚沙龍，必是他不肯順從。莫若兄長寫書一封，就說咱們這裏招募了賢豪，其中頗有與沙龍至厚的；若要將他押至水寨，叫這些人勸他歸降，他斷無不依的。不知兄長意下如何？』鍾雄道：『此言甚善。就求賢弟寫封書信罷。』智化立刻寫了封懇切書

信，派人去了。

智化又問：『歐陽兄說的南俠如何？』鍾雄道：『昨日去說，已有些意思。今日又去了。』正說間，虞候報：『歐陽老爺回來了。』鍾雄智化連忙迎出來，問道：『南俠如何不來？』北俠道：『劣兄說至再三，南俠方纔應允，務必叫親身去請，一來見賢弟誠心，二來他臉上覺得光彩。』智化在旁幫襯道：『兄長既要招募賢豪，理應折節下士。此行斷不可少。』鍾雄慨然應允。於是大家乘馬到了碧雲崖。這原是北俠作就活局。從新給他二人見了。彼此謙遜了一番，方一同回轉思齊堂。四個人聚飲談心，歡若平生。

再說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陽王那裏，將信投遞府內。誰知襄陽王看了此書，暗暗合了自己心意，恨不得沙龍立時歸降自己，好作幫手。急急派人押了沙龍送至軍山。送信人先趕回來，報了回信。智化便對鍾雄道：『沙員外既來了，待小弟先

去迎接。仗小弟舌上鈍鋒，先與他陳說利害，再以交誼規勸，然後述說兄長禮賢下士。如此諄諄勸勉，包管投誠無疑矣。」鍾雄聽了，大悅。卽刻派人備了船隻，開了竹柵。他只知道智化迎接沙龍遞信，那知他們將圈套細說明白。一同進了水寨，把沙龍安置在接官廳上。他却先來，見了鍾雄，道：「小弟見了沙員外，說至再三。沙員外道，他在臥虎溝，雖非簪纓，却乃清白的門楣。只因誤遭了賊官局騙，以致被獲遭擒，已將生死置子度外，既不肯歸降襄陽王，如何肯投誠鍾太保呢。」鍾雄道：「如此說來，這沙員外是斷難收伏的了。」智化道：「虧了小弟百般的苦勸，又述說兄長的大德。他方說道：『爲人要知恩報恩。既承寨主將俺救出囹圄之中，如何敢忘大德。話要說明了，俺若到了那裏，情願以客自居，所有軍務之事概不與聞，止如是相好朋友而已。儻有急難之處用着俺時，必效犬馬之勞，以報今日之德。』小弟聽他這番言語，他是怕墮了家聲，有些留戀故鄉之意。然而既肯以朋友相許，這是他不肯歸伏之歸伏了。若再諄諄，又恐怕他不肯投誠。因此安置他在接

官廳上，特來告稟兄長得知。』北俠在旁答道：『只要肯來便好說了，甚麼客不客呢，全是好朋友罷了。』鍾雄笑道：『誠哉是言也！還是大哥說的是。』南俠道：『咱們還迎他不迎呢？』智化道：『可以不必遠迎，止於在宮門接接就是了。小弟是先要告辭了。』

不多時，智化同沙龍到來，上了泊岸，望宮門一看，見多少虞候侍立宮門之下，鍾太保與南北兩俠等候。智化導引在前，沙龍在後，登台階，兩下彼此迎湊。智化先與鍾雄引見。沙龍道：『某一介魯夫，承寨主錯愛，實實叨恩不淺。』鍾雄道：『久慕英名，未能一見。今日幸會，何樂如之！』智化道：『此位是歐陽兄，此位是展大哥。』沙龍一一見了，又道：『難得南北二俠俱各在此，這是寨主威德所致，我沙龍今得附驥，幸甚吓幸甚！』鍾雄聽了，甚為得意。彼此來至思齊堂，分賓主坐定。鍾雄又問沙龍，如何到了襄陽王那裏。沙龍便將縣宰的局騙說了。『若不虧寨主救出囹圄。俺沙某不復見天，實實受惠良多。改日自當酬報。』鍾雄

道：『你我作豪傑的，乃是常事，何足掛齒。』沙龍又故意的問了問南北二俠。彼此攀話。酒宴已設擺下了。鍾雄讓沙龍。沙龍謙讓再三，寨主長，寨主短。鍾雄是個豪傑，索性叙明年庚，即以兄長呼之，真是英雄的本色。沙龍也就磊磊落落，不鬧那些虛文。

飲酒之間，鍾雄道：『難得今日沙兄長到此，足慰平生。方纔智賢弟已將兄長的豪志大度說明，沙兄長只管在此居住，千萬莫要拘束。小弟決不有費清心。惟有歐陽兄展兄小弟還要奉託，替小弟操勞。從今後水寨之事求歐陽兄代爲管理；旱寨之事原有妻妾鎧料理，恐他一人照應不來，求展兄協同經理。智賢弟作個統轄，所有兩寨事務全要賢弟稽查。衆位弟兄如此分勞，小弟就可以清閑自在。每日與沙大哥安安靜靜的盤桓些時，庶不負今日之歡聚，素日之渴想。』智化聽了，甚合心意，也不管南北二俠應與不應，他就滿口應承。是日四人盡歡而散。

到了次日，鍾雄傳諭大小頭目：所有水寨事務俱回北俠知道；旱寨事務俱回南

俠與姜爺知道；儻有兩寨不合宜之事，俱各會同智化參酌。不上五日工夫，把個軍山料理得益發整齊嚴肅，所有大小頭目兵丁無不歡呼頌揚。鍾雄得意洋洋，以爲得了幫手，樂不可言。那知這些人全是算計他的呢。

且說蔣平在陳起望，到了日期，應當起身，早別了丁二爺與陸魯二人，竟奔柳家莊而來。此時正在深秋之際，一路上黃花鋪地，落葉飄飄，偏偏的陰雲密布，浙浙泠泠下起雨來。蔣爺以爲深秋沒有甚麼大雨，因此冒雨前行。誰知細雨濛濛，連綿不斷，刮來金風瑟瑟，偏體清涼。低頭看時，渾身皆濕。再看天光，已然垂暮。又算計柳家莊尚有四十五里之遙，今日斷不能到。幸虧今日是十日之期，就是明日到，也不爲遲。因此要找個安身之處，且歇息避雨。往前又趨行了幾里，好看看見那邊有座廟宇，急急奔到山門，敲打聲喚，再無人應。心內甚是躊躇，更兼渾身皆濕，秋風颼來，冷不可當。自己說道：『利害！真是「一場秋雨一場寒」。這可怎

麼好呢？」只見那邊柴扉開處，出來一老者，打着一把半零不落的破傘。見蔣平瘦弱身軀，猶如水鷄兒一般唏唏呵呵的，心中不忍，便問道：「客官，想是走路遠了，途中遇雨。如不憎嫌，何不到我豆腐房略爲避避呢？」蔣平道：「難得老丈大發慈悲。只是小可素不相識，怎好攪擾？」老丈道：「有甚要緊。但得方便地，何處不爲人。休要拘泥。請吓！」蔣平見老丈誠實，只得隨老丈進了柴扉。

不知老丈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三 俠 五 義 第 一 百 十 三 回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且說蔣平進了柴扉一看，却是三間茅屋，兩明間有磨與屨板羅榻等物，果然是個豆腐房。蔣平先將濕衣脫下，搥了一搥，然後抖晾。這老丈先燒了一碗熱水，遞與蔣平。蔣平喝了幾口，方問道：『老丈貴姓？』老丈道：『小老兒姓尹，以賣豆腐爲生。膝下並無兒女，有個老伴兒。就在這裏居住。請問客官貴姓。要往何處去呢？』蔣平道：『小可姓蔣，要上柳家莊找個相知，不知此處離那裏還有多遠？』老丈道：『算來不足四十里之遙。』說話間，將壁燈點上。見蔣平抖晾衣服，即回

身取了一捆柴草來，道：『客官就在那邊空地上將柴草引着，又向火，又烘衣，只
是小心些就是了。』蔣平深深謝了，道：『老丈放心。小可是曉得的。』尹老兒
道：『老漢動轉一天也覺乏了。客官烘乾衣服也就歇息罷，恕老漢不陪了。』蔣平
道：『老丈但請尊便。』尹老兒便向裏屋去了。

蔣平這裏向火烘衣。及至衣服快乾，身體煖和，心裏却透出餓來了。暗道：
『自我打尖後只顧走路，途中再加上雨淋，竟把餓忘了。說不得只好忍一夜罷
了。』便將破牀擰了擰，倒下頭，心裏想着要睡。那知肚子不作勁兒，一陣陣咕嚕
嚕的亂響，鬧的心裏不得主意，哧哧的亂跳起來。自己暗道：『不好。索性不睡
的好。』將壁燈剔了一剔，悄悄開了屋門，來到院內。仰面一看，見滿天星斗，原
來雨住天晴。正在仰望之間，耳內只聽兵兵梆梆猶如打鐵一般。再細聽時，却是兵
刃交架的聲音，心內不由的一動，思忖道：『這樣荒僻去處，如何夤夜比武呢？倒
要看看。』登時把餓也忘了，縱身跳出土牆，順着聲音一聽，恰好就在那邊廟內。

急急緊行幾步，從廟後越牆而過。見那邊屋內燈光明亮，有個婦人啼哭，連忙挨身而入。

婦人一見，唬的驚慌失色。蔣爺道：『那婦人休要害怕。快些說明，爲何事來，俺好救你。』那婦人道：『小婦人姚王氏，只因爲與兄弟回娘家探望，途中遇雨，在這廟外山門下避雨。被僧人開門看見，將我等讓至前面禪堂。剛然坐下，又有人擊戶，也是前來避雨的。僧人道：「前面禪堂男女不便，」就將我等讓在這裏。誰知這僧人不懷好意，到了一更之後，提了利刃進來時，先將我兄弟踢倒，捆縛起來，就要逼勒於我。是小婦人着急喊叫。僧人道：「你別嚷！俺先結果了前面那人，回來再合你算賬。」因此提了利刃，他就與前面那人殺起來了。望乞爺爺搭救搭救。』蔣爺道：『你不必害怕。待俺幫那人去。』說罷，回身見那邊立着一根門，拿在手中，趕至跟前。見一大漢左右躲閃，已不抵敵。再看和尚，上下翻騰，堪稱對手。蔣爺不慌不忙將門門端了個四平，彷彿使鎗一般，對准那僧人的脇下，

一言不發儘力的一戳。那僧人只顧趕殺那人，那知他身後有人戳他呢。冷不防覺得左脇痛徹心髓，翻筋斗栽倒塵埃。前面那人見僧人栽倒，趕上一步，抬脚往下一蹶。只聽的拍的一聲，僧人的臉上已然着重。這僧人好苦，臨死之時，先挨一戳，後挨一蹶。噯喲一聲，手一扎煞，刀已落地。蔣爺撇了門門，趕上前來，搶刀在手，往下一落。這和尚登時了賬。歎他身入空門，只因一念之差，枉自送了性命。

且說那人見蔣平殺了和尚，連忙過來施禮，道：『若不虧恩公搭救，某險些兒喪在僧人之手。請問尊姓大名。』蔣平道：『俺姓蔣名平。足下何人？』那人道：『噯呀！原來是四老爺麼。小人龍濤。』說罷，拜將下去。蔣四爺連忙攙起，問道：『龍兄爲何到此？』龍濤道：『自從拿了花蝶與兄長報仇，後來回轉本縣繳了回批，便將捕快告退不當，躲了官人的轄制。自己務了農業，甚是清閑。只因小人有個姑母別了三年，今日特來探望。不料途中遇雨，就到此廟投宿。忽聽後面聲響

救人，正欲看視，不想這個惡僧反來尋找小人，與他對壘。不料將刀磕飛。可惡僧人好狠，連搥幾刀，皆被我躲過。正在危急。若不虧四老爺前來，性命必然難保，實屬再生之德。』蔣平道：『原來如此。你我且到後面，救那男女二人要緊。』

蔣平提了那僧人的刀在前，龍濤在後跟隨，來到後面，先將那男人釋放，姚王氏也就出來叩謝。龍濤問道：『這男女二人是誰？』蔣爺道：『他是姊弟二人，原要回娘家探望，也因避雨，悞被惡僧誑進。方纔我已問過，乃是姚王氏。』龍濤道：『俺且問你。你丈夫他可叫姚猛麼？』婦人道：『正是。』龍濤道：『你婆婆可是龍氏麼？』婦人道：『益發是了。不幸婆婆已於去年亡故了。』龍濤聽說他婆娑亡故了，不覺放聲大哭，道：『噯呀！我那姑母吓！何得一別三年，就作了故人了。』姚王氏聽如此說，方細看了一番，猛然想起道：『你敢是表兄龍濤哥哥麼？』龍濤此時哭的說不上話來，止於點頭而已。姚王氏也就哭了。蔣爺見他等認了親戚，便勸龍濤止住哭聲。龍濤便問道：『表弟近來可好？』叙了多少話語。龍

濤又對蔣爺謝了，道：『不料四老爺救了小人並且救了小人的親眷，如此恩德何以答報！』蔣爺道：『你我至契好友，何出此言。龍兄，你且同我來。』

龍濤不知何事，跟着蔣爺，左尋右找，到了廚房。現成的燈燭，仔細看時，不但菜蔬饅首，而且有一瓶好燒酒。蔣爺道：『妙極！妙極！我是實對龍兄說罷，我還沒吃飯呢。』龍濤道：『我也覺得餓了。』蔣爺道：『來罷，來罷，咱們搬着走。大約他姐兒兩個也未必吃飯呢。』龍濤見那邊有個方盤，就拿出那當日賣煎餅的本事來了，端了一方盤。蔣爺提了酒瓶，拿了酒盃碗碟筷子等，一同來到後面。他姐兒兩個果然未進飲食，却不喝酒，就拿了菜蔬點心在屋內吃。蔣爺與龍濤在外間，一壁飲酒，一壁叙話。龍濤便問蔣爺何往。蔣爺便叙述已往情由，如今要收伏鍾雄，特到柳家莊找柳青要斷魂香的話，說了一遍。龍濤道：『如此說來，衆位爺們俱在陳起望。不知有用小人處沒有？』蔣爺道：『你不必問哪。明日送了令親去，你就到陳起望去就是了。』龍濤道：『既如此，我還有個主意。我這個表弟姚

『猛，身量魁梧，與我不差上下。他不過年輕些。明日我同他一去如何？』蔣平道：『那更好了。到了那裏，丁二爺你是認得的，就說咱們遇着了。還有一宗，你告訴丁二爺，就求陸大爺寫一封薦書，你二人直奔水寨投在水寨之內。現有南北二俠，再無有不收錄的。』龍濤聽了，甚是歡喜。

二人飲酒多時，聽了聽已有雞鳴。蔣平道：『你們在此等候我，我去去就來。』說罷，出了屋子，仍然越過後牆，到了尹老兒家內。又越了土牆，悄悄來至屋內。見那壁上燈點的半明不滅的，從新剔了一剔，故意的咳嗽，將尹老兒驚醒，伸腰欠口，道：『天是時候了。該磨豆腐了。』說罷，起來，出了裏屋，見蔣爺在牀上坐着，便問道：『客官起來的恁早？想是夜靜有些寒涼。』蔣平道：『此屋還暖和，多承老丈挂心。天已不早了，小可要趕路了。』尹老兒道：『何必忙呢？等着熱熱的喝碗漿，暖暖寒，再去不遲。』蔣爺道：『多承美意，改日叨擾罷。小可還有要緊專呢。』說着話，披上衣服，從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足有二兩重，道：『老丈，

些須薄禮望乞笑納。』老丈道：『這如何使得？客官在此屈尊一夜，費了老漢甚麼，如何破費許多呢？小老兒是不敢受的。』蔣爺道：『老丈休要過謙。難得你一片好心。再要推讓，反覺得不誠實了。』說着話，便掖在尹老兒袖內。尹老兒還要說話，蔣爺已走到院內，只得謝了又謝，送出柴扉。彼此執手。那尹老兒還要說話，見蔣爺已走出數步，只得回去，掩上柴扉。

蔣爺仍然越牆進廟。龍濤便問：『上何方去了？』蔣平將尹老兒留住話說了一遍。龍濤點頭，道：『四老爺作事真個周到。』蔣平道：『咱們也該走了。龍兄送了令親之後，便與令表弟同赴陳起望便了。』龍濤答應。四人來至山門。蔣爺輕輕開了山門，往外望了一望，悄悄道：『你三人快些去罷。我還要關好山門，仍從後面而去。』龍濤點頭，帶領着姊弟二人佯長去了。

蔣爺仍將山門閉妥，又到後面檢點了一番，就撻下這沒頭腦的事兒叫地面官辦

去罷了。他仍從後牆跳出，溜之乎也。一路觀看清景，走了二十餘里，打了早尖。及至到了柳家莊，日將西斜。自己暗暗道：『這們早到那裏作甚麼，且找個僻靜的酒肆沽飲幾杯。知他那裏如何款待呢？別像昨晚餓的抓耳撓腮。若不虧那該死的和尚預備下，我如何能殼吃到十二分。』心裏想着，早見有個村居酒市，彷彿當初大夫居一般，便進去，揀了座頭坐下。酒保兒却是個少年人，煖了酒。蔣爺慢慢消飲。暗聽別的座上三三兩兩，講論柳員外，這七天的經懺費用不少。也有說他爲朋友盡情，真正難得的；也有說他家內充足，耗財買臉兒的；又有那窮小子苦混混兒說：『可惜了兒的！交朋友不過是了就是了。人在人情在，那裏犯的上呢。若把這七天費用幫了苦哈哈，包管殼過一輩子的。』蔣爺聽了暗笑。酒飲殼了，又吃了些飯。看看天色已晚，會了錢鈔，離了村居，來到柳青門首，已然掌燈。連忙擊戶。只見裏面出來了個蒼頭，問道：『甚麼人？』蔣爺道：『是我。你家員外可在家麼？』蒼頭將蔣爺上下打量一番，道：『俺家員外在家等賊呢。請問尊駕貴姓。』

蔣爺聽了蒼頭之言，有些語辣，只得答道：『我姓蔣，特來拜望。』蒼頭道：『原來是賊爺到了。請少待。』轉身進去了。蔣爺知道這是柳青吩咐過了，毫不介意。只得等候。

不多時，只見柳青便衣便帽出來，執手道：『姓蔣的，你竟來了！也就好大膽呢！』蔣平道：『劣兄既與賢弟定准日期；劣兄若不來，豈不叫賢弟跌等麼？』柳青說：『且不要論弟兄。你未免過于不自量了。你既來了，只好叫你進來。』說罷，也不謙讓，自己却先進來。蔣爺聽了此話，見此光景，只得忍耐。剛要舉步，只見柳青轉身奉了一揖，道：『我這一揖你可明白？』蔣爺笑道：『你不過是「開門揖盜」罷了，有甚難解。』柳青道：『你知道就好。』說着便引到西廂房內。蔣爺進了西廂房一看，好樣兒，三間一通連，除了一盞孤燈一無所有，止于迎門一張牀，別無他物。蔣爺暗道：『這是甚麼意思？』

只聽柳青道：『姓蔣的，今日你既來了，我要把話說明了。你就在這屋內居

住，我在對面東屋內等你。除了你我，再無第三人，所有我的僕婦人等早已吩咐過了，全叫他們迴避。就是前次那枝簪子。你要偷到手內，你便隔牕兒叫一聲，說：「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我在那屋裏在頭上一摸，果然不見了。這是你的能爲。不但偷了來，還要送回去。再遲一回，你能殼送去，還是隔牕叫一聲：「姓柳的，你的簪子我還了你了。」我在屋內向頭上一摸，果然又有了。若是能殼如此，不但你我還是照舊的弟兄，而且甘心佩服，就是叫我赴湯蹈火我也是情願的。」蔣爺點頭，笑道：『就是如此。賢弟到了那時，別又後悔。』柳青道：『大丈夫說話，焉有改悔？』蔣爺道：『很好，很好。賢弟請了。』

不知果能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隨意戲耍智服柳青——有心提防結交姜鏡

且說柳青出了西廂房，高聲問道：『東廂房炭燭茶水酒食等物，俱預備妥當了沒有？』只聽僕從應道：『俱已齊備了。』柳青道：『你們俱各迴避了，不准無故的出入。』又聽婦人聲音說道：『婆子丫鬢，你們驚醒些！今晚把賊關在家裏，知道他淨偷簪子，還偷首飾呢。』早有個快嘴丫鬢接言道：『奶奶請放心罷。奴婢將褲腿帶子都收拾過了，外頭任嗎兒也沒有了。』婦人嗔道：『多嘴的丫頭子，進來罷，不要混說了。』這說話的原來是柳娘子。蔣爺聽在心內，明知是說自己，置若

問聞。

此時已有二鼓。柳青來至東廂房內，抱怨道：『這是從那裏說起！好好的美寢不能安歇。偏偏的這盆炭火也不旺了。茶也冷了，這還要自己動轉。也不知是甚麼時候纔偷，真叫人等的不耐煩。』忽聽外面「他拉」「他拉」的聲響，猛見簾兒一動，蔣爺從外面進來，道：『賢弟不要抱怨。你想你這屋內，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糊裱的嚴緊，鋪設的齊整。你瞧瞧我那屋子猶如冰窖一般，八下裏冒風，連個鋪墊也沒有。方纔躺了一躺，實在的難受。我且在這屋裏暖和解和。』柳青聽了此話，再看蔣爺頭上止有網巾，並無頭巾，脚下他拉着兩隻鞋，是躺着來着。便說道：『你既嚷冷，爲甚麼連帽子也不帶？』蔣爺道：『那屋裏甚麼全沒有。是我剛纔摘下頭巾枕着來，一時寒冷，只顧往這裏來，就忘了帶了。』柳青道：『你坐坐，也該過去了。你有你的公事，早些完了，我也好歇息。』蔣爺道：『賢弟，你真個不講交情了。你當初到我們陷空島，我們是何等待你。我如今到了這裏，你不

款待也罷了，怎麼連碗茶也沒有呢？」柳青笑道：「你這話說得可笑。你今日原是來偷我來了。既是來偷我，我如何肯給你預備茶水呢？你見世界上有給賊預備妥當了，再等着他偷來的道理麼？」蔣平也笑道：「賢弟說的也是。但只一件，世界上有這們明燈蠟燭等賊偷的麼？你這不是「開門揖盜」，竟是「對面審賊」了。」柳青將眼一瞪，道：「姓蔣的，你不要強辯饒舌。你縱能說，也不能說了我的簪子去。你趁早兒打主意便了。」蔣爺道：「若論盜這簪子原不難，我只怕你不帶在頭上那就難了。」

柳青登時生起氣來，道：「那豈是大丈夫所爲！」便摘下頭巾，拔下簪子，往桌上一擲，道：「這不是簪子？說還哄你不成。你若有本事，就拿去。」蔣平老着臉兒，伸手拿起，揣在懷內，道：「多謝賢弟。」站起來就要走。柳青微微冷哂，道：「好個翻江鼠蔣平！俺只當有甚麼深韜廣略，敢則是葳蕤憊懶！可笑吓，可笑！」蔣平聽了，將小眼一瞪，瘦臉兒一紅，道：「姓柳的，你不要信口胡說。俺

蔣平堂堂男子，慳慳則甚？』回手將簪子掏出，也往桌上一擲，道：『你隄防着，待我來偷你。』說罷，轉身往西廂去了。

柳青自言自語道：『這可要偷了。須當防備。』連忙將簪子別在頭上，戴上頭巾，兩隻眼睛睜睜的往屋門瞧着，以爲看他如何進來，怎麼偷法。忽聽蔣爺在西廂房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柳青唬了一跳，急將頭巾摘下，摸了一摸，簪子仍在頭上，由不的哈哈大笑，道：『姓蔣的，你是想簪子想瘋了心了。我這簪子好好還在頭上，如何被你偷去？』蔣平接言道：『那枝簪子是假的。真的在我這裏。你不信，請看那枝簪子，背後沒有暗壽字兒。』柳青聽了，拔下來仔細一看，寬窄長短分毫不錯，就只背後缺少壽字兒。』柳青看了，暗暗吃驚，連說『不好』！只得高聲嚷道：『姓蔣的，偷算你偷去，看你如何送來？』蔣爺也不答言。

柳青在燈下賞玩那枝假簪，越看越像自己的，心中暗暗罕然，道：『此簪自從在五峯嶺上，他不過月下看了一看，如何就記得恁般真切？可見他聰明至甚。而且方纔他那安安詳詳的樣兒行所無事，想不到他抵換如此之快。只他這臨事好謀，也就令人可羨。』復又一轉念，猛然想起：『方纔是我不好了！絕不該合他生氣，理應參悟他的機謀，看他如何設法兒纔是。只顧暴躁，竟自入了他的術中。總而言之，是我量小之故。且看他將簪子如何送回？千萬再不要動氣了！』等了些時不見動靜，便將火盆撥開，溫暖了酒，自斟自飲，怡然自得。

忽聽蔣爺在那屋張牙欠口打哈氣，道：『好冷！夜靜了，更覺涼了。說着話，』他拉』他拉』又過來了，恰是剛睡醒了的樣子，依然沒戴帽子。柳青拿定主意，再也不動氣，却也不理蔣爺。蔣爺道：『好吓，賢弟會樂吓。屋子又暖和，又喝着酒兒，敢則好吓。劣兄也喝盅兒，使得使不得呢？』柳青道：『這有甚麼呢。酒在這裏，只管請用。你可別忘了送簪子。』蔣爺道：『實對賢弟說，我只會偷不

會送。」說罷，端起酒盞一飲而盡，復又斟上，道：「我今日此舉不過遊戲而已。劣兄却有緊要之事奉請賢弟。」柳青道：「只要送回簪子來，叫我那裏去，我都跟了去。」蔣爺道：「咱們且說正經事。」他將大家如何在陳起望聚義，歐陽春與智化如何進的水寨，怎麼假說展昭，智誑沙龍，又怎麼定計在他生辰之日收伏鍾雄，特着我來請賢弟用斷魂香的話，哩哩囉囉，說個不了。柳青聽了，唯唯喏喏。毫不答言。蔣爺又道：「此乃國家大事。我等欽奉聖旨，謹遵相諭，捉拿襄陽王，必須收伏了鍾雄，奸王便好說了。說不得賢弟隨劣兄走走。」柳青聽了這一番言語，這明是提出聖旨相諭押派着，叫我跟了他去，不由的氣往上撞、忽然轉念道：「不可，不可。這是他故意的着我生氣，他好於中取事，行他的譎詐。我有道理。」便嘻嘻笑道：「這些事都是你們爲官做的，與我這草民何干？不要多言，還我的簪子要緊。」蔣爺見說他不動，堵氣子帶上桌上頭巾，「他拉」「他拉」出門去了。

柳青這裏又奚落他道：「那帽子當不了被褥，也擔不了寒冷。原來是個抓帽子

賊，好體面哪！」蔣爺回身進來，道：「姓柳的，你不要嘲笑刻薄，誰沒個無心中呢。這也值得說這些沒來由的話。」說罷，將他的帽子劈面摔來。柳青笑嘻嘻，雙手接過，戴在頭上，道：「我對你說，我再也不生氣的。慢說將我的帽子摔來，就是覷面唾我，我也是容他自乾，決不生氣。看你有甚麼法子？」蔣爺聽了此言，無奈的樣兒，轉回西廂房內去了。

柳青暗暗歡喜，自以爲不動聲色，是絕妙的主意了。又將酒溫了一溫，斟上剛要喝。只聽蔣爺在西廂房內說道：「姓柳的，你的簪子，我還回去了。」柳青連忙放下酒盞，摘去頭巾，摸了一摸，並無簪子。又見那枝假的仍在桌上放着。又聽蔣爺在那屋內說道：「你不必猶疑。將帽子裏兒看看就明白了。」柳青聽了，即將帽子翻過看時，那枝簪子恰好別在上面，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氣道：「好吓！真真令人不測。」再細想時，更省悟了。「敢則他初次光頭過來，就爲二次還簪地步。這人的智略機變，把我的喜怒全叫他體諒透了，我還合他鬧甚麼？」

正在思索，只見蔣爺進來，頭巾也戴上了，鞋也不他拉着了，早見他一躬到地，柳青連忙站起，還禮不迭。只聽蔣爺道：「賢弟，諸事休要挂懷。懇請賢弟跟隨劣兄走走，成全朋友要緊。」柳青道：「四兄放心。小弟情願前往。」於是把蔣爺讓至上位，自己對面坐了。蔣爺道：「鍾雄爲人豪俠，是個男子，因衆弟兄計議，務要把他勸化回頭方是正理。」柳青道：「他既是好朋友，原當如此。但不知幾時起身？」蔣爺道：「事不宜遲，總要在他生日之前趕到方好。」柳青道：「既如此，明早起身。」蔣平道：「妙極。賢弟就此進內收拾去。劣兄還要歇息歇息。實對賢弟說，劣兄昨日一夜不曾合眼，此時也覺乏的很了。」柳青道：「兄長只管歇着，天還早呢，足可以睡一覺。恕小弟不陪了。」柳青便進內去了。

到了天亮，柳青背了包裹出來，又預備羹湯點心吃了。二人便離了柳家莊，竟奔陳起望而來。

且說智化作了軍山的統轄，所有水旱二寨之事俱各料理的清清楚楚。這日，忽見水寨頭目來報道：『今有陳起望陸大爺那裏來了二人，投書信一封。』說罷，將書呈上。智爺接來拆閱畢，吩咐道：『將他二人放進來。』頭目去不多時，早見兩個大漢幌里幌蕩而來。見了智爺，恭見道：『小人龍濤姚猛，望乞統轄老爺收錄。』智爺見他二人循規蹈矩，頗有禮數，便知是丁二爺教的。不然，他兩個鹵莽之人，如何懂得「統轄」與「收錄」呢？心內甚是歡喜。却又故意問了幾句，二人應答的頗好，智爺更覺放心。便將二人帶至思齊堂。智爺將書呈上，說明來歷。鍾雄便要看看來人。智化即喚龍濤姚猛。二人答應，聲若巨雷。及至到了廳上，參見大王。那一番騰騰煞氣，凜凜威風，真個是方相一般。鍾雄看了大樂，道：『難得他二人的身材體態，竟能一樣，很好。我這廳上正缺兩個領班頭目，就叫他二人充當此差，妙不可言。』龍濤姚猛聽了，連忙叩謝，甚是恭謹。旁邊北俠早已認得龍濤，見他舉止端詳，言語的當，心內也就明白了。是日沙龍等同鍾雄把酒談心，盡

一日之長，到晚方散。

智化北俠暗暗與龍濤打聽，如何能殺到此。龍濤將避雨遇見蔣爺一節說了。又道：『蔣爺不日也就要回來了。自從小人送了表弟妹之後，即刻同着姚猛上路，前日趕到陳起望。丁二爺告訴我等備細，教導了言語。陸大爺寫了薦書，所以今日就來了。』智爺道：『你二人來的正好。而且又在廳上，更就近了。到了臨期，自有用處，千萬不要多言，惟要小心謹慎而已。』龍濤道：『我等曉得。儻有用我等之處自當効力。』智化點頭，叫他二人去了。然後又與北俠計議一番，方纔安歇。

到了次日，他又不憚勤勞，各處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細細詢問。因此這軍山之內，由那裏到何處，至何方，俱已曉得。他見大小頭目雖有多人，皆沒甚要緊。惟有姜夫人之弟姜鎧甚是了得，極其梗直，生得凹面金腮，兩道濃眉，一張闊口，微微有些鬍鬚，綽號小二郎。他單會使一般器械，名曰三截棍，中間有五尺長短，兩頭俱有鐵葉打就，鐵環包定。兩根短棒足有二尺多。每逢對壘，施展起

來，遠近皆可打得，英勇非常。智化把他看在眼裏。又因他是鍾雄的親戚，因此待他甚好，極其親近。這二郎見智化志廣才高，料事精詳，更加喜悅。除了姜鏗之外，還有鍾雄兩個親信之人，却是同族弟兄武伯南武伯北。此二人專管料理家務，智化也時常的與他等親密。

他又算計鍾雄生日，不過三日就到了。他便託言查閱，悄悄的又到陳起望。恰好蔣爺正與柳青剛到，彼此見了，各生羨慕，喜愛非常。蔣爺便問：『龍濤姚猛到了不曾？』丁二爺道：『不但到了。謹遵兄命，已然進了水寨門了。』智化道：『昨日他二人去了，我甚憂心。後來見他等的光景甚是合宜，我就知是二弟的傳授了。』智化又問蔣爺道：『四弟，前次所論之事，想柳兄俱已備妥了。今日我就同柳兄進水寨。』柳青道：『小弟惟命是從。但不知如何進水寨法？』智化道：『我自自道理。』

不知用何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算失一着甚是爲難

且說智化要將柳青帶入水寨，柳青因問如何去法。智化便問柳青可會風鑑。柳青道：『小弟風鑑不甚明白，却會談命。』智化道：『也可以使得。柳兄就扮作談命的先生，到了那裏，不過奉承幾句，只要混到他的生辰，便完了事了。』柳青依允。智化又向陸魯二人道：『二位賢弟大魚可捕妥了？』陸彬道：『早已齊備，俱各養在那裏。』智化道：『很好。明日就給他送去，只用大船一隻，帶了漁戶去。到那裏二位賢弟自然是住下的，却將船隻泊在幽僻之處。到了臨期，如此如此。』

又對丁二爺蔣四爺說道：『二位賢弟務于後日夜間，要快船二隻，每船水手四名，就在前次砍斷竹城之處專等，千萬莫悞！』

計議已定。智化與柳青來至水寨見了鍾雄，言柳青係算命先生，筆法甚好。『小弟因一人事繁，難以記載，故此帶了他來，幫着小弟作個記室。』鍾雄見柳青人物軒昂，意甚歡喜。

至次日，陸彬魯英來至水寨送魚，鍾雄迎至思齊堂，深深謝了。陸彬魯英又提寫信薦龍濤姚猛二人。鍾雄笑道：『難得他二人身體一般，雄壯一樣，我已把他二人派了領班頭目。』陸彬道：『多蒙大王收錄。』也就謝了。陸魯二人又與沙龍北俠南俠智化見了，彼此歡悅。就將他二人款留住下，爲的明日好一同慶壽。

到了次日，智爺早已辦的妥協，各處結彩懸花，點綴燈燭，又有笙簫鼓樂，雜

劇聲歌，較比往年生辰不但熱鬧，而且整齊。所有頭目兵丁，俱有賞賜。並傳令今日概不禁酒，縱有飲醉者亦不犯禁；因此人人踴躍，個個歡欣，無有不稱羨統轄之德的。

思齊堂上排開花筵，擺設壽禮，大家衣冠鮮明，獨有展爺却是四品服色更覺出衆。及至鍾雄來到，見衆人如此，不覺大樂，道：『今日小弟賤辰，敢承諸位兄弟如此的錯愛，如此的費心。我鍾雄何以克當！』說話間，階下奏起樂來。就從沙龍讓起，不肯受禮，彼此一揖。次及歐陽春，也是如此。再又次就是展熊飛，務要行禮。鍾雄道：『賢弟乃皇家棟樑，相府的輔弼，劣兄如何敢當？還是從權行個常禮罷了。』說罷，先奉下揖去。展爺依舊從命，連揖而已。只見陸彬魯英二人上前相讓。鍾雄道：『二位賢弟是客，劣兄更不敢當。』也是常禮，彼此奉揖不迭。此時智化諄諄要行禮。鍾雄托住，道：『若論你我弟兄，劣兄原當受禮；但賢弟代劣兄操勞，已然費心，竟把這禮免了罷。』智化只得行個半禮，鍾雄連忙攙起。忽見外

面進來一人，撲翻身跪下，向上叩頭，原來是鍾雄的妻弟姜鏜。鍾雄急急攙起，還揖不迭。姜鏜又與衆人一一見了。然後是武伯南武伯北與龍濤姚猛，率領大小頭目，一起一起，拜壽已畢。復又安席入坐，樂聲頓止。堂上觥籌交錯，階前彩戲俱陳。智爺吩咐放了賞錢。早飯已畢，也有靜坐閑談的，也有料理事務的。獨有小二郎姜鏜却到後面與姜夫人談了多時，便回早寨去了。

到了午酒之時，大家俱要敬起壽星酒來。從沙龍起，每人三杯。鍾雄難以推却，只得杯到酒乾，真是大將必有大量。除了姜鏜不在座，現時座中六人俱各敬畢。然後團團圍住，剛要坐下。只見白面判官柳青從外面進來，手持一卷紙劄，道：『小可不知大王千秋華誕，未能備禮。倉促之間，無物可敬。方纔將諸事記載已畢，特特寫得條幅對聯，望乞大王笑納。』說罷，高高奉上。鍾雄道：『先生初到，如何叨擾厚賜？』連忙接過，打開看時，是七言的對聯，乃：『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寫的頗好。滿口稱讚道：『先生真好書法也！』說罷，奉

了一揖。柳青還要拜壽，鍾雄斷斷不肯。智化在旁道：『先生禮倒不消，莫若敬酒三杯，豈不大妙？』柳青道：『統轄吩咐極是。但只一件，小可理應早間拜祝。因事務冗繁，須要記載，早間是不得閑的，而且條幅對聯俱未能寫就。及至得暇寫出，偏又不乾，所以遲至此時，未免太不恭敬。若要敬酒，須要加倍，方見誠心。小可意欲恭敬三斗，未知大王肯垂鑒否？』鍾雄道：『適纔諸位兄弟俱已賜過，飲的不少了。先生賜一斗罷。』柳青道：『酒不喝單，小可奉敬兩斗如何？』沙龍道：『這却合中，就是如此罷。』歐陽春命取大斗來。柳青斟酒，雙手奉上。鍾雄勻了三氣飲畢。復又斟上，鍾雄接過來也就飲了。大家方纔入座，彼此傳壺告乾。七個人算計一個人，鍾雄如何敵的住。天未二鼓，鍾雄已然酩酊大醉。先前還可支持，次後便坐不住了。

智化見此光景，先與柳青送目，柳青會意去了。此時展爺急將衣服頭巾脫下，轉眼間出了思齋堂，便不見了。智化命龍濤姚猛兩個人將太保鍾雄攙至書房安歇。

兩個大漢一邊一個，將鍾雄架起，毫不費力，攙至書房榻上。此時雖有虞候伴當，也有飲酒過量的，也有故意偷閑的。柳青暗藏了藥物來至思齋堂一看，見座中只有沙龍與歐陽春連陸魯二人也不見了。剛要問時，只見智化從後邊而來，看了看左右無人，便叫沙龍歐陽春道：『二位兄長少待。千萬不可叫人過去。』即拿起南俠的衣服頭巾，便同柳青來至書房。叫龍濤姚猛把守門口，就說：『統轄吩咐，不准閑人出入。』柳青又給了每人兩丸藥，塞住鼻孔。然後進了書房，二人也用藥塞住鼻孔。柳青便點起香來。

你道此香是何用法？原來是香子麩。却有二個小小古銅造就的仙鶴，將這香麩裝在仙鶴腹內，從背後下面有個火門，上有螺螄轉的活蓋，搯開點着，將蓋蓋好。俟腹內香煙斃足，無處發洩，只見一縷游絲，從仙鶴口內噴出。人若聞見此煙，香透腦髓，散于四肢，登時體軟如綿，不能動轉。須到五鼓雞鳴之時，方能漸漸甦醒。所以叫作「雞鳴五鼓斷魂香」。

彼時柳青點了此香，正對鍾雄鼻孔。酒後之人，呼吸之氣是粗的。呼的一聲，已然吸進，連打兩個噴嚏。鍾雄的氣息便微弱了。柳青連忙將鶴嘴捏住，帶在身邊。立刻同智化將展昭衣服與鍾雄換了。龍濤背起，姚猛緊緊跟隨，來至大廳。智化柳青也就出來，會同沙龍北俠，護送至宮門。智化高聲說道：『展護衛醉了。你等送至早寨，不可有悞。』沙龍道：『待我隨了他們去。』北俠道：『莫若大家走走，也可以散酒。』說罷，下了臺階。這些虞候人等，一來是黑暗之中不辨真假，二來是大家也有些酒意，三來白日看見展昭的服色，他們如何知道飛又太保竟被竊負而逃呢。

且說南俠原與智化定了計策，特特的穿了護衛服色，炫人眼目，爲的是臨期人皆知，不能細查。自脫了衣巾之後，出了廳房，早已踏看了地方，按方向從房上躍出，竟奔東南犄角。正走之間，猛聽得樹後悄聲道：『展兄這裏來。魯英在此。』

展爺問道：『陸賢弟呢？』魯二爺道：『已在船上等候。』展爺急急下了泊岸。陸彬接住，叫水手搖起船來。却留魯英在此，等候衆人。水手搖至砍斷竹城之處，擊掌爲號，外面應了。只聽大竹噹噹全然挺起。丁二爺先問道：『事體如何？』陸爺道：『功已成了。今先送展兄出去。少時衆位也就到了。』外面的卽將展爺接出。陸彬吩咐將船搖回，剛到泊岸之處。只見姚猛背了鍾雄前來。自從書房到此，皆是龍濤姚猛倒換背來。歐陽春沙龍先跳在船上，接下鍾雄，然後柳青龍濤姚猛俱各上船。魯英也要上船，智化拉住，道：『二弟，咱們仍在此等。』魯英道：『衆弟兄俱在此，還等何人？』智化道：『不是等人，是等船回來。你我同陸賢弟，還是出水寨爲是。』魯英只得煞住脚步。不多工夫，船回來了。魯二爺與智化跳到船上，也不細問，便招動令旗，開了竹柵，出了水寨，竟奔陳起望而來。

及至到了莊門，那兩隻船早已到了。三個人下船進莊。早見沙龍等迎出來道：『方纔何不一同來呢？務必繞了遠兒則甚？』智化道：『小弟若不出水寨，少時如

何進水寨呢？豈不白相矛盾麼？」丁二爺道：「智大哥還回去作甚麼？」智化道：「二弟極聰明之人，如何一時忘記神來？我等只顧將鍾太保誑來，他們那裏如何不找呢？別人罷了。現有鍾家嫂嫂，兩個姪兒姪女，難道他們不找麼？若是知道被咱們誑來，這一驚駭不定要生出甚麼事來。咱們原爲收伏鍾太保，要叫妻子兒女有了差池，只怕他也就難乎爲情了。」衆人深以爲然。智化來到廳上，見把鍾雄安放在榻上，却將展爺衣服脫了，又換了一身簇新的漁家服色。智爺點頭。見諸事已妥，便對沙龍北俠道：「如到五更，大哥甦醒之後，全仗二位兄長極力的勸諫，以大義開導，保管他傾心佩服。天已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又對衆人囑咐一番，務必幫襯着。說降了鍾雄要緊。智爺轉身出莊，陸彬送至船上。智爺催着水手趕進水寨，時已三鼓之半。

這一回去不甚緊要，智爺險些兒性命難保。你道爲何？只因姜氏夫人帶領着兒

女在後堂備了酒筵，也是要與鍾雄慶壽。及至天已二鼓，不見大王回後，便差武伯南到前廳看視，得便請來。武伯南領命，來至大廳一看，靜悄悄寂無人聲。好容易找着虞候等，將他們喚醒，問：『大王那裏去了？』這虞候酒醉醺醺，睡眼朦朧，道：『不在廳上，就在書房。難道還丟了不成？』武伯南也不答言，急急來至書房。但見大王的衣冠在那裏，却不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拿了衣冠，來至後堂稟報。姜夫人聽了驚的目瞪癡呆。這亞男鍾麟聽說父親不見了，登時哭起來了。

姜夫人定了定神，又叫武伯南到宮門問問：『衆位爺們出來不會？』武伯南到了宮門，方知展護衛醉了，俱各送入早寨。武伯南立刻派人到早寨迎接，轉身進內回稟。姜夫人心內稍安。遲不多時，只見上早寨的回來，說道：『不但衆位爺們不見，連展爺也未到早寨。現時姜舅爺已帶領兵丁各處搜查去了。』姜夫人已然明白了八九，暗道：『南俠他乃皇家四品官員，如何肯歸服大王？如此看來，不但南俠，大約北俠等都是故意前來，安心設計，要捉拿我夫主的。我丈夫既被拿去，豈

不絕了鍾門之後？」思忖至此，不由的膽戰心驚。正在害怕，忽見姜鏗趕來，說道：『不好了！兄弟方纔到東南角上，見竹城砍斷，大約姐夫被他等拿獲，從此逃走的。這便如何是好？』

誰知姜鏗是一勇之夫，毫無一點兒主意。姜夫人聽了，正合自己心思，想了想再無別策，只好先將兒女打發他們逃走了，然後自己再尋個自盡罷。就叫姜鏗把守宮門，立刻將武伯南武伯北弟兄喚來，道：『你等乃大王親信之人。如今大王遭此大變，我也無可托付，惟有這雙兒女交給你一人，趁早逃生去罷！』亞男鍾麟聽了，放聲大哭，道：『孩兒捨不得娘親吓！莫若死在一處罷。』姜夫人狠着心道：『你們不要如此。事已緊急，快些去罷。若到天亮，官兵到來圍困，想逃生也不能了。』武伯南急叫武伯北備一匹馬。姜夫人問道：『你們從何處逃走？』武伯南道：『前面走着，路遠費事。莫若從後寨門逃去，不過荒僻些兒。』姜夫人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快去！快去！』武伯南即將亞男攙扶上馬，叫武伯北保

護；自己背了鍾麟。奔至後寨門，開了封鎖，主僕四人竟奔山後逃生了。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且說姜鏜把守宮門。他派人到接官廳上，打聽有何人出去。不多時，回來說道：『就只二鼓之半，智統轄送出陸魯二人去未回。』姜鏜心內思忖道：『當初投誠時，原是歐陽春智化一同來的；爲何他們做此勾當，他也在其內呢。事有可疑。』正在思忖，忽有人報道：『智統轄回來了。』姜鏜聽了，不分好歹，手提三截棍迎了上來；智化剛上台階，不容分說，嘩啷的一聲，他就是一根。智爺連忙將身閃開。剛剛躲過，尙未立穩，姜鏜的棍梢落地也不抽回，順勢橫着一掃。智化騰

開右脚。這左脚略慢了些，已被棍上的短棒撩了一下。這一棍錯過。「若非」智爺伶便，幾幾乎喪了性命。智化連聲嚷道：「姜賢弟，不要動手！我是報緊急軍情的。」姜鎧聽了「軍情」二字，方將三截棍收住，道：「報何軍情？快說。」智化道：「此事機密，須要面見夫人方好說得。」姜鎧聽說要見夫人，這必是大王有了下落。他這纔把棍放下，過來拉着智化，道：「可是大王有了信息了麼？」智化道：「正是。爲何賢弟見面就是一棍？幸虧是我；若是別人，豈不登時斃於棍下？」姜鎧道：「我只道大哥也是他們一黨，不料是個好人，恕小弟鹵莽。莫怪，莫怪。可打着那裏了？」智化道：「無妨，幸喜不重。快見夫人要緊。」二人開了宮門，來至後面。姜鎧先進去通報。

姜夫人正在思念兒女落淚，自己橫了心，要懸樑自縊。聽說智化求見，必是丈夫有了信息，連忙請進，以叔嫂之禮相見。智化到了此時，不肯隱瞞，便將始末原由據實說出。「原爲大哥是個豪傑，惟恐一身淹埋污了美名，因此特特定計救大

哥，脫離了苦海，全是一番好意，並無陷害之心。儻有欺侮，負了結拜，天地不容！請嫂嫂放心。」姜夫人道：「請問叔叔，此時我丈夫是在何處？」智化道：「現在陳起望。所有衆相好全在那裏。務要大哥早早回頭，方不負我等一番苦心。」姜夫人聽了如夢方醒，却又後悔起來，不該打發兒女起身。便對智化道：「叔叔，是嫂嫂一時不明，已將你姪兒姪女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帶往逃生去了。」智化聽了，急的跌足，道：「這可怎麼好？這全是我智化失於檢點。我若早給嫂嫂送信，如何會有這些事？請問嫂嫂，可知武家兄弟領姪兒姪女往何方去了呢？」姜夫人道：「他們是出後寨門，由後山去的。」智化道：「既如此，待我將他等追趕回來。」便對姜鎧道：「賢弟送我出寨。」站起身來，一溜一點，別了姜氏，一直到了後寨門。又囑咐姜鎧：「好好照看嫂嫂。」

好智化，真是爲朋友盡心，不辭勞苦，出了後寨門，竟奔後山而來。走了五六

里之遙，並不見個人影，只急的抓耳撓腮。猛聽的有小孩子說話道：『伯南哥，你
我往那裏去呢？』又聽有人答道：『公子不要着急害怕。這溝是通着水路的，待我
歇息歇息再走。』智化聽的真切，順着聲音找去，原來是個山溝，音出於下。連忙
問道：『下面可是公子鍾麟麼？』只聽有人應道：『正是。上面却是何人？』智
化應道：『我是智化，特來尋找你等。爲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麟道：『上面可是
智叔父麼？快些救我姐姐去要緊。』智化道：『你姐姐往何處去了？』又聽應道：
『小人武伯南背着公子，武伯北保護小姐。不想伯北陡起不良之心，欲害公子小
姐。我痛加譴責。不料正走之間，他說溝內有人說話，彷彿大王聲音。是我探身觀
視，他却將我主僕推落溝中，驅着馬往西去了。』智化問道：『你主僕可曾跌傷沒
有？』武伯南道：『幸虧蒼天憐念。這溝中腐草敗葉極厚，棉軟非常，我主僕毫無
損傷。』鍾麟又說道：『智叔父不必多問了，快些搭救我姐姐去罷。』

智爺此時把脚疼付於度外，急急向西而去。又走三五里，迎頭遇見二人採藥

的，從那邊憤恨而來。智化向前執手，問道：『二位因何不平？』採藥的人道：『實實可惡！方纔見那邊有一人將馬拴在樹上，却用鞭子狠狠的打那女子。是我二人勸阻。他不但不依，反要拔刀殺那女子。天下竟有這樣狠毒人，豈有此理！』智化連忙問道：『現在那裏？待我前去。』採藥的人聽了甚喜，道：『我二人情願導引。相離不遠，快走快走。』智化手無利刃，隨路揀了幾塊石頭拿着。只聽採藥人道：『那邊不是麼？』智化用目力留神，却見武伯北手內執刀在那裏威嚇亞男，不由的殺人心陡起。趕行幾步，來的切近，將手一揚，喊了一聲。武伯北剛要扭頭，拍的一聲，這塊石頭不歪不偏，正打在臉上。武伯北噯喲一聲，往後便倒。智化趕上一步，奪過刀來，連擲了幾下。採藥人在傍看見，是個便宜，二人抽出藥鋤，就幫着一陣好刨。可憐武伯北天良泯滅，竟遭報應，擲了幾刀不奇，最是藥鋤刨的新鮮。

智化連忙扶起亞男，叫道：『姪女兒甦醒，甦醒。』半晌，亞男方哭了出來。

智爺這纔放心了。便問伯北毒打爲何。亞男道：『他要叫我認他爲父親，前去進獻襄陽王。』姪女一聞此言，剛要噴責。他便打起來了。除了頭臉，已無完膚。姪女拚着一死，再也不應。便拔刀要殺。不想叔父趕到，救了性命。姪女好不苦也！』說罷，又哭。智化勸慰多時，便問：『姪女還可以乘馬不能呢？』亞男說道：『請問叔父，往那裏去？』智化道：『往陳起望去。』即便將大家爲諫勸你父親，今日此舉，皆是計策的話說了。亞男聽見爹爹有了下落，便道：『姪女方纔將死付於度外，何況身子疼痛，沒甚要緊。而且又得了爹爹信息，此時頗可扎掙騎馬。』探藥人聽了，在傍讚歎稱羨不已。

智化將亞男慢慢扶在馬上。便問探藥二人道：『你二人意欲何往？』探藥人道：『我等雖則採藥爲生，如今見這姑娘受這苦楚，心實不忍，情願幫着爺上送至陳起望，心裏方覺安貼。』智爺點頭，暗道：『山野之處竟有這樣好人。』連忙說道：『有勞二位了。但不知從何方而去？』探藥人道：『這山中僻徑，我們却是曉

得的。爺上放心，有我二人呢。』智爺牽住馬，拉着嚼環，慢慢步履，跟着採藥人，灣灣曲曲，下下高高，走了多少路程，方到陳起望。智爺將亞男抱下馬來，取出兩錠銀來，謝了採藥人。兩個感謝不盡，歡歡喜喜而去。智爺來至莊中，暗暗叫莊丁請出陸彬，囑將亞男帶至後面，與魯氏鳳仙秋葵相見，俟找着鍾麟時，再叫他姊弟與鍾太保相會。慢慢再表。

且說武伯南在溝內歇息了歇息，背上公子，順溝行去。好容易出了山溝，已然力盡筋出。耐過了小溪橋，見有一隻小船上，有二人捕魚。一輪明月，照徹光華。連忙呼喚，要到神樹崗。船家擺過舟來。船家一眼看見鍾麟，好生歡喜，也不計較船資，便叫他主僕上船。偏偏鍾麟覺得腹中饑餓，要吃點心。船家便拿出個乾饅首。鍾麟接過，啃了半天，方咬下一塊來。不吃是餓；吃罷，咬不動。眼淚汪汪，囫圇吞的咽了一口，噎的半晌還不過氣來。武伯南在旁觀瞧，好生難受，却又沒

法。只見鍾麟將饅首一擲，嘴兒一咧。武伯南只當他要哭，連忙站起。剛要趕過來，冷不防的被船家用篙一撥，武伯南站立不穩，撲嗵一聲落下水去。船家急急將篙撐開，奔到停泊之處，一人抱起鍾麟，二人前去扣門。只見裏面出來一個婦人，將他二人接進，仍把雙扇緊閉。

你道此家是誰？原來船上二人：一人姓懷名寶，一人姓殷名顯。這殷顯孤身一口，並無家小，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却與懷寶脾氣相合。往往二人搭幫賺人，設局誑騙。弄了錢來，也不幹些正經事體，不過是胡掄混鬧，不三不二的花了。其中懷寶又有個毛病，處處愛打個小算盤。每逢弄了錢來，他總要繞着灣子，多使個三十五十一百八十的。偏偏殷顯又是個哈拉哈張的人，這些小算盤上全不理會；因此二人甚是相好，他們也就拜了把子了。懷寶是兄，殷顯是弟。這懷寶却有個女人陶氏，就在這小西橋西北娃娃谷居住。自從結拜之後，懷寶便將殷顯讓至家中，拜了

嫂嫂，見了叔叔。懷陶氏見殷顯爲人，雖則譎詐，幸銀錢上不甚慳吝，他就獻出百般慇懃的愚哄。不多幾日工夫，就把個殷顯刮搭上了。三個人便一心一計的過日子來了。

可巧的這夜捕魚，遇見倒運的武伯南背了鍾麟，坐在他們船上。殷顯見了鍾麟眼中冒火，直彷彿見了元寶一般，暗暗與懷寶遞了暗號。先用饅頭迷了鍾麟，順手將武伯南撥下水去，急急趕到家中。懷陶氏迎接進去，先用涼水灌了鍾麟，然後擺上酒餚。懷寶殷顯對坐，懷陶氏打橫兒，三人慢慢消飲家中隨便現成的酒席。

不多時，鍾麟醒來，睜眼看見男女三人在那裏飲酒，連忙起來，問道：『我伯南哥在那裏？』殷顯道：『給你買點心去了。你姓甚麼？』鍾麟道：『我姓鍾，名叫鍾麟。』懷寶道：『你在那裏住？』鍾麟道：『我在軍山居住。』

殷顯聽了，登時唬的面目焦黃，暗暗與懷寶送目。叫陶氏哄着鍾麟吃飲食，兩個人來至外間。殷顯悄悄的道：『大哥，可不好了。你纔聽見了他姓鍾，在軍山居

住。不消說了，這必是山大王鍾雄兒郎，多半是被那人拐帶出來；故此他蚤夜逃走。『懷寶道：『賢弟你害怕做甚麼？這是老虎嘴裏落下來，叫狼吃了。咱們得了個狼葬兒，豈不是大便宜呢？明日你我將他好好送入水寨，就說蚤夜捕魚，遇見歹人背出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內，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特特將世子送來。難道不是一件奇功？豈不得一分重賞？』殷顯搖頭，道：『不好，不好。他那山賊形景，翻臉無情。儻若他合咱們要他拐帶之人，咱們往何處去找呢？那時無人，他再說是咱們拐帶的，只怕有性命之憂。依我說個主意，與其等着鑄鐘，莫若打現鐘。現成的手到拿銀子，何不就把他背到襄陽王那裏。這樣一個銀娃娃似的孩子，還怕賣不出一二百銀子麼？就是他賞，也賞不了這些。』懷寶道：『賢弟的主意，甚是有理。』殷顯道：『可有一宗，咱們此處却離軍山甚近。若要上襄陽，必須要趁這夜靜就起身，省得白日招人眼目。』懷寶道：『既如此，咱們就走。』便將陶氏叫出，一一告訴明白。

陶氏聽說賣娃娃，雖則歡喜，無奈他二人都去，却又不樂。便悄悄兒的將殷顯拉了一把。殷顯會意，立刻攢眉擠眼，道：『了不得！了不得！肚子疼的很。這可怎麼好？』懷寶道：『既是賢弟肚腹疼痛，我背了娃娃先走。賢弟且歇息，等明日慢慢再去。咱們在襄陽會齊兒。』殷顯故意哼道：『既如此，大哥多辛苦辛苦罷。』懷寶道：『這有甚麼呢，大家飯大家吃。』說罷，進了屋裏，對鍾麟道：『走吓，咱們找伯南哥去。怎麼他一去就不來了呢？』轉身將鍾麟背起，陶氏跟隨在後，送出門外去了。

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十七回

第一百十八回

除姦淫錯投大木場——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且說陶氏送他二人去後，懸着殷顯笑道：『你瞧這好不好？』殷顯笑嘻嘻的道：『好的。你真是個行家。我也不願意去，樂得的在家陪着你呢。』陶氏道：『你既願陪着我，你能穀常常兒陪着我麼？』殷顯道：『那有何難。我正要與你商量。如今這宗買賣要成了，至少也有一百兩。我想有這一百兩銀子，還不穀你我快活的嗎？咱們說個法兒，遠走高飛如何？』陶氏道：『你不用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你既有心，我也有意。咱們索性把他害了，你我做個長久夫妻，豈不死心塌地』

呢？」

世上最狠是婦人心！這殷顯已然就陰險了，誰知這婦人比他尤甚！似這樣的人，留在世上何用，莫若設法早早兒先把他們開發了，省得令人看至此間生氣。

閑言少叙。兩個狗男女正在說的得意之時，只見簾子一掀，進來一人，伸手將殷顯一提，摔倒在地，即用褲腰帶捆了個結實。殷顯還百般哀告：『求爺爺饒命。』此時陶氏已然唬的哆嗦在一處。那人也將婦人綁了，却用那衣襟塞了口。方問殷顯道：『這陳起望却在何處？』殷顯道：『陳起望離此有三四十里。』那人道：『從何處而去？』殷顯道：『出了此門，往東，過了小溪橋，到了神樹崗，往南，就可以到了陳起望。爺爺若不得去，待小人領路。』那人道：『既有方向，何用你領。俺再問你，此處却叫什麼地名？』殷顯道：『此處名喚娃娃谷。』那人笑道：『怨得你等要賣娃娃，原來地名就叫娃娃谷。』說罷，回手扯了一塊衣襟，也

將殷顯口塞了。一手執燈，一手提了殷顯，到了外間一看，見那邊放着一盤石磨；將燈放下，把殷顯安放在地，端起磨來，那管死活就壓在殷顯身上。回手進屋，將婦人提出，也就照樣的壓好。那人執燈看了一眼，見那邊桌上放着個酒瓶，提起來復進屋內。拿大碗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來一飲而盡。見桌上放着菜蔬，揀可口的就大吃起來了。

你道此人是誰？真真令人想擬不到。原來正是小俠艾虎。自從送了施俊回家，探望父親，幸喜施老爺施安人俱各安康。施老爺問：『金伯父那裏可許聯姻了？』施俊道：『姻雖聯了，只是好些原委。』便將始末情由述了一番。又將如何與艾虎結義的話俱各說了。施老爺立刻將艾虎請進來相見。施老爺雖則失明，看不見艾虎。施安人却見艾虎雖然年幼，英風滿面，甚是歡喜。施老爺又告訴施俊道：『你若不來，我還叫你回家；只因本縣已有考期，我已然給你報過名。你如今來的正好，不

日也就要考試了。』施生聽了，正合心意。便同艾虎在書房居住。遲不多日，到了考期之日，施生高高中了案首，好生歡喜，連艾虎也覺高興。本要赴襄陽去，無奈施生總要過了考試，或中或不中，那時再爲定奪起身。艾虎沒法兒，只得依從。每日無事，如何閒得住呢。施生只好派錦箋跟隨艾虎出外遊玩。這小爺不吃酒時還好，喝起酒來，總是盡醉方休。錦箋不知跟着受了多少的怕。好容易盼望府考，艾虎不肯獨自在家，因此隨了主僕到府考試。及至揭曉，施俊却中了第三名的生員。滿心歡喜。拜了老師，會了同年；然後急急回來，祭了祖先，拜過父母，又是親友賀喜，應接不暇。諸事已畢，方商議起身趕赴襄陽。俟畢姻之後，再行赴京應試。因此耽誤日期。及至到了襄陽，金公已知施生得中，歡喜無限，便張羅施生與牡丹完婚。

艾虎這些事他全不管；已問明了師父智化在按院衙門，他便別了施俊，急急奔到按院那裏。方知白玉堂已死。此時盧方已將玉堂骨殖安置妥協，設了靈位。俟平

定襄陽後，再將骨殖送回原籍。艾虎到靈前大哭一場。然後叅見大人與公孫先生，盧大爺，徐三爺。問起義父合師傅來，始知俱已上了陳起望了。他是生成的血性，如何耐的。便別了盧方等，不管遠近，竟奔陳起望而來。只顧貪趕路程，把個道兒走差了。原是往西南，他却走到正西。越走越遠，越走越無人煙，自己也覺乏了，便找了個大樹之下歇息。因一時困倦，枕了包裹，放倒頭便睡。

及至一覺睡醒，恰好皓月當空，亮如白晝。自己定了定神，只覺的滿腹咕嚕嚕亂響。方想起昨日不曾吃飯，一時饑渴難當。又在夜闌人靜之時，那裏尋找飲食去呢。無奈何，站起身來，擲了擲土，提了包裹，一步捱一步，慢慢行來。猛見那邊燈光一幌，却是陶氏接進懷般二人去了。艾虎道：『好了！有了人家，就好說了。』趲行幾步，來至跟前。却見雙扉緊閉，側耳聽時，裏面有人說話。艾虎纔待擊戶，又自忖道：『不好。半夜三更，我孤身一人，他們如何肯收留呢？且自悄悄進去看來，再做道理。』將包裹斜紮在背上，飛身上牆，輕輕落下，來至牕前。他

就聽了個不亦樂乎。

後來見懷寶走了，又聽殷顯與陶氏定計要害丈夫，不由的氣往上撞；因此將外屋門撬開，他便掀簾硬進屋內。這纔把狗男女捆了，用石磨壓好。他就吃喝起來了。酒飯已畢，雖不足興，頗可充饑。執燈轉身出來，見那男女已然翻了白眼。他也不管，開門直往正東而來。

走了多時，不見小溪橋，心中納悶，道：『那廝說有橋，如何不見呢？』趁月色往北一望，見那邊一堆一堆，不知何物。自己道：『且到那邊看看。』那知他又把路走差了。若往南來便是小溪橋，如今他往北去，却是船場堆木料之所。艾虎暗道：『這是甚麼所在？如何有這些木料？要他做甚？』正在納悶，只見那邊有個窩鋪，燈光明亮。艾虎道：『有窩鋪必有人，且自問問。』連忙來到跟前。只聽裏面有人道：『你這人好沒道理，好意叫你向火，你如何魔我要起衣服來？我一個看窩鋪的，那裏有數餘衣服呢？』艾虎輕輕掀起蓆縫一看，見一人猶如水雞兒一般，戰

兢兢說道：『不是俺合你起魔。只因渾身皆濕，縱然向火，也解不過這個冷來。俺打量你有衣服，那怕破的爛的呢。只要俺將濕衣服換下搵一搵，再向火。俺緩過這口氣來，即便還你。那不是行好呢。』看窩鋪的道：『誰耐煩這些。你好好的便罷；再要多說時，連火也不給你向了。攪的我連覺也不得睡，這是從那裏說起。』艾虎在外面却回答道：『你既看窩鋪，如何又要睡覺呢？你真睡了，俺就偷你。』說着話，唵的一聲，將蓆簾掀起。

看窩鋪的唬了一跳，抬頭看時，見是個年幼之人，胸前斜絆着一個包袱，甚是雄壯。便問道：『你是何人？夤夜到此何事？』艾虎也不答言，一存身將包袱解下，打開拿出幾件衣服來，對着那水雞兒一般的人道：『朋友，你把濕衣脫下來，換上這衣服。俺有話問你。』那人連連稱謝，急忙脫去濕衣，換了乾衣。又與艾虎執手，道：『多謝恩公一片好心。請略坐坐。待小可稍爲緩緩，即將衣服奉還。』艾虎道：『不打緊，不打緊。』說着話，席地而坐。方問道：『朋友，你爲何鬧的

渾身皆濕？」那人嘆口氣道：「一言難盡。實對恩公說，小可乃保護小主人逃難的；不想遇見兩個狠心的船戶，將小可一篙撥在水內。幸喜小可素習水性，好容易奔出清波，來至此處。但不知我那小主落于何方？好不苦也！」艾虎忙問道：「你莫非就是甚麼『伯南哥哥』麼？」那人失驚道：「恩公如何知道小可的賤名？」艾虎便將在懷寶家中偷聽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武伯南道：「如此說來，我家小主人有了下落了。儻若被他們賣了，那還了得！須要急急趕上方好。」

他二人只顧說話，不料那看窩鋪的渾身亂抖，彷彿他也落在水內一般，戰兢兢的就勢兒跪下來，道：「我的頭領武大老爺！實是小人瞎眼，不知是頭領老爺，望乞饒恕。」說罷，連連叩首。武伯南道：「你不要如此。咱們原沒見過，不知者不做罪，俺也不怪你。」便對艾虎道：「小可意欲與恩公同去追趕小主，不知恩公肯慨允否？」艾虎道：「好，好，好。俺正要同你去。但不知由何處追趕？」武伯南道：「從此斜奔東南，便是神樹崗。那是一條總路，再也飛不過去的。」艾虎道：

『既如此，快走，快走。』

只見看窩鋪的端了一碗熱騰騰的水來，請頭領老爺喝了，趕一趕寒氣。武伯南接過來，呷了兩口，道：『俺此時不冷了。』放下黃沙碗，對着艾虎道：『恩公，咱們快走罷。』二人立起，躬着腰兒出了窩鋪。看窩鋪的也就隨了出來。武伯南回頭道：『那濕衣服暫且放在你這裏，改日再取。』看窩鋪的道：『頭領老爺放心。小人明日曬晾乾了，收什好好的，卽當送去。』他二人邁開大步，往前奔走。

此時武伯南方問艾虎：『貴姓大名？意欲何往？』艾虎也不隱瞞，說了名姓。便將如何要上陳起望尋找義父師傅，如何貪趕路途迷失路徑，方聽見懷寶家中一切的言語。因問武伯南：『你爲何保護小主私逃？』武伯南便將如何與鍾太保慶壽，如何大王不見了〔等話說了。〕『俺主母惟恐絕了鍾門之後，因此叫小可同着族弟武伯北保護着小姐公子私行逃走。不想武伯北天良泯滅，他將我推入山溝。幸喜小可

背着公子，並無傷損。從山溝內奔至小溪橋，偏偏的就遇見他娘的懷寶了；所以落在水內。」艾虎問道：「你家小姐呢？」武伯南道：「已有智統轄追趕搭救去了。」艾虎道：「甚麼智統轄？」武伯南道：「此人姓智名化，號稱黑妖狐，與我家大王八拜之交。還有個北俠歐陽春，人皆稱他爲紫髯伯。他三人結義之後，歐陽爺管了水寨，智爺便作了統轄。」艾虎聽了，暗暗思忖道：「這話語之中大有文章。」因又問道：「山寨還有何人？」武伯南道：「還有管理旱寨的展熊飛。又有個貴客，是臥虎溝的沙龍沙員外。這些人俱是我們大王的好朋友。」艾虎聽至此，猛然省悟，哈哈大笑，道：「果然是好朋友！這些人俺全認的。俺實對你說了罷。俺尋找義父師傅，就是北俠歐陽爺與統轄智爺。他們既都在山寨之內，必要搭救你家大王，脫離苦海。這是一番好心，必無歹意。儻有不測之時，有我艾虎一面承管。你只管放心。」武伯南連連稱謝。

他二人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就到了神樹崗。武伯南道：「恩公暫停貴步。小

可這裏有個熟識之家，一來打聽打聽小主的下落，二來略略歇息吃些飲食，再走不遲。」艾虎點頭，應道：「很好，很好。」武伯南便奔到柴扉之下，高聲叫道：「老甘開門來。甘媽媽開門來。」裏面應道：「甚麼人叫門？來了！來了！」柴門開處，出來個店媽媽，這是已故甘豹之妻。見了武伯南，滿臉陪笑，道：「武大爺一向少會。今日爲何夤夜到此呢？」武伯南道：「媽媽快掌燈去。我還有個同人在此呢。」甘媽媽連忙轉身掌燈。這裏武伯南將艾虎讓至上房。甘媽媽執燈將艾虎打量一番，見他年少軒昂，英風滿面，便問道：「此位貴姓？」武伯南道：「這是俺的恩公，名叫艾虎。甘媽媽聽了「艾虎」二字，由不的一愣，不覺的順口失聲，道：「怎麼也叫艾虎呢？」艾虎聽了詫異，暗道：「這婆子失驚有因。俺倒要問問。」纔待開言，只聽外面又有人叫道：「甘媽媽開門來。」婆子應道：「來了！來了！」

不知叫門者誰，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神樹崗小俠救幼子——陳起望衆義服英雄

且說甘媽媽剛要轉身，武伯南將他拉住，悄悄道：『儻若有人背着個小孩子，你可千萬把他留下。』婆子點頭會意。連忙出來，開了柴扉，一看誰說不是懷寶呢。

他因背着鍾麟甚是吃力，而且鍾麟一路哭哭喊喊，合他要定了伯南哥哥咧。這懷寶百般的哄誘，惟恐他啼哭被人聽見。背不動時，放下來哄着走。這鍾麟自幼兒

嬌生慣養，如何蚤夜之間走過荒郊曠野呢。又是害怕，又是啼哭，總是要他伯南哥哥。把個懷寶魔了個吐天哇地，又不敢高聲，又不敢噴嚏；因此耽延了工夫。所以武伯南艾虎後動身的倒先到了，他先動身的倒後到了。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道理。

甘婆道：「你又幹這營生！」懷寶道：「媽媽不要胡說。這是我親戚的小廝，被人拐去，是我將他救下，送還他家裏去。我是連夜走的乏了，在媽媽這裏歇息歇息，天明就走。可有地方麼？」甘婆道：「上房有客，夜已歇下。現有廂房閒着，你可要安安頓頓的，休要招的客人犯疑。」懷寶道：「媽媽說的是。」說罷，將鍾麟背進院來。甘婆閉了柴扉，開了廂房，道：「我給你們取燈去。」懷寶來至屋內，將鍾麟放下。甘婆掌上了燈。

只聽鍾麟道：「這是那裏？我不在這裏。我要我的伯南哥哥呢。」說罷，哇的

一聲又哭了。急的懷寶連忙悄悄哄道：『好相公，好公子，你別哭。你伯南哥哥少時就來。你若困了，只管睡。管保醒了，你伯南哥哥就來了。』真是小孩子好哄。他這句話倒說着了。登時鍾麟張牙欠口，打起哈氣來。懷寶道：『如何？我說困了不是？』連忙將衣服脫下，鋪墊好了。鍾麟也是鬧了一夜，又搭着哭了幾場，此時也真就乏了，歪倒身便呼呼睡去。甘婆道：『老兒，你還吃甚麼不吃？』懷寶道：『我不吃甚麼了。背着他累了個骨軟筋酥，我也要歇歇兒了。求媽媽黎明時就叫我，千萬不要過晚了。』甘婆道：『是了。我知道了。你挺屍罷。』息了燈，輕身出了廂房，將門倒扣好了。他悄悄的又來到上房。

誰知艾虎與武伯南在上房悄悄靜坐，側耳留神，早已聽了個明白。先聽見鍾麟要伯南哥哥，武伯南一時心如刀攪，不覺得落下淚來。艾虎連忙擺手，悄悄道：『武兄不要如此。他既來到這裏，俺們遇見，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後來又聽見

他們睡了，更覺放心。

只見甘婆笑嘻嘻的進來，悄悄道：『武大爺恭喜。果是那話兒。』武伯南問道：『他是誰？』甘婆道：『怎麼大爺不認得？他就是懷寶呀。認了一個乾兄弟，名叫殷顯，更是個混賬行子，合他女人不乾不淨的。三個人搭幫過日子，專幹這些營生。大爺怎麼上了他的賊船呢？』武伯南道：『俺也是一時粗心，失於檢點。』復又笑道：『俺剛脫了他的賊船，誰知却又來到你這賊店。這纔是躲一棒槌，挨一榔頭呢。』甘婆聽了，也笑道：『大爺到此，婆子如何敢使那把戲兒？休要湊趣兒。請問二位，還歇息不歇息呢？』艾虎道：『我們救公子要緊，不睡了。媽媽這裏可有酒麼？』甘婆道：『有，有，有。』艾虎道：『如此很好。媽媽取了酒來，安放杯箸，還有話請教呢。』甘婆轉身，去了多時，端了酒來。艾虎上坐，武伯南與甘婆左右相陪。

艾虎先飲了三盃，方問道：『適纔媽媽說甚麼也叫「艾虎」？這話內有因，倒

要說個明白。』甘婆道：『艾爺若不問，婆子還要請教呢。艾爺可認得歐陽春與智化麼？』艾虎道：『北俠是俺義父，黑妖狐是俺師傅，如何不認得呢？』甘婆道：『這又奇了。怎麼與前次一樣呢？艾爺可有兄弟麼？』艾虎道：『俺隻身一人，並無手足。這是何人冒了俺的名兒？請道其詳。』甘婆便將有主僕二人投店，蔣四爺爲媒的話，滔滔不絕，說了一遍。艾虎更覺詫異，道：『既有蔣四爺爲媒，此事再也不能舛錯。這個人却是誰呢？眞眞令人納悶。』甘婆道：『納悶不納悶，只是我的女兒怎麼樣呢？那個艾虎曾說到了陳起望，稟明了義父師傅卽來納聘，至今也無影響。這是甚麼事呢？』說罷，瞅着艾虎。武伯南道：『俺倒有個主意。那個艾虎既無影響，現放着這個艾爺，莫若就許了這個艾爺，豈不省事麼？』艾虎道：『武兄，這是甚麼說話？那有一個女兒許兩家的道理？何況小弟已經定了親呢。』甘婆聽了，又是一愣。

你道爲何？原來甘婆早已把個艾虎看中了意了。他心裏另有一番意思，他道那

個艾虎雖然俊美，未免過于靦腆懦弱，不似這個艾虎英風滿面，豪氣怡人，是個男子漢樣兒。仔細看來，這個艾虎比那個艾虎強多了。忽然聽見艾虎說出已然定了親了，打了他的念頭，所以爲之一楞。半晌，發狠道：『噫！這全是蔣平作事不明，無故叫人打這樣悶葫蘆。豈不悞了我女兒的終身麼？我若見了病鬼，決不依他！』艾虎道：『媽媽不要發恨着急。俺們明日就到陳起望，蔣四叔現在那裏。媽媽何不寫一信去問問？到底是怎麼樣，也就有個水落石出了。如不能寫信，俺二人也可以帶個信去，覷面問明了。或給媽媽寄信來，或俺們再到這裏，此事也就明白了。』甘婆道：『寫信倒容易。不瞞二位說，女兒筆下頗能。待我合他商議去。』說罷，起身去了。

這裏武伯南便問艾虎道：『恩公，廂房之人，咱們是這裏下手，還是攔路邀截呢？』艾虎道：『這裏不好。他原是村店；若沾污了，以後他的買賣怎麼作呢？莫若邀截爲是。』武伯南笑道：『恩公還不知道呢。這老婆子也是個殺人不展眼的母

老虎。當初有他男人在世，這店內不知殺害了多少呢。」剛說至此，只見甘婆手持書信，笑嘻嘻進來，說道：「書已有了。就勞動艾爺，千萬見了蔣四爺，當面交付。婆子這裏着急等回信。」說罷，福了一福。艾爺接過書來，揣在懷中，也還了一揖。

甘婆問道：「廂房那人怎麼樣？」武伯南道：「方纔我們業已計議。艾爺惟恐連累了你這裏，俺們上途中邀截去。」甘婆道：「也倒罷了。待我將他喚醒。」立時來至廂房，開了門，對上燈，纔待要叫。只聽鍾麟說道：「我要我伯南哥哥呀！」却從夢中哭醒。懷寶是賊人膽虛，也就驚醒了。先喚鍾麟，然後穿上衣服，將鍾麟背上，給甘婆道了謝，說：「俟回來再補覆罷。」甘婆道：「你去你的罷。誰望你的補覆呢。但願你這一去永遠別來了，我就念了佛了。」一壁說，一壁開了柴扉，送至門外，見他由正路而去。

甘婆急轉身來至上房，道：「他走的是正路。你二位從小路而去，便迎着

了。』武伯南道：『不勞費心。這些路途我都是認得的。恩公隨我來。』武伯南在前，艾虎隨後，別了甘婆，出了柴扉，竟奔小路而來。二人復又商議，叫武伯南搶鍾麟好好保護，艾虎却動手，了結懷寶。說話間，已到要路。武伯南道：『不必迎了上去，就在此處等他罷。』

不多時，只聽鍾麟哭哭啼啼，遠遠而來。武伯南先迎了去，也不揚威，也不吶喊，惟恐唬着小主，只叫了一聲：『公子，武伯南在此，快跟我來。』懷寶聽了咯噔的一聲，打了個冷戰兒。剛要問是誰，武伯南已到身後，將公子扶住。鍾麟哭着說道：『伯南哥，你想煞我了！』一挺身早已離了懷寶的背上，到了伯南的懷中。這惡賊一見，說聲『不好』！往前就跑。剛要邁步，不防腳下一掃，「撲哧」嘴按地，爬倒塵埃。只聽嚙的一聲，脊背上早已着了一腳。懷寶哎喲了一聲，已然昏過去了。艾虎對着伯南道：『武兄抱着公子先走。俺好下手收拾這厮。』武伯南也恐小主害怕，便抱着往回裏去了。艾虎背後，拔刀在手，口說：『我把你這惡賊！』

一刀斬去，懷寶了賬。小俠不敢久停，將刀入鞘，佩在身邊，趕上武伯南，一同直奔陳起望而來。

且說鍾雄到了五鼓鷄鳴時，漸漸有些轉動聲息，却不醒；因昨日用的酒多了的緣故。此時歐陽春沙龍展昭帶領着丁兆蕙蔣平柳青與本家陸彬魯英，以及龍濤姚猛等，大家環繞左右。惟有黑妖狐智化就在臥榻旁邊靜候。這廳上點的明燈蠟燭，照如白晝。雖有多人，一個個雅雀無聲。又遲了多會，忽聽鍾雄嘟囔道：『口燥得緊。快拿茶來。』早已有人答應，伴當將濃濃的溫茶捧到。智爺接過來，低聲道：『茶來了。』鍾雄朦朧二目，伏枕而飲。又道：『再喝些。』伴當急又取來。鍾雄照舊飲畢。略定了定神，猛然睜開二目，看見智化在旁邊坐着，便笑道：『賢弟爲何不安寢？劣兄昨日酒深，不覺得沉沉睡去。想是賢弟不放心。』說着話，復又往左右一看，見許多英雄環繞，心中詫異。一骨碌身爬起來看時，却不是水寒的書

房。再一低頭，見自己穿着一身漁家服色，不覺失聲道：『哎喲！這是那裏？』歐陽春道：『賢弟不要納悶。我等衆弟兄特請你到此。』沙龍道：『此乃陳起望陸賢弟的大廳。』陸彬向前道：『草舍不堪駐足，有屈大駕。』鍾雄道：『俺如何來到這裏？此話好不明白。』

智化方慢慢的道：『大哥，事已如此，小弟不得不說了。我們俱是欽奉聖旨，謹遵相諭，特爲平定襄陽，訪拿奸王趙爵而來。若論捉拿奸王，易如反掌；因有仁兄在內，惟恐到了臨期，玉石俱焚，實實不忍。故此我等設計投誠水寨，費了許多周折，方將仁兄請至此處。皆因仁兄是個英雄豪傑。試問天下至重的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棄正道，願歸邪黨的道理？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也是仁兄雄心過豪，不肯下氣；所以我等略施詭計，將仁兄誑到此地，一來爲匡扶社稷，二來爲成全朋友，三來不愧你我結拜一場。此事皆是小弟的主意，望乞仁兄恕宥。』說罷，便屈膝跪於牀下。展爺帶着衆人，誰不搶先，唵的一聲，全都跪了。這就是

爲朋友的義氣。

鍾雄見此光景，連忙翻身下牀，也就跪下，說道：『俺鍾雄有何德能，敢勞衆位弟兄的過愛，費如此的心機，實在擔當不起！鍾雄乃一魯夫，皆因聞得衆位仁兄賢弟英名貫耳，原有些不服氣，以爲是恃力欺人；不想是義重如山，俺鍾雄渺視賢豪，真真愧死。如今既承衆位弟兄的訓誨，若不洗心改悔，便非男子。衆位仁兄賢弟請起。』大家見鍾雄豪爽梗直，傾心向善，無不歡喜之至。彼此一同站起，大家再細細談心。

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軍山同歸大道——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且說鍾雄聽智化之言，恍然大悟。又見衆英雄義重如山，欣然向善。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

世間君子與小人原是冰炭不同爐的。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小人再不能入君子之羣。什麼緣故呢？是氣味不能相投，品行不能同道。卽如鍾雄他原是豪傑朋友，皆因一時心高氣傲，所以差了念頭。如今被衆人略略規箴，登時清濁立辨，邪正分明，立刻就離了小人之隊，入了君子之羣，何等暢快，何等大方。他既說出洗心改

悔，便是心悅誠服；決不是那等反覆小人，今日說了，明日不算，再不然，鬧矯強，鬧經濟，怎麼沒來由怎麼好，那是何等行爲。

又有一比：君子如油，小人如水。假如一鍋水坐在火上，開了時滾上滾下，毫無停止，比着就是小人胡掄混攪。你來我往，自稱是正人君子。及至見了君子，他又百般的欺侮，說人家酸，說人家大，不肯容留。那知道那君子更不把他們放在眼裏，理也不理，善善的躲開，由着他們鬧去。彷彿一鍋開水，滴上一點油兒，那油止於在水的浮皮兒，決不淆混。那水開的利害了，這油不過往鍋邊一溜兒，坐觀成敗而已。這是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

若小人入了君子之羣則不然。假如一鍋油雖熱不顯，平平無奇，正是君子修品立行的高貴處，無聲無臭，和藹至甚。小人看見以爲可以附和，不管好歹，飛身跳入。他那知那正氣利害，真是如見其肺肝然。自己覺得跼蹐不安，坐立難定，熬煎的受不得了，只落得他逃之夭夭。彷彿油已熱了，滴了一點兒水。這水到了油內，

見他們俱是正道油，自己瞧自己不知是那一道，實在的不合羣兒，只得嚙哩吧啦一陣混爆，連個渣兒皆不容留。多咱爆完了，依然一鍋清油，照舊的和平甯靜而已。所以君子小人猶如冰炭，是再不能同爐的。

如今鍾雄傾心歸服，他原是油，止於是未化之油，加上衆英雄陶鎔陶鎔，將他煨煉的也成了清油。油見油自然混合一處，焉有不合式的道理呢？閒話休題。

再說衆英雄立起身來，其中還有二人不認得。及至問明，一個是茉花村的雙俠丁兆蕙，一個是那陷空島四義蔣澤長。鍾雄也是素日聞名，彼此各相見了。

此時陸彬早已備下酒筵，調開桌椅，安放盃箸，大家團團圍住。上首是鍾雄，左首是歐陽春，右首沙龍。以下是展昭蔣平丁兆蕙柳青，連龍濤姚猛陸彬魯英共十
一籌好漢。陸彬執壺，魯英把盞，先遞與鍾雄。鍾雄笑道：『怎麼又喝酒麼？劣兄
再要醉了，又把劣兄弄到那裏去？』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陸彬笑着道：『仁兄再

要醉了，不消說了，一定是送回軍山去了。』鍾雄一壁笑，一壁接酒，道：『承情，承情。多謝，多謝。』陸彬挨次斟畢，大家就坐。

鍾雄道：『話雖如此說，俺鍾雄到底如何到了這裏？務要請教。』智化便將起初展兄與徐三弟落在塹坑，被仁兄拿去，是蔣四兄砍斷竹城將徐三弟救出。說至此，鍾雄看了蔣四爺一眼，暗道：『這樣瘦弱，竟有如此本領！』智爺又道：『皆因仁兄要魚，是小弟與丁二弟扮作漁戶，混進水寨，纔瞧了招賢榜文。』鍾雄又瞅了丁二爺一眼，暗暗佩服。智化又道：『次日是小弟與歐陽春兄進寨投誠。那時已知沙大哥被襄陽王拿去。因仁兄愛慕沙大哥，所以小弟假奔臥虎溝；却叫歐陽兄詐說展大哥；以及合襄陽王將沙大哥要來：這全是小弟的計策，哄誘仁兄。』鍾雄連連點頭，又問道：『只是劣兄如何來到此呢？』智化道：『皆因仁兄的千秋，我等計議，一來慶壽，二來奉請；所以預先叫蔣四弟聘請柳賢弟去。因柳賢弟有師傅留下的斷魂香。』鍾雄聽至此，已然明白，暗暗道：『敢則俺着了此道了。』不由的

又瞧了一瞧柳青。智化接着道：『不料蔣四弟聘請柳賢弟時，路上又遇見了龍姚二位。小弟因他二位身高力大，背負仁兄，斷無失閃；故此把仁兄請至此地。』鍾雄道：『原來如此。——但只一件，既把劣兄背出來，難道就無人盤問麼？』智化道：『仁兄忘了麼？可記得昨日展大哥穿的服色，人人皆知，個個看見。臨時給仁兄更換穿了，口口聲聲「展大哥醉了」，誰又問呢？』鍾雄聽畢，鼓掌大笑，道：『妙吓！想的周到，做的機密。俺鍾雄真是醉裏夢裏，這些事俺全然不覺。虧了衆位仁兄賢弟成全了鍾雄，不致叫鍾雄出醜。鍾雄敢不佩服，能不銘感。如今衆位仁兄賢弟歡聚一堂，把往日的豪強自雄，侮慢英賢，不覺的可恥又可笑了。』衆人見鍾雄自怨自艾，悔過自新，無不稱羨：『好漢子！好朋友！』各各快樂非常。惟有智化半點不樂。

鍾雄問道：『賢弟，今日大家歡聚，你爲何有些悶悶呢？』智化半晌道：『方纔仁兄說小弟想的周到，做的機密。那知竟有不周到之處。』鍾雄問道：『還有何

事不周到呢？」智化歎道：「皆因小弟一時忽略，忘記知會。嫂嫂只當有官兵捕緝，立刻將姪兒姪女着人帶領逃走了。」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鍾雄聽了此句話，驚駭非常，忙問道：「交與何人領去？」智化道：「就交與武伯南武伯北了。」鍾雄聽見交與武氏弟兄，心中覺得安慰，點了點頭，道：「還好。他二人可以靠得。」智化道：「好甚麼！是小弟見了嫂嫂之後，急忙從山後趕去。忽聽山溝之內有人言語，問時却是武伯南，背負着姪兒落將下去。又問明了。幸喜他主僕並無損傷。仁兄，你道他主僕如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雄道：「想是夤夜逃走，心忙意亂，誤落在山溝。」智化搖頭道：「那裏是誤落。却是武伯北將他主僕推下去的。他便驅着馬上姪女往西去了。」

鍾雄忽然改變面皮道：「這廝意欲何爲！」衆人聽了也爲之一驚。智化道：「是小弟急急趕去，又遇見兩個採藥的將小弟領去。誰知武伯北正在那裏持刀威唬姪女。」鍾雄聽至此，急的咬牙搓手。魯英在旁，高聲嚷道：「反了！反了！」龍

濟姚猛二人早已立起身來。智化忙攔道：『不要如此，不要如此，聽我往下講。』
鍾雄道：『賢弟快說，快說。』智化道：『偏偏的小弟手無寸鐵，止於揀了幾個石子。也是天公照應，第一石子就把那廝打倒，趕步搶過刀來，連連搗了幾下。兩個採藥人又用藥鋤刨了個不亦樂乎。』魯英龍濤姚猛哈哈大笑，道：『好吓！這纔爽快呢。』衆人也就歡喜非常，鍾雄臉上顏色略爲轉過來。智化道：『彼時姪女已然昏迷過去，小弟上前喚醒。誰知這廝用馬鞭子，將姪女周身抽的已然體無完膚。虧得姪女勇烈，扎掙乘馬，也就來到此處。』鍾雄道：『亞男現在此處麼？』陸彬道：『現在後面，賤內與沙員外兩位姑娘照料着呢。』鍾雄便不言語了。

智化道：『小弟憂愁者，正爲不知姪兒下落如何。』鍾雄道：『大約武伯南不至負心。只好等天亮時，再爲打聽便了。只是爲小女，又叫賢弟受了多少奔波，多少驚險，劣兄不勝感激之至。』智化見鍾雄說出此話，心內更覺難受，惟有盼望鍾麟而已。大家也有喝酒的，也有喝湯的，也有靜坐閒談的。

不多時，天已光亮。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一位少爺名叫艾虎，同着一個姓武的帶着公子回來了。』智化聽了，這一樂非同小可，連聲說道：『快請！快請！』智化同定陸彬魯英連龍濤姚猛俱各迎了出來，只見外面進來了艾虎在前，武伯南抱着公子在後。艾虎連忙參見智化。智化伸手攙起來，道：『你從何處而來？』艾虎道：『特爲尋找你老人家。不想遇見武兄，救了公子。』此時武伯南也過來見了，先問道：『統轄老爺，俺家小姐怎麼樣了？』智化道：『已救回在此。』鍾麟聽見姐姐也在這裏，更喜歡了，便下來與智化作揖見禮。智化連忙扶住，用手拉着鍾麟，進了大廳。鍾麟一眼就看見爹爹坐在上面，不由的跪到跟前，哇的一聲哭了。鍾雄到此時也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了。便忙說道：『不要哭，不要哭。且到後面看看姐姐去。』陸彬過來，哄着進內去了。

此時艾虎已然參見了歐陽春與沙龍。北俠指引道：『此是你鍾叔父，過來見

了。』鍾雄連忙問道：『此位何人？』北俠道：『他名艾虎，乃劣兄之義子，沙大哥之愛婿，智賢弟之高徒也。』鍾雄道：『莫非常提小俠，就是這位賢姪麼？好吓！真是少年英俊，果不虛傳。』艾虎又與展爺丁二爺蔣四爺一一見了。就只柳青姚猛不認得，智化也指引了。大家歸坐。

智化便問艾虎：『如何來到這裏？』艾虎從保護施俊說起，直說到遇見武伯南，救了公子，殺了懷寶，始末原由說了一遍。鍾雄聽到後面，連忙立起身來，過來謝了艾虎。

此時武伯南從外面進來，雙膝跪倒，匍匐塵埃，口稱：『小人該死！』鍾雄見武伯南如此，反倒傷起心來，長嘆一聲道：『俺待你弟兄猶如子姪一般，不料武伯北竟如此的忘恩負義！他已處死，俺也不計較了。你爲吾兒險些兒喪了性命，如今保全回來，不絕俺鍾門之後。這全是你一片忠心所致，何罪之有？』說罷，伸手將武伯南拉起。衆位英雄見鍾太保如此，各各誇獎，說他恩怨分明，所行甚是。

鍾雄復又嘆一口氣，道：『好叫衆位弟兄得知。仔細想來，都是俺鍾雄的罪孽，幾幾乎報應在兒女身上；若非急早回頭，將來禍幾不測。從此打破迷關，這身衣服正合心意。俺鍾雄直欲與漁樵過此生了。』衆人聽鍾雄大有灰退之意，纔待要勸。只見沙龍將鍾雄拉住，道：『賢弟，你我同病相憐，不要如此。劣兄若非奸王囚禁，你兩個姪女如何也能覓來到此處呢？可見人生聚散，冥冥中自有道理。千萬不要灰了壯志，妄打迷關。將來是要入魔呢。』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鍾雄也就笑了。

於是復又入坐。智化道：『事不宜遲。就叫武頭領急回軍山，快快報與嫂嫂知道，好叫嫂嫂放心。』鍾雄道：『莫若將賤內悄悄接來。劣兄既脫離了苦海，還回去做甚？』智化道：『仁兄又失於算計了。仁兄若不回軍山，難免走漏風聲。奸王又生別策。莫若仁兄仍然佔住軍山，按兵不動，以觀襄陽的動靜如何。再者小弟等也要同回襄陽去。』便將方山居址說明，現有臥虎溝的好漢俱在那裏。鍾雄聽了歡

喜，道：『既如此，劣兄就派姜鎧保護豕小，也赴襄陽。劣兄一人在此虛守寨柵，方無罣礙。』智化連連稱善。依然叫武伯南先回軍山送信。到傍晚，鍾雄方纔回去。

此時艾虎已將媽媽的書信給蔣四爺看了。蔣平便將鳳仙情願聯姻的話說了。又與歐陽春智化沙龍三門親家說明，大家歡喜，俱各說道：『俟回襄陽時，就煩姜氏嫂嫂將此事做成。就叫玉蘭母女收什收什，同赴襄陽方山居住，更爲妥當。』這一日，大家歡聚，快樂非常。又計議定了，女眷先行起身。就求姜氏夫人帶領着鳳仙秋葵亞男鍾麟，却派姜鎧龍濤姚猛跟隨護送。其餘大家隨後起身。到了晚間，用兩隻大船，除了陸彬魯英在家料理，所有衆英雄俱到軍山。鍾雄見了姜氏，悲喜交集，說明了緣故，即刻收什細軟，乘船到陳起望，暗暗起身。這裏衆英雄歡聚了兩日，告別了鍾太保，也就同赴襄陽去了。這便是三俠五義傳收緣。

要知羣雄戰襄陽，衆虎遭魔難，小俠至陷空島茉花村柳家莊三處飛報信，柳家五虎奔襄陽，艾虎過山收服三寇，柳龍趕路結拜雙雄，盧珍單刀獨闖陣，丁蛟丁鳳雙探山，小弟兄襄陽大聚會，設計救羣雄；直至衆虎豪傑脫難，大家共議破襄陽，設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計掃除衆寇，押解奸王，夜趕開封府，肅清襄陽郡，又敍鏹斬襄陽王，包公保衆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辭官出家，白玉堂魂靈救按院，顏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師聞報哭雙俠，衆英雄開封大聚首，羣俠義公廳同結拜；多少熱鬧節目，不能一一盡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義書上，便見分明。

詞曰：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附錄一

七俠五義序

· 往年潘鄭齋尙書奉諱家居，與余吳下寓廬相距甚近，時相過從。偶與言及今人學問遠不如昔，無論所作詩文，卽院本傳奇平話小說，凡出於近時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遠甚。尙書云：『有三俠五義一書雖近時所出，而頗可觀。』余攜歸閱之，笑曰：『此龍圖公案耳！何足辱鄭齋之一盼乎？』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豪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聞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

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乃歎鄭奩尙書欣賞之不虛也。惟其第一回敘述「狸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白家老嫗之談，未足入黃車使者之錄。余因爲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改頭換面，耳目一新。又其書每回題俠義傳卷幾，而首頁大書「三俠五義」四字，遂共呼此書爲三俠五義。余不知所謂三俠者何人？書中所載南俠北俠，丁氏雙俠，小俠艾虎則已得五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游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卽將柳青陸彬魯英等概置不數，而已得七俠矣。因改題七俠五義，以副其實。至顏查散爲後半部書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爲名，殊不可解。此人在後半部竟是包孝肅替人，非如牛驢子苦頭兒麴先生米先生諸人，呼牛呼馬，無關輕重也。余疑「查散」二字，乃「春敏」之訛。「春」爲古文「慎」字。以春敏爲名，取慎言敏行之義。簫管中郎，衣冠優孟，本無依據，何憚更張？奮筆便改，不必如聖歎之改水滸傳，處處託之古本也。惟其中方言俚字，連篇

累牘，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

光緒己丑七月既望曲園居士俞樾書。

附錄二

七俠五義第一回

據正史翻龍圖公案——借包公領俠義全書

『累朝事迹總如新，唐宋元明閱歷身；青史古人多故友，傳中事實半非真。』
這首詩乃曲園先生小蓬萊謠二百首中之一首。託言有一得道不死之士，閱歷唐宋元明四朝，當時名公鉅卿，一半是他的朋友。及至滄桑變換，史策流傳，看他傳中所載事實，與當日所見所聞，往往參差不合。照此看來，一部二十四史竟無一部可信之史。又況稗官小說，委巷傳聞。從古以來，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

黎山女爲天子，諸如此類，三代以前已是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其中怪怪奇奇何所不有，惜其書不傳耳。至於後世，梨園子弟扮演登場，商女盲詞沿街彈唱，海市蜃樓不可究詰。漢朝一個蔡伯喈，被人憑空捏造出牛相府招親，趙五娘尋夫，種種奇文，至今倒弄得婦豎皆知。陸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正謂此也。

到了宋朝，又有個包龍圖，至今日也是婦豎知名。有龍圖公案一書衍說其事；說得包公晝治陽間，夜治陰間，竟是一個活閻羅。謹按宋史第三百十六卷，有包公本傳。包公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老，辭不就。親亡廬墓終喪。久之赴調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拜監察御史，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徙陝西，又徙湖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又知池州，徙江甯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又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以疾卒，年六十四。包公一生宦蹟如此。因會除天章閣待制，故在當時稱之曰包待制，以會除龍圖閣直學士，故後世稱之曰包龍圖；以會權知開封府，故至今開封府中猶相傳有包公遺蹟。其中包公敷歷中外不止一處，其權知開封府亦不甚久。後世說他在開封府任內有多少奇異之事，至於他始而知天長縣，終而知江寧府全不說起，倒像他終身只做開封府尹者，由不考本傳之故。本傳稱包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此言其正色立朝，非謂其裝神裝鬼也。後世以包公爲活閻羅，卽以此訛傳。傳又稱包公惡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則知包公居官，並非專尚嚴明。惟知天長縣時，有人來告家中所畜之牛，被人割去舌頭。包公道：『既割去舌頭，牛不能活，汝竟殺牛而賣其肉，亦可得錢。』其人遵命而去。未幾，又有人來告某人私宰耕牛。包公道：『你爲什麼割他的牛舌，如今又來告他殺牛？』這人被包公一口道破，驚惶無

措，叩頭服罪；此事見於正史本傳。卽此一事，可見包公之善於斷獄。龍圖公案一書，卽從此敷衍出來。至元人百種曲中，有包公斷立太后一事。此事「子虛烏有」，而亦非無因。考之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宮爲章獻太后侍兒，眞宗以爲司寢，遂生仁宗，章獻太后以爲己子；及仁宗卽位，宸妃默然退處先朝嬪妃之中，仁宗竟不知爲宸妃之子；直至章獻太后崩，燕王始爲仁宗言之——其時宸妃已薨逝多年，仁宗號慟，追尊爲皇太后。李宸妃事，只是如此，何嘗有狸貓換子之事？但以宸妃生前爲章獻所壓，當時本有死於非命之疑，故後人從而造此一重公案。據宋人王銍所作默記，載包公一事，正與相反。那默記中，稱當時有王氏女，到官自言尊經得幸於神宗皇帝，生下一子，名曰冷青，有舊日宮中繡抱肚一個可以爲證。包公細審，全然誣罔，因將他母子二人論死。此事與李宸妃不相干，與元曲中斷立太后事正相反。後人有詩歎曰：

『史策流傳已不眞，稗官小說更翻新。柳麻子與季麻子，嚼爛古今多少人。』

列公，爲何今日將包公事實表白一番？只因只部俠義傳，本名龍圖公案，正以

包公爲書中之主；而敍包公事，又以審狸貓換子一事，爲最大一事。據說：宋眞宗皇帝宮中，有劉李二妃，同時懷孕。適逢中秋佳節，天子與二妃在御園賞月；飲到半酣，天子十分高興，因說：『汝二人皆有孕，朕心喜悅。偏偏昨日司天監奏天狗星犯御座，於儲君不利。朕今賜汝二人玉璽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再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明珠一顆，係無價之寶，如今賜汝二人，每人一枚。』說着，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尙寶監鑄刻劉李二妃宮名。不多時，陳林到御前復命，呈上金丸。天子看時，一個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宮劉妃」，甚是精巧，卽賞與二妃。二妃跪領，叩頭謝恩。天子又笑道：『二妃中有生太子者，卽立爲皇后。』天子酒後一言，那知劉妃就生了不良之心！回宮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設計，要謀死李妃。旁邊有一宮人名喚寇珠，雖是劉妃名下宮人，却爲人正直，素懷忠義，知道此事，好生不樂；從此各處留神窺探。一日，眞宗在玉宸宮與李妃閒

話，想起明日乃南清宮八千歲生辰，便命首領陳林往御園辦理果品，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去後，李妃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知要分娩，即起駕出宮，即召劉妃前來照料。劉妃一面遵旨前來，一面分付郭槐與守喜婆尤氏，照先前所定計策行事。郭槐與尤氏捧着一個大盒，到玉宸宮來。衆人只道盒中是產中應備食物，那知正是他們所定奸計——盒中是隻剝皮的死狸貓。及至李妃臨盆分娩，劉妃郭槐尤氏趁忙亂中將狸貓換去太子；把太子用龍襪包好，裝入藤籃，命寇珠拋棄在金水橋下。寇珠到水邊，好生不忍，拚與太子同死河中。却好那陳林奉旨到御園辦理果品，手捧金絲砌就龍盒，迎面走來。寇珠喜道：『此人來了，太子有救矣！』乃將此事告知。二人商量，仍將太子用龍襪包裹，裝入盒內。陳林捧了，竟到八千歲府中，見了八千歲與狄娘娘哭訴其事。八千歲與狄娘娘大驚，且將太子暫留南清宮撫養，再做道理。

當時劉妃將李妃產生妖孽奏聞，有旨將李妃貶入冷宮。幸得冷宮總管秦鳳，爲

人極好；又有小太監余忠，作事豪俠，往往爲他人之事奮不顧身——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目與李妃有七八分相像；李妃在冷宮，得他兩人照應，暫且相安。及至劉妃十月滿足，生下太子，卽立爲皇后。那知太子到六歲上，一病身亡，真宗鬱鬱不樂。八千歲入宮勸慰，天子問：『弟有幾子？』八千歲一一奏對，并言第三子亦年六歲，與太子同年。天子立刻召見。——須知此子卽是李妃所生之太子。父子相見，天性感動，自難分捨，便命留養在宮中。後來真宗賓天，此子嗣位，便是仁宗皇帝。

當日劉后見了此子，初時也不在意；後來輾轉生疑，卽召寇珠勘問。寇珠那肯說出真情，一任非刑拷打，觸階而死。劉后又想李妃尙在，總是禍根，便誣奏其在冷宮詛咒。奉旨賜死。秦鳳得信，慌忙報與李妃。余忠便慨然道：『奴婢情願代死！』當時不由李妃作主，移至下房；余忠解髮挽個髻兒，穿了李氏衣服，臥在牀上。須臾聖旨到來，派孟彩嬪驗看，秦鳳請至偏殿暫坐。須臾，報李妃已死，孟彩

嬪到牀前約略一看，那辨真偽，便復旨去了。李妃充作余忠，報了重病，立命移出。秦鳳將他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來秦鳳因與郭槐不對，亦爲其所害而死。

這一段事便是狸貓換太子的緣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惟八大王則實有其人。大王名元儼，太宗皇帝之子，眞宗皇帝之弟。宋人王闢之所作澠池燕談錄，稱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特贈天策上將軍。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以「八大王」。又沈淑所著諸詩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於北邊。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八大王威名如此，宜小說中每稱道勿衰。然所謂狄娘娘者，又無可考。世傳狄青見姑娘，與秦叔寶見姑娘，同一荒唐。今俠義傳中，既無狄青事，則亦不必與辨矣。此事本爲七俠五義諸人寫真，而以包公爲七俠五義之主，立言頗爲得體。今據正史將包公一生宦蹟表明，又照原書敘明狸貓換太子緣由，以後便徑接原書不再刪改。正是：

「小說原無青史筆，閒談聊慰白頭人。」
未知包公如何出場！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

三 俠 五 義

(定價

洋裝兩册大洋二元七角
平裝四册大洋二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句 讀 者 俞 平 伯

印 刷 者 兼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不 許 照 樣 翻 印

科學與人生觀

▲陳獨秀序

▲胡適序

本書爲民國十二年國內學術界討論科學與人生的問題的結晶，著者爲張君勱丁文江梁啓超胡適吳稚暉等十九人。全書凡文二十九篇約共二十五萬字。分訂兩冊。

定價洋一元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陸侃如編

屈原

全書分三大部：

(一) 屈原評傳……陸先生著，凡五萬餘字。

(二) 屈原集……將屈原的作品加標點照新詩的格式分寫。

(三) 附錄……(1) 校勘記(2) 古音錄(3) 著者可疑的作品。
卷首加楚詞地圖。

全書一冊
定價九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名家小說

章行嚴先生選

共十一種，皆表情高尚，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

布匣一全套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三葉集

這本集子是田壽昌，宗白華，郭沫若三先生的通信。討論的問題是：(1)歌德文學(2)詩歌問題(3)近代劇曲(4)婚姻問題(5)戀愛問題(6)宇宙和人生觀。

全書一冊

三角五分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序 剛 韻 顧

著 伯 平 俞

紅樓夢辨

(元 壹 價 定)

本書分三卷，文十七篇，共十餘萬字。

上卷 (1) 論續書底不可能 (2)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3) 高鶚續書底依據 (4) 後四十回底批評 (5) 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

中卷 (1) 作者底態度 (2) 紅樓夢底風格 (3) 紅樓夢底年表 (4) 紅樓夢底地點問題 (5) 八十回後的紅樓夢 (6) 論秦可卿之死

下卷 (1) 後三十回的紅樓夢 (2) 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 (3) 『讀紅樓夢雜記』選粹 (4) 唐六如與林黛玉 (5) 記『紅樓復夢』 (6) 劄記十則

行 發 館 書 圖 東 亞 海 上

O M 同人組織的文藝刊物

我
們
的
七
月

一九二
四
年

定價五角

內有論文，小說，詩，歌劇，小品，札記，通信等；并載有珂羅版印俞曲園先生精楷贈內的詩扇及豐子愷先生漫畫。文稿概不署名，文責公同担任；出版是不定期的。現由 O M 委託本館發刊；用瑞典紙印，封面係豐子愷先生所畫，甚為精美。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朱自清作

踪

跡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

書分兩輯：第一集爲新詩，第二輯爲小品文；皆精心結撰之作。——讀者試循此踪跡，可以覘作者所見的人間與他在生之路上的步調。

趙誠之譯

普希金小說集

全書一厚冊
定價七角五分

普希金是俄國一位大詩人兼小說家。這本集子共有長短篇小說九篇，是他托名別爾金發表的，都是很有名的文學作品。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中學適用書
教材和參考書

▲高中適用 **中國文學概論**

徐嘉瑞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國文作法**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初中適用 **中國語法講義**

孫復工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白話書信**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高中參用 **虛助詞典**

施括乾編 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代表一個時代的神學
 代表一個時代的學



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叙或引論
 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
 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

- | | | | | | | |
|---------------------------|---------------------------|---------------------------|---------------------------|---------------------------|---------------------------|---------------------------|
| 水滸續集 | 鏡花緣 | 三國演義 | 西遊記 | 儒林外史 | 紅樓夢 | 水滸 |
| [定價] 洋裝二册二元三角
平裝四册一元七角 | [定價] 洋裝二册二元二角
平裝四册一元六角 | [定價] 洋裝四册二元八角
平裝四册二元二角 | [定價] 洋裝二册三元二角
平裝四册一元五角 | [定價] 洋裝一册一元六角
平裝二册一元三角 | [定價] 洋裝三册四元二角
平裝六册三元三角 | [定價] 洋裝二册二元二角
平裝四册一元八角 |

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A541 212 0010 2913B

新 十 種 詩 集

- 嘗試集……胡適著……定價四角五分
- 草兒在前集……康洪章著……定價五角五分
- 河上集……康洪章著……定價二角五分
- 冬夜……俞平伯著……定價六角
- 西還……俞平伯著……定價六角五分
- 蕙的風……汪靜之著……定價五角
- 渡河……陸志章著……定價四角五分
- 流雲……宗白華著……定價二角五分
- 胡思永的遺詩……定價二角五分
- 一九一九年新詩年選……北社編……定價五角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白話文的模範 新智識的淵泉

吳虞
文錄

獨秀
文存

胡適
文存
二集

胡適
文存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兩冊……定價三元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七角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一角

胡適之先生序

全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